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雙月刊 第 10 期 民國 103 年 9 月出刊

• 贈閱 •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 初 祖——慧遠大師
二 祖——曇鸞大師
三 祖——道綽大師
四 祖——善導大師 (宗祖)
五 祖——承遠大師
六 祖——法照大師
七 祖——少康大師
八 祖——延壽大師
九 祖——省常大師
十 祖——蓮池大師
十一祖——蕩益大師
十二祖——截流大師
十三祖——省庵大師
十四祖——徹悟大師
十五祖——印光大師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美術設計：淨心居士（巫麗雪）

流通處：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信箱：amt@plb.tw

淨土宗香港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 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

淨土宗香港淨宗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777號5字樓D室
電話：852-92242546
信箱：tokinlai@netvigator.com

目錄

4	【宗學理論】	《觀經》教眼（下） ——試論「要弘二門判」之深廣內涵 釋淨宗
20		中國淨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 林元白
29		聖淨二門與淨土宗之形成 釋晴虛
33		從「信願行」再讀善導 釋湛空
43	【法義闡釋】	《往生論》要義（三） 釋淨宗
48		彌陀的呼喚 釋慧淨
56		也說「易往而無人」 釋智隨
58		無常法語 釋慧淨 輯
62		淨土思想的善導者（下） 釋淨宗
78	【淨土常識】	淨土宗小常識
80	【問答釋疑】	淨土釋疑
82	【淨土宗譬喻】	二河白道喻 釋淨宗
89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三竹三蝸圖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
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3453

新加坡聯絡處

Liaw Kim Swee 廖金水

LTN Management Services Pte Ltd

605A Macpherson Road #08-01

Citimac Industrial Complex Singapore 368240

Tel: 62995288

馬來西亞(東馬)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

Kuching Tze Yin Buddhist Orthodox
Association

Lot 7372, Jalan Sherip Masahor,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 082-257634

馬來西亞(西馬)聯絡處

Ng Choon Lee 黃俊利

Nanogene Solutions Sdn Bhd,

No 12A(F), Jalan SJ 6, Taman Selayang Jaya,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 019-2636063 信箱: clng4144@yahoo.com.sg

美國聯絡處

Li Yung Kuan 關立詠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 919-9298899

北美淨土經書流通處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V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信箱: 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巴西 南美普陀山承天寺

ORBI-ORDEM BUDISTA INTERNACIONAL

Rua Doutor Josivalter Vilanova no.99

Jardim California Foz do Iguacu

Paraná Brasil

CFP: 85867-504 TEL: 55-45-35245566

90 【淨土宗藝術】 引路菩薩圖 | 釋佛恩

94 【修學園地】 日落之前 | 佛純

96 驕傲的驢 | 《故事會》

98 【念佛感應】 錯過班機 念佛免難 | 釋智隨 口述

100 地獄漏網人釋雄俊 | 《淨土往生傳》

102 父亡十八年 今始乘白蓮 | 釋淨樸

105 亡人托夢求超度 念佛冥陽兩安樂 | 陳艷玲

108 小狗專志念佛 自知時至 往生淨土 | 何嘉琪

110 家貓 Bluey 往生記 | 黃月光 · 張靜汶

附：讀後感 | 釋淨宗

114 【因果紀實】 梅蘭芳的父親 | 終南庸朽

115 作家楊絳講述親身經歷的恐怖靈異事件 | 楊絳

120 【最新消息】 新書出版訊息



《觀經》教眼（下）

——試論「要弘二門判」之深廣內涵

文／釋淨宗

四、「要弘二門判」於《觀經疏》之一貫相續

「要弘二門判」為大師根本思想，根本見解，根本立場，根本教理，非僅表現於一文、二文，而是深深融入《觀經疏》乃至五部九卷之文文句句，如人之神識統御全身。今試以《觀經疏》為例，明其一貫相續。

1、玄義分・歸三寶偈・要弘分判文

彌陀本誓願，極樂之要門，定散等迴向。

第一句為弘願，二三句為要門。

2、玄義分・歸三寶偈・依教開宗文

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乘釋迦教明方便要門，乘彌陀教明真實弘願。以方便要門廣收眾機，以真實弘願導歸一實，萬機不漏，一道歸真，故說「廣開」。不論是要門還是弘願，皆是為了往生淨土，都屬於淨土門。「乘」者，無我仰憑佛智，如人乘船。今大師乘二土世尊教法之船，開顯往生極樂之無遮大道。

3、玄義分・一、序題門・要弘分判文

如前已引。

不論標目、釋義、結勸，還是文句、文體、文氣，「要弘二門」二尊二教之判教屬性顯然。釋迦以要門發遣，彌陀乘弘願來迎。彼喚此遣，佛意全同；發遣來迎，化用有別。同中有別，別中有同，互為郢匠，巧度凡夫。能這樣通達地理解，就會明瞭要弘二門為活法，要門弘願為活路；如果不瞭解當中的深旨，或者認為全同，或者認為全別，要麼判然兩分，要麼塊然一物，活法翻成死法，活路

即成死路。弘願離要門少調化之功，要門離弘願無往生之益。要弘不分則以假濫真，真還成假，豈得往生。

問：《觀經》往生行法大分有三，（一）十三定觀；（二）三福；（三）稱名。為何要門只說定散二門，不說稱名？為含稱名在內，為不含稱名？如果以要門不含稱名，似乎不可，釋尊既廣開要門，第十六觀為不堪定散二行之人大開稱名一法，稱名正是釋尊所說，豈可不含稱名。若以要門即含稱名，也似不可。大師釋文只舉定散二行，又恐怕會濫於弘願分齊。

答：有二。一，不含稱名。釋文分明故，稱名正別意弘願行故。稱名雖釋迦說，說於彌陀弘願故，入弘願分齊。如登門入室，門廳盡頭即為室，不再稱門。釋迦開要門，於定散二善門廳盡頭說十六觀稱名一法，正入弘願之室，乘此義勢，流通唯付囑稱名一行，大顯彌陀弘願，大暢釋迦本懷。

二、也含稱名。要門稱方便，方便即隨順機情而誘導之義。韋提問定善，釋尊順其情開說十三定觀，而於其中顯示「佛力觀成」及「彼如來宿願力故，有憶想者，必得成就」，意在引歸佛力、願力。又不足，故自開散善三福成上中六品，散心凡夫一日一夜持八戒齋，乃至平生未聞佛法，不求出離，命欲終時聞極樂國亦得往生清淨報土，豈是凡夫有漏雜善之力，全由「法藏比丘四十八願」之力。又不足，故取下品惡機，定散二行無有其份，但知作惡，一聲十聲稱名得遂往生，以顯彌陀弘願之奇功。機愈下而法愈妙，漸行漸深，但這些都要於要門誘引，到流通分唯囑持名，方才玄機全露，和盤托出。十六觀稱名置於下品即是隨機情方便。

雖含稱名而大師釋義不明說者，是因為機情——眾生心理以稱名為淺法，一定要使它相同於定散二善。或者以稱名息慮凝心，則同於定善；或者以稱名廢惡修善，又同於散善；以橫超法作豎出用，故從機情以定散二行之中即含稱名。若知稱名為彌陀本願行，非定非散，超定超散，即已打破機情，必不可置於下品。此即《阿彌陀經》之義，超過了《觀經》要門的範圍。

以上兩種回答，角度不同，意義是一樣的。

問：「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那麼下品惡人單以稱名為乘佛願力，定散善人即以定散二善迴向為乘佛願力，這樣皆乘佛願，皆得往生。是這樣嗎？

答：這當中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一定要分別清楚。稱名為彌陀本願行故，稱名即為乘佛願力，這是很確當的說法。故以稱名為「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大師處處解釋說「稱我名字，乘我願力」。

定散是眾生隨緣雜善之行，不順彼佛本願，不名正定之業，縱然迴向，有的得往生，有的不得往生。那些執著定散，不具足三心的，不得往生；如果具足三心，打破執著定散的機情，即得往生。「三心」一言以蔽之，即捨自歸佛之心，也就是捨定散自力情執，歸入彌陀救度之「機法二種深信」。此心真實不虛說為「至誠心」，此心為求往生說為「迴向發願心」。

三心以名號為體，三心全體即是名號。在佛邊為名號，眾生領納而稱三心，正是以果地覺（名號），為因地心（三心）。三心名號為體故，發得三心為契入名號之體，必有一向專稱佛名之用，以此之故說為乘佛願力，釋以「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並非直接以定散二行迴向即為乘佛願力。故知三心為定散行人投託佛願的轉機，歸入稱名的秘鑰。

大師解釋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莫不皆乘佛願力，意在蕩除定散行人自力情執，得生不在定散，得生唯在佛願。如果直接以定散即為乘佛願力者，是教人執於定散，漏於佛願，暗藏陷阱，奪人慧命，與大師釋義完全相反，與事實所見完全不符。定散二行皆乘弘願，為什麼說「百時稀得一二，千時稀得三五」；今現見定散雜行之人雖迴向不得往生者多如牛毛，又如何解釋。

4、玄義分・二、釋名門・釋無量壽文

先釋為「南無阿彌陀佛」所念之名，明弘願教，念佛三昧為宗。再釋為「依正二報所觀之境」，明要門教，觀佛三昧為宗。

5、玄義分・三、宗旨門・觀念兩宗文

今此《觀經》，即以觀佛三昧為宗，亦以念佛三昧為宗。

對照歸三寶偈，明顯可知「菩薩藏頓教一乘海」即宗旨門二藏二教判，「彌

陀本誓願」即此念佛三昧為宗，「極樂之要門，定散等迴向」即觀佛三昧為宗。

要門觀佛明顯可見，所以說「即以」；弘願念佛隱密難知，說「亦以」。又《觀經》所主正在觀佛，故說「即以」；旁通《大經》弘願念佛，故說「亦以」。正若要弘分判，「其要門者，即此《觀經》」「言弘願者，如《大經》說」。語氣全同，意義不差。

6、玄義分・五、定散門之文

定散、得益二門為分別詳細料簡要門、弘願，和會門介於其間，明要門轉入弘願。

定散門明韋提致請之機情唯在定善，釋迦自開之佛意正在專稱。兼顧機情的緣故，不離方便；蘊含佛意的緣故，必通真實。故知要門為從方便導歸真實。釋以「一心信樂，求願往生，上盡一形，下收十念，乘佛願力，莫不皆往」，以念佛往生為受定散教（要門），而定散教正指歸念佛往生。定散為教，念佛為行，以定散教，詮顯念佛。

對照要弘分判文，可知「乘佛願力」正在「上盡一形下收十念」之本願專稱。

7、玄義分・六、和會門之文

和會門細別為六點，前四點明九品皆是凡夫，通前要門，顯明調機；後二點明當生進入報土，達後弘願，顯明得益。

調機則言：「看此《觀經》定善，及三輩上下文意，總是佛去世後，五濁凡夫，但以遇緣有異，致令九品差別。」「欲使今時善惡凡夫同沾九品，生信無疑，乘佛願力，悉得生也」。得益即明：「垢障凡夫，託佛願以作強緣，五乘齊入報土。」

和會門為定散門與得益門之連結，也是要門向弘願的過渡。其連結過渡的機制原理即是機法二種深信。前四點信機：九品皆是凡夫，溺水常沒苦人，自身無出離緣，急須彌陀偏救。後二點信法：一句六字洪名，三心無缺，願行具足，但能上盡一形，下至十念，即是乘佛願力強緣，莫不超生報土。

8、玄義分・七、得益門之文

釋尊光臺現國，為要門教體，令人欣慕，求願往生。彌陀住立空中，正是弘願教體，歡喜悟忍，立即得生。

之所以要辨別見國、見佛得益分齊，正是為了顯明要門、弘願利益不同。諸師不明此義，籠統而說，其精粗立判，不可同日而語。

9、一經三分

序分總屬要門，為實施權，為蓮故花。如定善示觀緣、散善顯行緣。

正宗開要門導歸弘願，開權顯實，花開蓮現。如第七觀住立空中尊，第九觀佛光普照唯攝念佛，上上品之三心，十六觀之稱名。

流通結歸弘願，唯囑持名，不提定散，廢權立實，花落蓮成。

10、定善義・第七觀釋文

娑婆化主為物故，住想西方。

安樂慈尊知情故，則影臨東域。

明釋迦開要門發遣，彌陀乘弘願來迎。

11、定善義・第九真身觀釋文一

自餘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自餘眾行者，定散二善也。念佛一行者，弘願專稱也。念佛一行為眾行王，最高無上，獨顯獨尊，故說「全非比較」。何以念佛為王？乃由順佛本願，與彌陀佛有親、近、增上三緣故。即是以要門推尊弘願，以弘願統攝要門。

12、定善義・第九真身觀釋文二

此《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此文最令文字法師驚恐錯愕，以為看花眼，但如此文意比比皆是。如：

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四十八願一一願言：若我成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願生我國，下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佛光普照，唯攝念佛。

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但有專念阿彌陀佛眾生，彼佛心光常照是人，攝護不捨；總不論照攝餘雜業行者。

定散即是要門，專念即為弘願。定散為能標，專念為所標。要門定散如指月之指，弘願專念為所指之月。定散迴向往生，其往生之功不在定散，而在三心導歸稱名，乘託佛願。若執定散之力，何止中止化城不到寶所，將見廢失往生，滯

困魔鄉。

若以要門即是弘願，何異以指當月，既失明月，也失其指。

要弘分判，其義甚深；諸行念佛，利益迥異，行人不可不察。

13、散善義・上輩觀十一門料簡

「四者辨定三心以為正因」，明要門轉入弘願。其餘十門且約要門。正因即往生正因，有此即得往生，無此不得往生。三福散善分說於五、六、七門，為簡機、受法、修業，非往生正因。

14、散善義・至誠心釋

不得外現賢善精進之相，內懷虛假。

貪瞋邪偽，奸詐百端，惡性難侵，事同蛇蠍。

雖起三業，名為雜毒之善，亦名虛假之行，不名真實業也。

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縱使苦勵身心，日夜十二時急走急作，如炙頭燃者，眾名雜毒之善。欲迴此雜毒之行求生彼佛淨土者，此必不可也。

明凡夫所修定散，不離貪瞋，總名雜毒虛假，不可執以為真，故當捨。

何以故？正由彼阿彌陀佛因中行菩薩行時，乃至一念一剎那，三業所修皆是真實心中作，凡所施為趣求亦皆真實。

明彌陀萬行所成名號，一真一切真。

當捨自力定散執情，歸入專稱佛名，即從要門轉入弘願。

15、散善義・深心釋 二種深信文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一者機深信，由釋迦要門定散調化之功；二者法深信，明彌陀弘願專稱得益之力。

16、散善義・深心釋 就人立信文

就人立信，人者，釋迦、彌陀、諸佛。

就釋迦，立要門欣慕信，言：

決定深信釋迦佛說此《觀經》三福九品、定散二善，證讚彼佛依正二報，使人欣慕。

就彌陀，立弘願定生信，言：

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就諸佛，立證勸得生信，言：

決定深信《彌陀經》中，十方恆沙諸佛證勸一切凡夫決定得生。

三經三佛各有所主，化用不同，得益有異。

《觀經》釋迦主要門，《大經》彌陀主弘願，《小經》諸佛勸一切凡夫，依彌陀弘願決定得生。

問：《觀經》定散，一一迴向皆得往生，何故此處大師釋義不說往生，僅說：「證讚彼佛依正二報使人欣慕」？

答：此明定散迴願，得生之功不在定散，而在彼佛願力，定散當分之功在證讚彼佛依正二報，使人欣慕。即同要弘分判文意。釋迦要門為能證能讚，彌陀弘願為所證所讚。也是「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彌陀名號得生」，以定散二善證讚彼佛依正二報使人欣慕求願往生為標指，指向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17、散善義・正雜二行文一

就行立信者，然行有二種：一者「正行」，二者「雜行」。

言「正行」者，專依往生經行行者，是名正行。

何者是也？

一心專讀誦此《觀經》《彌陀經》《無量壽經》等；

一心專注思想、觀察、憶念彼國二報莊嚴；

若禮，即一心專禮彼佛；

若口稱，即一心專稱彼佛；

若讚歎供養，即一心專讚歎供養。

是名為正。又，就此正中，復有二種：

一者「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若依禮誦等，即名為「助業」。

除此正助二行以外，自餘諸善，悉名「雜行」。

若修前正助二行，心常親近，憶念不斷，名為無間也。

若行後雜行，即心常間斷，雖可迴向得生，眾名疏雜之行也。

「就人」「就行」者，信不獨立，必依所信而建立，所信真則能信也真，所信固能信方固。

「然」者，轉折，非一切行皆足立信，有足立信，有不足立信，有信此，有信彼，必須分別，故說「然」。

正行易立信，以正故；雜行難立信，以雜故。

正即正直、不偏曲；純正，不雜毒；真正，不虛假；足可立信。雜即雜多，多偏曲；雜毒，不純粹，不真實；不足立信。

正行立信，信亦正；雜行立信，信還雜。

正行立正信，正信專正行；雜行生雜信，雜信樂雜行。

正行五種，以四種助業助成稱名一正定業，故以念佛為宗，總的屬於彌陀弘願，釋以「一心專念彌陀名號，順彼佛願故」。

雜行無量，束為定散二善，釋迦於《觀經》中，廣開要門，引來作為發遣的方法，觀佛為宗。

若修前正助二行，行能攝持心，令心與彌陀常親常近，憶念不斷，名為無間。若行後雜行，行能障礙心，即令心常間斷，雖可迴向得生，雜行之體與彌陀疏而不親，遠而不近，雜而不純，不專一決定，總稱疏雜之行。

18、散善義・正雜二行文二

文如前引。

正行雜行相比，總的以正行五種（讀觀禮稱讚）屬於彌陀弘願，無量雜行總歸釋迦要門。

五種正行之內再分，讀誦、觀察二種正行仍然屬於釋迦教要門分齊，稱名、禮拜、讚歎供養屬於彌陀弘願。

因雜行無量，不外乎聞思修，欲以迴向願生極樂，聞一切經不過讀誦《觀經》等，修一切法終必歸宗於觀佛。故以讀觀二種總攝無量雜行，讀誦即聞，觀即思修，入於《觀經》即成助行。聞是前方便，思修為正修，讀觀二行，觀佛為宗，其利益不出光臺見國分齊，正在令人欣慕彼國依正二報莊嚴，求願往生，指

歸念佛。

讀觀為指月之指，禮稱讚為所指之月。讀觀是為了建立能信的信，《論》言「云何觀，云何生信心」，《論註》說「起觀生信」；禮稱讚即是所信之行。從「就行立信」來說，讀觀主要解決「立信」的信，禮稱讚重在說明「就行」的行。信什麼？信「禮稱讚」之行，也就是觀佛指歸念佛。

禮稱讚，全體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一心專禮，即「南無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

一心專稱即「阿彌陀佛即是其行」之義。

一心專讚歎供養，即「以斯義故，必得往生」之義。以稱名必得往生故，是真讚歎供養如來。《論》說「如彼名義，如實修行相應」。

如分開而論，禮為歸命，讚表感恩，稱為正修之體，正修之前必至誠歸禮，正修之後接讚歎感恩，人情義理，自然如此，也就是由稱名自然衍生出歸禮、讚供二種行法，所以是念佛三昧為宗。

故知五種正行，含要弘二門，念觀二宗，即是總攝一切萬行，共同歸宗於念佛。

問：何以一種讀觀，既屬弘願，又屬要門？如是矯亂，行人何所適從。

答：由相待而說，判屬不同，義理皎然。釋迦廣開要門，在導無量雜行歸入念佛，既是導歸，必有交接，譬如正江水入海處，向江說為江水，向海說為海水。又如省長，向地方即是地方首長，向中央又稱中央大員。讀觀二行正無量雜行歸入念佛之要關，退屬要門，即為無量雜行之王，觀佛三昧為宗；進屬正行，即能助成正定之業，念佛為宗。

釋迦於諸大乘經多說極樂之往生，但若不說《觀經》，即無所宗。故開說《觀經》以攝諸大乘經，即以諸經歸於《觀經》，以《觀經》歸於《大經》，也就是納無量雜行入讀觀二行，轉讀觀正行助成稱名。行門如是。教門即由聖道轉入要門，由要門入於弘願。

大師選擇疏釋《觀經》開宗立教，正是由於慧眼圓明，徹見《觀經》於諸大乘經及《大經》彌陀弘願之間有此轉進的教理機制，並非偶然。

問：淨土三經中，《大經》為法源，若論讀誦，何不首列《大經》，而列《觀經》為首？

答：直論《大經》正屬於弘願，這裡讀誦仍在要門。要門教，《觀經》為主，故先列。

19、散善義・二河白道喻文

喻：

東岸忽聞人勸聲：「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

又，西岸上有人喚言：「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合喻：

言人行道上「直向西」者，即喻迴諸行業，直向西方也。

言「東岸聞人聲勸遣，尋道直西進」者，即喻釋迦已滅，後人不見，由有教法可尋，即喻之如聲也。

言「西岸上有人喚」者，即喻彌陀願意也。

東岸釋迦以定散要門教發遣，迴諸行業，直向西方；西岸彌陀以弘願招喚：正念直來，我能護汝。

20、散善義・下品上生文

所聞化讚，但述「稱佛之功，我來迎汝」，不論聞經之事。然望佛願意者，唯勸正念稱名，往生義疾，不同雜散之業。

稱名為弘願正定業，聞經等為要門雜散業。

聞經多部未足往生，稱名一聲即得往生。

21、散善義・下輩三品文

下輩三品人，純惡無善，定散萬行一不能堪，經咒法力一不能救，要門之山窮水盡也；但依知識勸，聞彌陀名號功德，十聲一聲一念，得生極樂國土，弘願之柳暗花明也。

譬如圖窮匕現。定善十三觀、散善三福業，長卷之圖也；六字洪名，所包之匕首也。要門定散圖窮，弘願名號匕現。釋尊持之，付囑阿難珍重傳持末代。

22、散善義・得益分釋文

夫人等於上光臺中見極樂之相。

於第七觀初，見無量壽佛時，即得無生之益。

前見國，顯要門益；後見佛，顯弘願益。

23、散善義・得益分・七稀奇益文

或見釋迦毫光轉變，或見彌陀金色靈儀。

前光臺見國，要門教體；後座觀見佛，弘願教體。

或聞定散兩門俱攝，或聞善惡之行齊歸。

前要門，後弘願。

或聞西方淨土對目非遠，或聞一生專精決志，永與生死分流。

前要門，令人欣慕；後弘願，畢竟得生。

問：只顯要門弘願，何必如此重累？

答：並不重累。第一明六根相好說法，二三即口業教誡說法，而分攝機與行益。

問：「或聞九品往生殊異」為是要門，還是弘願？

答：九品皆由聞要門教，入弘願一向專稱而得往生，所不同在於前六品攝善機，後三品攝惡機，其義即分布於其餘六句之中。

24、散善義・流通分・念觀比較文

經言：

行此三昧者，現身得見無量壽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聞佛名、二菩薩名，除無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念！

釋言：

正明比較顯勝，勸人奉行。

觀佛、念佛兩三昧比較，顯念佛三昧勝，勸人專稱彌陀佛名。



觀見佛身，觀佛三昧；聞名憶念，念佛三昧。

25、散善義・流通分・念佛絕比文

念佛三昧功能超絕，實非雜善得為比類。

雜善即定散二善，要門，觀佛為宗。念佛即是弘願專稱。

依要弘分判之理論，故有念佛雜善之對比。

26、散善義・流通分・要弘廢立文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要弘廢立，也是觀念廢立。

始自要弘分判，終至要弘廢立，要弘二門、念觀二宗、正雜二行、定散念佛、發遣招喚、釋迦彌陀、見國見佛、願生得生，兩兩對應，一道歸真，前後呼應，首尾一貫，脈絡清晰，意義明顯。

若不識要弘二門判眼目，難免籠統顛預，錯會祖意。

引文出處	要 門	弘 願
1、玄義分・ 歸三寶偈・要弘分判文	極樂之要門，定散等迴向。	彌陀本誓願
2、玄義分・ 歸三寶偈・依教開宗文	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3、玄義分・ 一、序題門・要弘分判文	然娑婆化主，因其請故， 即廣開淨土之要門。 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安樂能人， 顯彰別意之弘願。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4、玄義分・ 二、釋名門・釋無量壽文	所觀之境	所念之名
5、玄義分・ 三、宗旨門・觀念兩宗文	今此《觀經》， 即以觀佛三昧為宗。	亦以念佛三昧為宗
6、玄義分・ 五、定散門之文	定散二善，教備不虛， 何機得受？	一心信樂，求願往生， 上盡一形，下收十念， 乘佛願力，莫不皆往。 答上何機得受。
7、玄義分・ 六、和會門之文	九品皆是凡夫	當生進入報土
8、玄義分・ 七、得益門之文	序臨淨國，喜歎無以自勝。 非是光臺見國時得（往生）也。	正睹彌陀，更益心開悟忍。 彌陀應聲即現，證得往生。 不捨本願，來應大悲。 但使迴心正念， 願生我國，立即得生。
9、一經三分	序分、正宗分定散二善	第七觀無量壽佛住立空中、真身觀唯攝念佛、上上品三心、十六觀稱名、流通分持無量壽佛名。

10、定善義・第七觀釋文	娑婆化主為物故，住想西方。	安樂慈尊知情故，則影臨東域。
11、定善義・第九真身觀釋文一	自餘眾行，雖名是善	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12、定善義・第九真身觀釋文二	此《經》定散文中唯標	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13、散善義・上輩觀十一門料簡	其餘十門	四者辨定三心以為正因
14、散善義・至誠心釋	不得外現賢善精進之相，內懷虛假。貪瞋邪偽，奸詐百端，惡性難侵，事同蛇蠍。雖起三業，名為雜毒之善，亦名虛假之行，不名真實業也。若作如此安心起行者，縱使苦勵身心，日夜十二時急走急作，如炙頭燃者，眾名雜毒之善。欲迴此雜毒之行求生彼佛淨土者，此必不可也。	正由彼阿彌陀佛因中行菩薩行時，乃至一念一剎那，三業所修皆是真實心中作，凡所施為趣求亦皆真實。
15、散善義・深心釋二種深信文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16、散善義・深心釋就人立信文	決定深信釋迦佛說此《觀經》三福九品、定散二善，證讚彼佛依正二報，使人欣慕。	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決定深信《彌陀經》中，十方恒沙諸佛證勸一切凡夫決定得生。

引文出處	要 門	弘 願
17、散善義・ 正雜二行文一	除此正助二行以外，自餘諸善，悉名「雜行」。若行後雜行，即心常間斷，雖可迴向得生，眾名疏雜之行也。	言「正行」者，專依往生經行行者，是名正行。何者是也？ 一心專讀誦此《觀經》《彌陀經》《無量壽經》等； 一心專注思想、觀察、憶念彼國二報莊嚴； 若禮，即一心專禮彼佛； 若口稱，即一心專稱彼佛； 若讚歎供養，即一心專讚歎供養。 是名為正。又，就此正中，復有二種： 一者「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若依禮誦等，即名為「助業」。 若修前正助二行，心常親近，憶念不斷，名為無間也。
18、散善義・正雜二行文二	如上	如上
19、散善義・二河白道喻文	東岸忽聞人勸聲：「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	又，西岸上有人喚言：「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20、散善義・下品上生文	聞經之事。雜散之業。	所聞化讚，但述「稱佛之功，我來迎汝」，然望佛願意者，唯勸正念稱名，往生義疾，不同雜散之業。

21、散善義・下輩三品文	定散二善，失去其功。	唯依稱名，得生極樂。
22、散善義・得益分釋文	夫人等於上光臺中見極樂之相	於第七觀初，見無量壽佛時，即得無生之益。
23、散善義・得益分・七稀奇益文	或見釋迦毫光轉變 或聞定散兩門俱攝 或聞西方淨土對目非遠	或見彌陀金色靈儀 或聞善惡之行齊歸 或聞一生專精決志、永與生死分流
24、散善義・流通分・念觀比較文	行此三昧者，現身得見無量壽佛及二大士。	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聞佛名、二菩薩名，除無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念！
25、散善義・流通分・念佛絕比文	雜善	念佛三昧功能超絕，實非雜善得為比類。
26、散善義・流通分・要弘廢立文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	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中國淨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

——玄中寺的歷史和現狀（摘錄）

文／林元白

一、中國淨土宗的傳承問題

佛教的淨土教義雖然發源於印度，但它能夠成為一個宗派並在東方各國發生深遠的影響，實在是由於中國古代那些高僧的努力而集其大成的。自後漢以來，有關淨土教指導思想的經典如《般舟三昧經》等被傳譯後，念佛法門便逐漸地流行於當時的社會了。印度傳來的淨土思想，本有彌勒淨土和彌陀淨土的分別，如著名的道安法師便是深信彌勒淨土之一人。道安以後，一般的信仰多傾向於彌陀，因此彌勒淨土的信仰就逐漸為彌陀淨土所代替了。自道安的弟子慧遠在廬山首唱結社念佛以來，一般遂以他為中國淨土宗的初祖。當蓮社結成之日，共同列名於誓文的有一百二十三人，著名的有十八人，即所謂東林十八賢。廬山的念佛思想，

主要是依念佛三昧之法見佛，以期往生；但當時《觀無量壽經》等尚未傳譯，其思想只能根據《般舟三昧經》而已。據慧遠所撰的《念佛三昧詩集·序》說：「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諸三昧其名甚多，功高易進，念佛為先。」這就是說，要得念佛三昧，就要專注一心而不分散，靜止想念以悟徹物。三昧雖有種種不同，其中以念佛三昧之功為最高而且易進。又劉遺民的《白蓮社誓文》也說：「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就是說，以佛為對象來觀念雖感之容易，若無明確的佛作為主要對象，有如渺茫不知河津，三昧也就不能成就了。

元普度的《蓮宗寶鑒》二稱這種三昧為「空觀念佛三昧」，稱慧遠的修持方法為「六時行道」，所謂「先

於淨室，安置佛像，於六時中，自對三寶，端身合掌，信禮西方。每一時目睹慈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千遍，禮佛四十八拜」。這恐怕是後世憑著想像加以說明的。這種念佛方法叫做觀像念佛或觀念念佛，不是至誠信仰的人是不易持久的。所以遠公以後，這一種念佛方法就有些人往風微了。唐迦才的《淨土論·序》說：「上古之先匠，遠法師、謝靈運等，雖以僉期西境，終是獨善一身；後之學者，無所承習。」可見初唐的人對於廬山一系的獨善精神已經提出了意見。但是後世念佛的人，由於仰慕遠公的高風，總以為自己是繼承廬山的遺緒，並尊那些虔誠念佛的高僧為蓮宗的祖師。

和觀念念佛並行的是稱名念佛。稱名念佛的方法，盛倡於唐善導大師。善導的思想本於道綽，道綽繼承著曇鸞，因此善導的淨土思想是由曇鸞一脈相傳的。然而我國的淨土宗並沒有像禪宗那樣傳燈相承的法統；因此，所謂蓮宗列祖的名稱多不是直接的師承關係。《佛祖統紀》二十六「淨土立教志」依宋石芝宗曉所定的蓮社七祖，其順序如下：始祖廬山東林慧遠、二祖長安光明善導、三祖南嶽般舟承遠、四祖長安五會法照、五

祖新定台岩少康、六祖杭州永明延壽、七祖武林昭慶省常。《統紀》作者附記說：「四明石芝曉法師，取異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淨土教門之師法焉。」明末公推雲棲蓮池大師為第八祖，清代又推梵天省庵法師為第九祖（道光四年悟開所著《蓮宗九祖傳略》），這是明清以來一般所共遵的。

後來悟開又著《蓮宗十一祖傳》（一稱《蓮宗正傳》），於上列第八祖蓮池之次，加上第九祖智旭，以梵天省庵為十祖，第十一祖為紅螺山夢東（名際醒，字徹悟，豐潤人，1741—1810年）法師。但明初蘇州大佑法師於宋宗曉所立慧遠至省常七祖後，推宗蹟（號慈覺，襄陽人，宋元祐四年遵廬山遺規，建蓮華勝會，普勸念佛，著有《蓮華勝會集》），為淨宗第八祖（大佑《淨土指歸集》第一·原教門·蓮社立祖條）。近代靈巖印光法師又推行策（字截流，宜興人，住虞山普仁院，著有《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一卷，為清代以來打念佛七的濫觴。1628—1682年）為淨宗第十祖。可見淨宗祖位的次第並不一致。

印光（名聖量，陝西郃陽人，1861—1940年）寂後，依悟開所定

祖位順序應為第十二祖。因印光主張在九祖後加入行策為十祖，所以命終由其學人依次遞推，遂成為淨宗第十三祖（見太虛的《中國淨土宗之演變》）。

從上面祖位次第看來，我國的蓮宗是以廬山慧遠為正統的初祖的；對於曇鸞和道綽竟未給與應有的地位，這是很不公允的，同時也是後來南方人的偏見。因為宋朝以後，淨土教已漸由北方移於南方，特別是南宋建都杭州以來，念佛的風氣已從臨安之都傳播於四方。宋朝念佛結社之盛行，自然又追溯到慧遠的蓮社。所以宋時所定的蓮社七祖，自三祖以下都是代表南方的淨土教；而曇鸞、道綽曾經布化過的并州之地就幾乎寂然無聞了。湯用彤說：「北方大弘淨土之業者，實為北魏之曇鸞。其影響頗大，故常推為淨土教之初祖。」（《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803頁）但在中國淨宗史上似沒有這樣的紀錄；《佛祖統紀》作者僅把曇鸞和道綽列於往生高僧傳而已。但從曇鸞和道綽的著述和傳記看來，其畢生的精力幾乎全部傾於念佛的勸化，在我國淨土教史上是不能加以忽視的。

慧遠（334－416）和曇鸞（476－542）都是山西雁門人，其生

存時代，相距不太遠。慧遠以深通老莊和儒學，攝引當時朝野許多名士入了蓮社；而曇鸞的學問和德望也是當時南北知聞的人物。他在研究龍樹一系的《四論》學說之後，南遊的歸途在洛陽親從菩提流支傳授了天親一系的淨土法門。他的名著天親《淨土論註》（此書我國失傳已久，清末由日本南條文雄寄贈楊仁山，再刻行世，名《往生論註》，金陵刻經處列入古逸淨土十書之一），即以龍樹的思想為基本加以發揮。因此，曇鸞的念佛法門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印度的龍樹和天親兩系的淨土思想加以綜合而集其大成的。

曇鸞初受魏主敬重，號為「神鸞」，依敕住并州大寺（據楊友鳳編《晉祠志·卷二·楊二西晉祠全景》十六首之一的「大寺荷風」注說：「在祠東二里許，四圍皆蓮花，接連數村。」當是這個大寺），晚年移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專修念佛，深受南北朝野的尊敬。他的本願念佛的思想後來得到道綽、善導的發揚，便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宗派。玄中寺既為曇鸞初祖所創建，又為道綽一生勸導念佛的道場，同時又是被稱彌陀化身的善導歸信淨土法門的聖地，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念佛的根本道場。因此，玄中



玄中寺景

寺在中國淨土教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就其弘傳的影響來說，七百年來，以玄中寺為中心的曇鸞、道綽、善導的淨土教，至今仍流傳於日本。

二、玄中寺的文化史地背景

玄中寺現在是山西僻地交城山中的一個古寺。因為周環，拱列如壁，所以通稱為石壁寺。在這樣的僻地深山何以會產生這個著名的道場呢？一般人不免有這樣的疑問。我以為這可

以從史地的條件來說明這個問題。山西是我國文化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古代的堯、舜、禹三代都在今天的山西境內建設過帝都。到了南北朝時代，鮮卑的拓跋族統一了北方五胡諸國建立北魏政權，自初代道武帝奠都平城（即今大同），至第五代孝文帝遷都洛陽之間，汾河流域的交通和文化已有了長足的發展。

北魏時代，由於大同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西域佛教文化輸入

的尾閭；太武帝時，西域諸國的外交和貿易使節不斷來訪，而北魏也屢派遣使節前往修交。由於當時西域各國佛教的隆盛，自然給北魏帶來很大的影響。因此佛教的文化藝術便集中地表現於今日的山西境內了。如《華嚴經》所傳文殊菩薩聖地的五臺山，和以雕刻藝術聞名世界的雲崗石窟，都是在北魏時代開創起來的。從今天太原附近如祁縣、平遙等縣出土的文物看來，當時所謂并州地區受過佛教及其藝術的感染是很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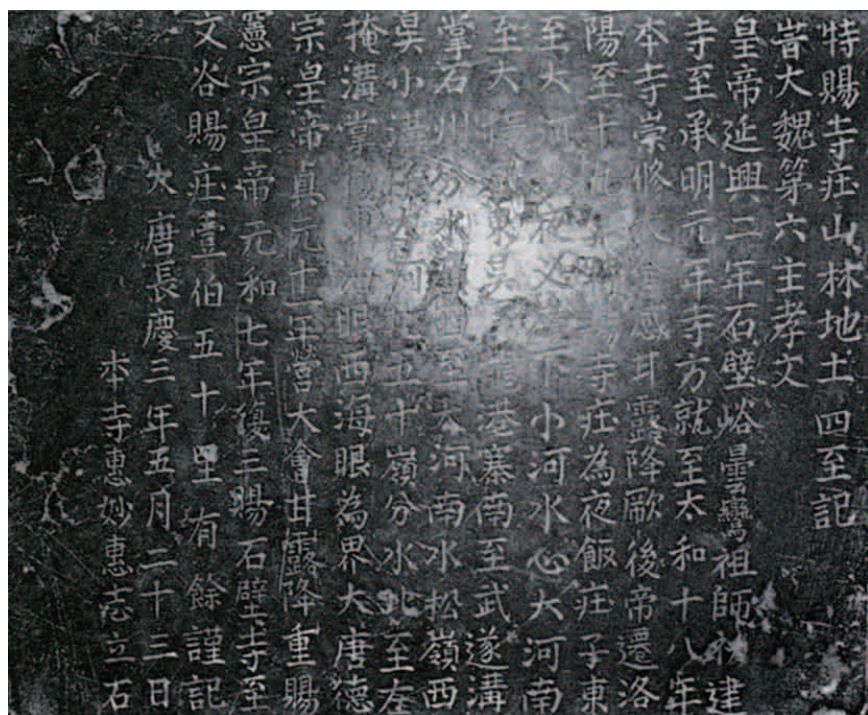
元魏後期，魏將高歡的兒子高洋受東魏孝靜帝之禪稱文宣帝，是為北齊，亦稱高齊。北齊六主的統治時期不過二十八年，其文化實在是北魏的延長。因為北齊文化發祥於晉陽（太原），由於政治原因雖奠都於鄴（河南安陽），但仍然以太原為別都而繼續其繁榮，對於佛教的信仰尤為熱烈。今日太原附近的古寺，多數是北齊天保年間所創的。特別是現存在晉祠附近的天龍山佛教石窟的古像，都有北齊盛時的造像，這是研究北齊佛教文化藝術的重要資料。

到了隋唐時代，太原是隋封建國家北部的重鎮，同時又是經濟上非常重要的都市。隋末李淵在太原起兵時，他的主力部隊便是沿著汾河河谷

向西南進軍的。今天的交城、文水各縣雖然比較偏僻，但在隋唐時代卻是軍事上必經的路線。而且唐時分設三都，就以太原為北都（亦稱北京），和西都長安、東都洛陽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交城玄中寺離晉祠不過四十公里，就當時交通的情況看來，它決不是我們現在所想像的僻地；相反地，它是一個交通相當便利的地方。所以以唐太宗當時的天子之尊，也曾訪問過玄中寺。據現存唐開元間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碑」載：「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太宗昔幸北京（即太原），文德皇后不豫，輦過蘭若，禮謁禪師綽公。……因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剎焉。」（此碑收於《金石萃編》卷八十四）道綽寂於貞觀十九年，唐太宗到玄中寺既為禮謁道綽，應該是在其稍前幾年吧。

三、玄中寺歷史沿革鳥瞰

關於玄中寺的創建年代，據《山西通志》卷五七古跡考說：「永寧寺，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石壁山，地最幽勝，延興二年（472）建，名石壁玄中寺。」照這個記載，玄中寺的開山距今已經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了。現存玄中寺千佛閣的唐長慶三年「寺



寺莊山林地土四至記碑

莊山林地土四至記碑」更具體地說：「時大魏第六主孝文皇帝延興二年，石壁峪曇鸞祖師初建寺，至承明元年（476），寺方成就。」這樣看來，玄中寺是曇鸞於472年開始建築，經過四年至476年完成的。道宣《續高僧傳》關於曇鸞的卒年和上面記載雖有出入，但玄中寺為曇鸞所創建的事實是一致的。

曇鸞寂後，玄中寺的繼承住持

是大海禪師和大海的弟子法上法師，但關於大海、法上二人的事蹟已無從稽考。真正繼承曇鸞念佛教義的是道綽禪師。道綽原來的師承也不甚明確。《續高僧傳》二十說他是并州汶水人，（迦才《淨土論》作并州晉陽人）十四歲出家，對《涅槃經》特有研究，曾講了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瓚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這個

瓚禪師大概就是《續高僧傳》十八隋西京禪定道場的慧瓚。據傳，慧瓚滄州人，壯歲出家，道聞遠流。秦王坐鎮并州，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迎他住持。大業三年（607）示寂，春秋七十有二。道綽於大業五年到石壁谷玄中寺，他看了曇鸞碑載著念佛往生許多嘉瑞，因而起了信仰，即放棄《涅槃經》而歸信淨土。從此就在玄中寺專教道俗念佛和講說《無量壽經》，並提倡掬珠念佛的方法，教導并州一帶士女念佛。他勸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一稱名，便下一粒，念念相次，多者達數十百斛，所謂小豆念佛。他在玄中寺三十餘年，受其教化者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645）四月二十七日，示寂於玄中寺，春秋八十有四。遺著有《安樂集》二卷，分十二大門，皆「引經論證明，勸信求往」。所引經論有《涅槃經》《華嚴經》《維摩經》《智度論》《淨土論》及《律部》等四十二部，這是淨土宗重要的著作之一。

道綽時代玄中寺的伽藍規模如何，現在已無由想像；但從唐太宗的訪問看來，其殿宇定是相當完備的。據「鐵彌勒像頌碑」說，在唐太宗訪問玄中寺後不久，道綽就入寂了，玄

中寺最初成為官寺。經過四十多年，雖然修了一次，但尚未完成。開元年間，才由邑宰張公令孫的發起，從事建築。並請寺中上座普公主持修築工程。所謂「琢拓岩阿，所以面雙峰；築基林間，所以立前殿。飛廊右轉，高門南豁。」這就把當時建築的情形勾劃出來了。

道綽的繼承人是善導大師。善導是山東臨淄人（一說泗州人），他於貞觀十五年（641）到玄中寺，這時善導才二十九歲，而道綽已是八十的高齡了。善導最初研究《觀無量壽經》，專修十六妙觀，後到石壁山從道綽受《無量壽經》。道綽寂後，善導即自玄中寺到唐都長安，熱心地從事於念佛的宣傳。他一生曾以所得淨財，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由於他弘深的誓願，至被稱為彌陀的化身。自曇鸞、道綽、善導相繼教化，念佛的風氣已深入於當時的民間，和廬山慧遠一系專門接引上層知識份子的蓮社宗風是顯然不同的。

盛唐以後，玄中寺則以律宗道場出現，建立甘露戒壇，和西都長安的靈感壇、東都洛陽的會善壇同為唐代全國三大戒壇之一。

從戒壇的碑文看來，係建於貞元

九年（793）至十三年之間，是由於比丘慎微的發願，追慕道綽大師而建立的。當時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李逢吉表請賜名為「甘露無礙義壇」，並親撰碑記，現存玄中寺。到了宋朝，玄中寺的高僧龍潭祖師，誦《華嚴經》感化了鳩鵲，遂產生了禽鳥轉生的鳩鵲二仙的故事。南宋偏安江左以後，江北全部委於女真族建立的金國。金朝的章宗特別崇信佛教，據傳曾於泰和四年（1204）遊玄中寺，且留下了記遊詩一篇。這時玄中寺的住持是元釗法師（？—1206），他自稱為講經論和傳戒沙門，同時又組織「彌陀海眾會」宣導念佛。自大定二十六年（1186）寺中發生大火，房屋碑石都付焚如，由於元釗的積極復興，諸堂僧舍及三門次第修建。其中有一座法堂，就寺廟建築的位置來看，應該是在大殿的後面；但是這法堂的位置不知何時改造為立佛殿。據康熙十五年武攀龍撰「重修永寧禪寺立佛殿碑記」說：「登善法殿（即大殿，因元名士郝天挺題有「善法」二字匾額，故稱），凝睇上視，立佛殿與夫千佛閣，層見疊出，掩映煙林，相傳魏延興二年祖師曇鸞所建。……余不解立佛之義為何義，罔克闡揚。」所謂立佛，應該是彌陀立像，這是從造像的

形狀而稱的；但立佛殿也早已無影無蹤了。寺中現存唐渤海高氏所書「鐵彌勒像頌碑」，就是元釗命他弟子淨悟、淨行、淨寬等依照舊拓重刊的。按高氏碑在宋時已非常馳名，歐陽修的《集古錄》說：「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迄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唯此高氏一人爾。」在玄中寺史上，元釗是被稱為中興祖師的。

金末兵火，玄中寺又歸於灰燼。元初圓明禪師惠信住持，元太宗時（1231）中書省命太原監納使崔定宣諭，改石壁寺為龍山護國永寧十方大玄中禪寺，並命惠信為國焚修。惠信住持以後，得到元代朝廷的援助，又次第修復伽藍。過了十三年（1244），元朝又差使臣趙國安到石壁寺內修建水陸法會三晝夜，告天祈福。這些史實都是現存碑記所記載的。惠信住持玄中寺五十餘年，至元十五年（1278）示寂，壽八十五歲，有弟子七十餘人，著名的玄中大師廣安就是他的高足。元末之亂，寺中諸殿又歸烏有，廣安等銳意復興，所建殿堂，邁越前代，同時並廣植松檜幾千百株，使玄中寺成為天下的名剎。據寺中碑記所載，在元代玄中寺最盛

時，單是下院就有四十處，山場面積廣達一百五十里。其隆盛也可以想見了。

明初永樂十二年（1414），魯岩修建了正殿，嘉靖十九年（1540），法幢又重修了諸堂和僧舍。現存最古的建築物，是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修建的天王殿，距今已有三百五十年了。天王殿後有一個小殿叫韋陀殿。根據寺中創建「韋陀寶殿碑記」說，此殿是康熙三十三年住持真常募建的。明代以來的寺廟規制，彌勒和韋陀一般都安置於天王殿正中，彌勒朝外，韋陀朝內，東西兩邊安置四大天王（又稱四大金剛）；但是這個韋陀殿的位置，看來極為局促，一般叢林寺廟是沒有這種例子的。不知清初何以會建立這個小殿？無論從寺廟規制或建築藝術觀點來說，我認為都應該把它拆除，恢復寺廟的本來面目，使天王殿和大殿之間的視線不受阻礙，同時把韋陀像移置天王殿，正是符合寺廟傳統的規制。明代末葉，玄中寺分為東西兩院。西院的系統，自龍岩洪選以後，清順治碑所載的有因江、興圓、海忠、勝著等字派；東院的系統，自清初性存以後，歷傳真福、真常、心正、了成等字派。到了嘉慶十一年（1806）間，

無慮常樂算是最後一個有名的住持。他曾任當時交城的僧會司，修建了寺中東西兩院等處，其後玄中寺的情況就沒有文獻可徵了。

1956年7月1日於北京

《現代佛學》期刊號：5609 

聖淨二門與淨土宗之形成

文／釋晴虛

道綽大師的主要思想，見於所撰《安樂集》，內分十二大門。其中列舉當時流行的種種異見。或妄執大乘無相，心外無法，或貶求往生淨土為取相，或以十念往生為「別時意說」等，均一一加以破斥，以顯揚淨土法門之要義，為欲知其思想教學的唯一重要著作。依其內容所見，有四點特義。

（一）分判釋尊一代時教為二門：於娑婆世界斷惑證理，入聖得果之法，名為聖道門；稱念佛號，乘佛本願，往生淨土，名為淨土門。

（二）倡說末法時代，而強調淨土教方為時機相應的法門，所以在《安樂集》的第一大門中明「教興所由」，即開門見山的說：「約時被機，勸歸淨土」，認為「若教赴時機，易修易悟」；「若機教時乖，難修難入」。所以修道必先觀察機宜。並引《正法念處經》及《大集月藏

經》為聖教量以證成所說。

（三）依《大乘同性經》之經說，判定阿彌陀佛及其淨土為報身、報土，謂「於淨土中成佛者悉是報身，於穢土中成佛者悉是化身」。因為「淨土乃酬佛之因位願行而現成者，故說皆是報土。」而於淨土中得道成佛者，亦當然為報身。此說實即契合「淨佛國土」的原始教旨。

（四）主張往生淨土的要因，乃為發菩提心與念佛三昧。所說念佛三昧，具有「觀念」與「口稱」二種內容，即倡說觀想念佛與稱名念佛雙修。然特注重於稱名念佛的優位性。

聖、淨二門的教判說，實即承自曇鸞的難行、易行二道的教判。而與末法思想為契機而展開其時教相應之特說。

此中最可注意者，即從上面所舉諸點特義的倡說，可以看出道綽的努力於闡發淨土教的真義，原在期使



淨土教從向來的寓宗或兼宗的地位，超然的脫穎出來，以成獨立發展的專宗，為其主要趣旨。而秉持此旨，繼起努力而大成淨土宗的，即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的著述頗多，如前所列舉現存者即有五部九卷。然其主要思想，則在於所撰《觀無量壽經疏》一書中。《觀經疏》又稱《四帖疏》，其內容分「玄義、序分、定善、散善」，而成為四卷。——「玄義」是解釋經題，並明教相；「序分」以下三卷為解釋經文。其他的著述，皆為說明修念佛行的方法或儀則，古來因為《觀經疏》在述明淨土的教義教相，所以稱為「解義分」；《往生禮讚》以下四部，說明行事儀則，所以稱「行儀分」。又依經說明《五種增

上緣義》，是依《無量壽經》等六經典以明五種增上緣。

善導的《觀經疏》，主要在闡明彌陀淨土是報土，一切凡夫皆可得往生，及說明往生淨土之因。疏中就古近諸師對於彌陀淨土的性質及凡夫能否往生等異說，加以批判。

關於彌陀淨土，自晉世以來即有種種不同的論說，大體不出三種：

（一）認彼土為「事淨粗國」，此為凡夫往生所居的，即慧遠、智顗、吉藏等所說。

（二）彼土為報土，凡夫無法往生其土，即《攝論》師所說。

（三）彼土通於報、化二土，地上聖人生於報土，凡夫二乘生於化土，即迦才、道世、元曉等所建立者。雖有以上三種見解，然同是否認

凡夫能往生報土。因為以上諸師皆認為淨土是眾生自業所感，隨眾生各自有漏、無漏業而召感得粗、妙之淨土，亦即隨凡聖階位而所感有高下不同。善導卻決然主張凡夫可生於報土，批判諸師之異說，而發揚淨土立教的本旨。其所倡說的特義有三：

一、佛身淨土俱報論

善導認為依淨土經教所明：彌陀是報身，彼佛淨土是報土。並非依《攝大乘論》而立說。直接依據彌陀淨土的教典，如《無量壽經》說：法藏菩薩於因位中發四十八願，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今既成佛，即顯示彼佛是因行圓滿所成，是酬因之報身。而西方淨土亦是由彼佛因位中之願行所圓成的報土。並引《大乘同性經》所說：淨土得道者為報身，彌陀如來、蓮華開敷星王如來等，即依淨土得道之佛等義趣以為佐證。其中全然不含眾生自業所感之義。善導此說，正是符合羅什三藏「唯佛有淨土」，而眾生全無之說。

二、凡夫得入報土論

依據彌陀淨土的經旨，善導極力主張「乘佛本願」，凡夫得入報土。因為《觀經》等淨土往生的法門，乃

為五濁惡世的凡夫而立說。所以認為罪惡凡夫輩亦能生彼彌陀的報土，而倡說「凡入報土」論。如其所著《觀經疏》卷一云：

問：彼佛及土，既言報者，報法高妙，小聖難階，垢障凡夫云何得入？

答：若論眾生垢障，實難欣趣。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

並於其《觀經疏》中，詳為闡說淨土法門乃以煩惱罪業深重的凡夫為契機而立說，而批判慧遠等諸師所說九品往生人的聖地階位說之非，而謂淨土教不是專為彼等聖人所施設。彌陀弘願，豈特為登地菩薩等聖人而立拔濟的本願？如來大悲弘願，原是特為罪業生死的苦難者而開設淨土法門。譬如溺水之人，方是急待救濟？若岸上之人，何須救濟？所以主張《觀經》九品，皆是對凡夫往生而說，與聖人無關。

淨土為報土，及依彌陀本願的凡入報土之說，原是倡始自曇鸞、道綽。至善導時代，由於上述諸師的異論紛紜，有妨礙淨土法門的弘揚，所以善導極力提倡「佛本願論」，以為淨土法門的宗旨。既破斥餘說，同時亦以激發信眾修淨土行，欣求西方發

願往生。此或因北齊以來，末法思想之流行，與道綽所倡說「時教相應」思想的啟導有關。

三、乘願往生正因論

凡夫往生淨土，雖是彌陀的本願，然能否得乘其本願往生，則又是一個問題，此即關於眾生往生淨土之生因說。

一般教家諸師說往生淨土的生因，多著重於發菩提心與修諸功德善行。但是曇鸞、道綽以來，均特重於「持念佛號」為主行，即「一心念佛」或「一向念佛」之義，並以「五念門」為修念佛行之正因。善導秉承師說，將淨土往生之因行，分別說「安心、起行、作業」之實踐。——即以具足「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之三心為安心法，起身口意三業之行即是起行，遵四修之法名為作業。所謂起身口意三業，即身業是禮拜阿彌陀佛；口業則稱揚讚歎彼佛本願功德，身相光明，及淨土之莊嚴等；意業則憶念觀察彼佛及聖眾身相光明及淨土之嚴淨光明等。《觀經疏》卷四說，往生之行有正行、雜行。正行中又分五種，即前禮拜、讚歎、觀察之外，另加讀誦、稱名，皆屬口業之行。又此五種中，更分為正

業、助業，而以稱名為正業，餘四為助業。所以其《觀經疏》卷四云：

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若依禮誦等，即名為助業。

此一趣旨，原是依據《無量壽經》的第十八願而來，以此為是生淨土的主行，所以稱為正業。餘四不在本願中，所以稱為助業。此亦即以「稱念佛名」為契應彌陀本願得生西方之因行。所以《觀經疏》卷四又說：

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要言之，善導認為彌陀淨土法門，乃是為末法時代五濁惡世的眾生所施設的法門，如來見此眾生具足煩惱，日造惡業，沉溺生死苦海，而無由解脫，乃建立七寶莊嚴的淨土，泛以大願慈航，以救濟眾生。而往生之因行，唯須三心具足，一心稱念彌陀名號，即得往生。善導為淨土教闡發了幽旨，也奠定了淨土宗的基模宏軌。

（摘錄《中國淨土宗的創傳史及祖師傳之研究》）

從「信願行」再讀善導

文／釋湛空

善導大師弘揚淨土法門，對後世影響極大，在善導之前宣揚淨土者，有諸多誤解，直到大師教化時，淨土才得以正本清源，其中較被熟知者，如在大師前重觀想，但到大師時，才修正成「稱名念佛」；如九品往生是為聖眾，大師則說是一切罪惡生死凡夫，此外如澄清「別時意」、彰顯彌陀大悲願力、捨雜就正……也因大師的糾正，讓末法業障深重的眾生，充滿了往生的生機，故大師被喻為彌陀再來，這是很貼切的。

其實善導的淨土思想，今日還是有許多被誤解，嚴格說來大師的提倡，確實有多處異於通途淨土教的看法，此外也有不少人，對其思想做了曲解，末學不慧，將其異處與誤判，做了整理，我們先自淨土三資糧「信、願、行」看起，接著再整理歸納重點。

淨土三資糧「信、願、行」，出自《阿彌陀經》。《阿彌陀經》是本師佛不問自說的經，佛經中不問自說的非常少，此外此經的當機眾，是舍利弗，舍利弗是諸弟子中智慧第一，奇怪的是，在這部簡明的經典中，佛陀一再耳提面命其名，達三十六次之多，如此短簡的經典，為何對智慧第一的弟子，再三叮嚀，由上我們絕對可推知，這部經有多重要，淨土三經中，此經是極要說，也就是往生宗要，盡在其中，後世弘揚淨土大德，依經內容，歸納出「信、願、行」，為整部經中心法要，我們現在來瞭解其義：

一、信

《彌陀經》談到「信」，有三處，第一處是當本師佛介紹完極樂淨土莊嚴殊勝，與如何往生法要後，舉六方佛讚歎此法不可思議，諸佛同聲勸此界眾生，信受此法，本師佛宣說後，再結勸「汝

信

願

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第二處，六方佛歎文後，佛陀言「發願生彼國，得不退轉，必生極樂」，再結說「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第三處，最後在流通分時，佛陀再三告誡，此法極難信，希望濁世大眾務必用心留意。

我在中國佛學院寫畢業論文時，談到《阿彌陀經》的宗旨，就是讓我們應以「信、願、行」為主臬而起修。故此經言「信」，是以勸信與用心留意此難信之法為主，其實此經流通分，一再強調「難信」，故可推知，得「真實深信」是淨土行人最重要目標。相對此經，在《無量壽經》，也就是為何把《胎宮疑城章》當作對五濁眾生的結勸，這裡我們可清楚看到，本師佛的用意與苦心。

由於《阿彌陀經》是要說，有關信的詳說，《大經》固然有進一步詮釋，但微言大義，還是難契，我們歷代祖師如藕益《彌陀要解》，印祖《文鈔》……都有解說，但末學始終還是認為，善導大師《觀經疏》「三心文」義，交待「信」最完整。

在文中大師先交待，達「信」的首要心態是「真實心」，也就是不虛偽的心，後世學佛者，這是常患大病，如未證言證，未信言信；自己污穢，言身心清淨；一戒不守，言戒行嚴謹，如此雜毒之善，當自省慎防；接著在「深心文」，大師又詳說了信的內容，如何才是堅信與立信的方法；最後「迴向發願心」，善導告訴我們，秉持前述真實深心，迴向願生彼國，必定得生。文言「悉皆真實深信心中迴向願生彼國，故名『迴向發願心』也。又，迴向發願願生者，必須決定真實心中迴向願，作得生想。」大師在結尾為怕眾生，領解有誤，接著講述了「二河白道」喻，來守護信心。守護者「證」意，也就是此喻充分表白「信心決定」心路過程，一位深信念佛人，深信歷程如異於此喻，皆要深省，是否為異安心。人要誠實面對自己很難，務必慎思。

善導大師在深心文，開始即談到二重深信，亦是「機法深信」。其實善導之說，完全符合《阿彌陀經》與《無量壽經》文意，《阿彌陀經》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到「諸上善人俱

會一處」即是明「法深信」，在《無量壽經》便是上卷經文。「機深信」在《阿彌陀經·流通分》，提到「五濁惡世」與「難信」便是，《無量壽經》下卷自「易往而無人」到「胎宮疑城」，皆在明「機深信」。

如果瞭解三心文內容，便知這與通途淨土教有不同。善導說，捨雜行，專修一向念佛行，清楚看到自己是罪惡凡夫，污穢滿滿（貪水瞋火二河滿滿），起大惶怖心，當三定死顯前，您一向彌陀的心，就會被彌陀轉為「他力決定信」，此信一獲，得大歡喜，當下證生，入正定聚，必定生報土。這與修淨土行，務必要持戒行善，把佛號念好，將心修清淨的通途說法，二者是不全同的。

這裡還是要提醒，固然修自力清淨心，不是彌陀本懷，但絕不能廢，因為這也是入淨土方便，入真實一定要方便，此外到底生西，還是多生胎宮疑城，屆時還是能登報土（見《觀經》九品往生與《大經》胎宮疑城），此法一廢，斷多眾生方便，其過甚大。

關於信，我們最後來探討一個深入問題：《阿彌陀經》上的勸信，與善導言真實深信，同嗎？從過程上來看勸信為始，真實深信為終，在《阿彌陀經》上講了始，有沒有講終？有，但通常被誤解。可記得經文「一心不亂」，按善導意，「一心」就是真實深信心，此心深信猶若金剛，「不亂」即《四帖疏》言不為異說異解所亂，這與一心是伏惑清淨心，不亂是不起妄念，中土通途說法，大不同，如果不依善導義，只怕末法眾生，無一能得生報土。

二、願

當眾生初信時，必有甚多疑慮，此刻必用願來導，嚴格說淺信不一定願生，末學就遇到不少佛教徒，固然他們相信極樂淨土存在，但不一定願生，即便願生，其心也未必急切，故在《阿彌陀經》中，論到「願」，幾乎都伴隨著信而說，也就是初信者，皆要用「願」來勵，經中第一次提到「願」生，就是釋迦佛介紹完淨土的國土、彌陀、聖眾莊嚴後，提出的，經言「眾生聞者，應當發

行

信

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在這段勸願文中，有兩處重點：

第一、「眾生聞者」，若淨土法門無善知識宣說，無善男子、善女人聞信，則此勝法因緣必不具足，因善知識的弘揚與業障眾生的聽聞，奠定了此法源遠流傳，《大經》「聞法能不忘，見敬得大慶」，更言諸經滅盡，唯留此經百年，唉！這些文意中，皆流露著佛陀的悲心本懷，末法我等，定要珍惜。

第二、「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此文可謂「眾生為何要往生」最重要原因。

此娑婆惡人盈滿，多不善聚，眾生多迷於「財、色、名、食、睡」，《大經》言「心常念惡、口常言惡、身常行惡、曾無一善」，人與人相聚，多言世俗是非、十惡，言道德、修行者少，大眾有緣共修淨業，更是難逢。「普賢十大願」其中第八行願為「常隨佛學」，此濁惡處，不要說跟佛學，正知見善知識都稀少，如此惡劣學習環境，何堪修行？反觀西方淨土，時時處處皆有聖眾引導，二者真是天差地別，在接下後文中，佛陀更是明言「發願眾生，皆得不退轉」，如此殊勝利益，何法能及！

這裡還是有不少淨土行人疑慮：我信了，也發願願生，平日也持名，好像生命中沒什麼感應，難道是念佛念的不夠清淨，或是往生要臨命終決定，還是有其他關鍵？依善導義，這全在未能「深信」故。可能有的人又質疑：明明是「信、願、行」，善導也說了「發願迴向」，你為何只說「深信」？讀文絕不可「斷章取義」，所附善導三心文全文，請疑慮者，細讀、詳讀百次，仔細思惟，全文重心是否全在深信，大師在講發願迴向，都還要舉「二河白道」，來守護信心，文又言「迴向發願願生者，必須決定真實心中迴向願，作得生想。此心深信，猶若金剛。」善導全文宗旨，就是要眾生取「深信」。這樣說，是否違背《阿彌陀經》「信、願、行」主旨？末學在前文提到，這裡絕無矛盾，因為「信、願、行」是始，「深信、切願、一向行」是終，不管「深信」也好，「切

願」也好，二者皆一義也，就是經言「一心不亂」，當您真發現自家火災，還要等發個願救火嗎？真信一定切願，切願必含深信，什麼是「切願」，當下必需解決，還要等臨命終來救，皆不是切願，大師二河白道喻，都交待的很清楚，您的生死大事，什麼是大事，大事極重要、優先處理之事，還要待臨終，那都不是大事了，請慎明。

三、行

《阿彌陀經》提到淨土行持，非常簡要，只有二句「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有的大德可能質疑，明明前文還言「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佛經是非常嚴謹的，如言「善根福德因緣」，必定在後文有交待內容，但在後文中只出現了這二句，顯然「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就是淨土行門多「善根福德因緣」，此二句缺一不可，淨土門中「一念、多念」之諍，就是多有淨土行人曲解、誤解這二句。再次提醒有志弘揚淨土大德，必要詳明此意，否則自誤誤人，非常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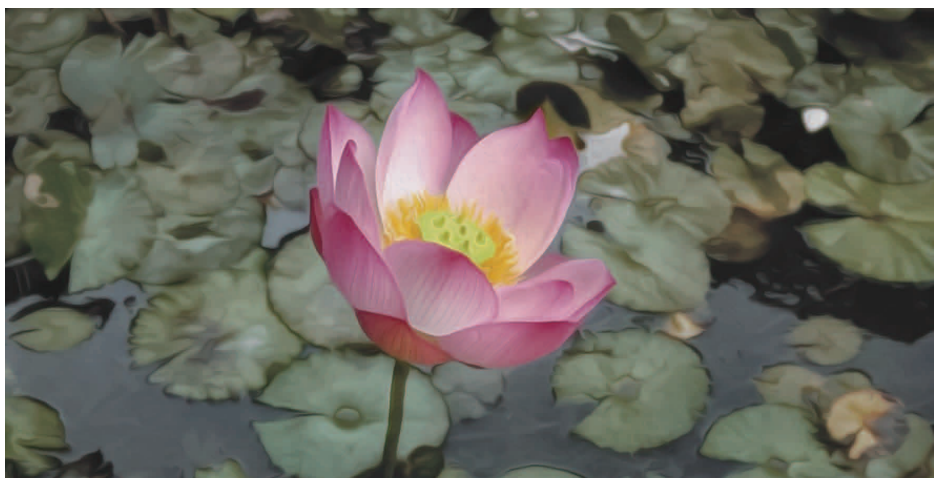
我們再看看，善導如何說「行」，大師在《四帖疏》深心文意，交待很清楚，「以人立信」「以行立信」，以人隨善知識聞說彌陀也，以行正中正稱名念佛行也，立信建立深信，也是經言「一心不亂」，善導所提淨土行持，全同於《彌陀經》所倡。

在這裡有一點很重要，被許多人錯解：善導在文意中倡「捨雜行就正行」，如此說是否三福就不要？其實這裡有二重點：

第一、行三福的目的是什麼？是看到自己變成好人，還是在於深刻內省？站在佛法的角度，深省遠重於達善，真正用內省去行「孝」，我們才發現，自己是如此不孝。什麼是省察，就是在日用中，敏銳觀照我們做了多少，如我們有錢，先想到父母嗎？我們憂慮他們生死大事嗎？我們常關心他們嗎？裡面都是坦誠，沒有造作、掩飾、藉口；三福中每一項，如果我們都按這態度去面對、去檢討，如此行持，就會看到自己原來是貪瞋二河滿滿，身處痛、

願

行



惡、燒之境，如此捨就會生起——捨自己污濁之力，歸彌陀不可思議他力。

第二、將三福行持歸導於淨土五正行，如勸父母、師長向佛、念佛，日用歸依、持戒心繫佛恩，讀佛典皆為深明彌陀救眾第一義諦……等等，也就是在平時當中，建立以彌陀為中心的信仰生活，自己行，也勸人行，久而久之，自然而然，聞彌陀法、念佛恩、稱名號，就會成為您生命重心，如果這些都做到、體會到，您就知，彌陀救您不用等臨終，都在當下，一切念佛、持戒、善行裡面都有佛恩，這也是彌陀對我們的期待，萬萬不要辜負他的期許。

瞭解完「信、願、行」的法義，就知淨土三資糧對淨土行人的重要，末學一直深感，在其中存有不少疑義，一定要辨明，否則甚易自誤誤人，自己誤解往生法要，還一盲引眾盲，這是極誤之事，應當留心避免。錯誤領解，總歸納起來有三重點：「正行、雜行」、「一念、多念」、「自力、他力」，此三重點如不明白，宣淨土法必定有漏，故有志弘淨土大德，必要詳明，上面末學已談過「正行、雜行」，接著我們繼續研討「一念、多念」、「自力、他力」。

「一念、多念」

要瞭解淨土法要之疑惑，首先要瞭解，這些問題產生的背景，在中土由於歷代祖師所倡「一心」，皆為念佛修行清淨心，末法眾生根劣，藉修持力量，能契到「事理一心」極難，因為稀有，故在中土，關於「一念、多念」的討論，相對來的少，諍論也少，但在日本淨土系，皆依善導，善導倡一心「深信」也，由於「深信」直接論及行者心態，故引生的問題就多了。日本淨土法然元祖在當時社會中弘宣善導淨土法門，這些問題就浮現，末學也懇請有志淨土大德，定要辨明真偽，勿入「異安心」假相。

淨土門中論及「一念、多念」，狀況非常多，有的人認為一念是清淨伏惑心，多念是自力修持積極念佛行，也有人認知一念是他力大信心，多念則自然而然念就具足，不用刻意、盡力，到底什麼答案是對的，這就成為淨土門最重要關鍵；如果掌握不對，重者往生不定，輕者生胎宮疑城。我們這裡探討是全依善導，故關於這主題，我們一切以善導所倡為主。

「一念」就是《彌陀經》所說之「一心」，在《觀經》就是「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也就是《無量壽經》第十八願的「至心、信樂、欲生」。

大師在《觀經四帖疏》中，用了極長篇幅論述了「三心」，也就是詳說如何證得一心，我們細讀內容就知，善導本懷就是在建立機法深信心，善導本懷就是彌陀本懷，這相當於彌陀的直說，故任何行持主張，有違背文意者皆應捨，廢不了義，立了義，如果大家能如此認知，就極易弄明這些癥結所在。

我們回到主題，如何達一念？一念與多念有關連嗎？善導在三心文中講深心，也就是深信時，先講深信內容，其中以機法深信為主，機者「信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法者「信彌陀願力救拔」，信此心堅定如金剛，確定了信的內容，接著善導述說，要達信的方法，也就是文中「以人立信」。「以行立信」，有大德倡「真念佛」行，是得信心後的報恩行，故先信後行，末學非常不以為然，

信

如這樣倡，就缺少了立信之方，此違善導義，更違經義。大師交待很清楚——以人立信、以行立信。文言人、行皆在信前，我們看《阿彌陀經》「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七日，一心不亂」，「以人」就是經言隨善知識聞說阿彌陀佛，「以行」就是正中正之稱念名號，「立信」就是秉持以人、以行，日日行持下去證得一心不亂。諸位大德以上文義一定要明，不明就不能究竟。

「自力、他力」

其實關於自、他二力，從古至今問題也不斷，這主題最早見於曇鸞大師《往生論註》：

當復引例，示自力他力相：

如人畏三塗故，受持禁戒；受持禁戒故，能修禪定；以禪定故，修習神通；以神通故，能遊四天下：如是等名為自力。

又如劣夫，跨驢不上，從轉輪王行，便乘虛空遊四天下，無所障礙：如是等名為他力。

愚哉，後之學者！聞他力可乘，當生信心，勿自局分也。

由文中，我們可明白，依自己戒定慧行持力，是自力，依佛力，是他力，大師採二分法，非自即他，捨自就他。那善導又如何倡？大師所留「五部九卷」並無明文來論自、他二力，但自文意可知其要，在《四帖疏·玄義分》：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由文可知依靠他力是絕對的，但自力呢？善導在「二河白道喻」，交待的很清楚，依淨土行持認識自力是貪瞋滿滿污穢也，我們是無力啊！深知此事，才會起惶怖心，原來三塗是我們必然之路，此時必是焦慮萬分，奇妙是，真不疑他力佛智深信一念，就在此時獲取，故由此亦推知，善導是相似於曇鸞所倡，也就是「行淨土五正行，認清自力，捨棄自力，歸命彌陀力」。注意裡面的捨棄，不是不用，也就是很多淨土行人，錯解了此句，故起了種種異

說，捨棄是觀念上深知啊！念佛是彌陀迴向之法，而不是我念佛迴向，把我作功德的想法去捨，因為再努力念佛，皆是彌陀攝取之力，甚至生命一切行持，皆佛恩所賜，如此信知，是捨棄自力真實義，如果這道理不明，會產生二種異安心：

第一種自力異安心：因為你們倡捨棄，也就是不用修持，這不對。我們要努力行善念佛，修證到清淨心，這樣臨命終往生才有望，今生種種行持，皆是自力，如果無自力修持，往生不定，也唯自力行持，才感召他力，如此才能臨終往生。末學評論：首先對捨棄意，上段文交待了，也就是行善念佛，本要去做，但行善念佛是為自省，非為證境，事、理一心倡導者藕益大師，臨終重病還感嘆「夜長似小劫痛裂如刀山」、「聞聲見色多妄念，思前計後轉昧心」，大師都如此，我們呢？顯然行持依淨土教，最重要意義是深刻自省，唯抱這種心態才能見「二河白道」，也唯見「二河白道」，才能認清自力歸服他力，見己濁穢感念佛恩。知念佛願生極樂，已屬殊勝之事，但將彌陀救貧苦眾生的悲願，放在臨終，掛在西方，可嘆啊！彌陀光壽無量佛也，他的攝取是當下，絕非臨終，念佛眾生，當下被攝受不捨，但還要懷疑他的真誠，我們真的很醜陋，不是嗎？看清我們就是如此醜陋，彌陀就會為我們開啟信心之窗。

第二種一念異安心，犯此病蓮友，最明顯主張，就是積極念佛是自力，應捨。依末學領解，此法門究竟處，就在他力深信，常思念佛，要到達究竟處，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二者皆要盡一生勤而行之，絕不能偏廢任何一句。聞說阿彌陀佛的重點就在遵循善導、《大經》義，隨善知識聽聞機法深信；如善知識難逢，有一殊勝方便，常讀《無量壽經》，讀時用心去體會文中機法真實義，有不明、難解處，禮念佛求彌陀教誨，一定要把惶怖心聞出來，當見到生命中的「二河白道」，那就要說恭喜了，因為您看到了執持名號，不管信心決定否，只要修學此一法門，皆要勤而持之，管他念到煩惱業障現前、地獄現前還是極樂現前，您都堅定走下去，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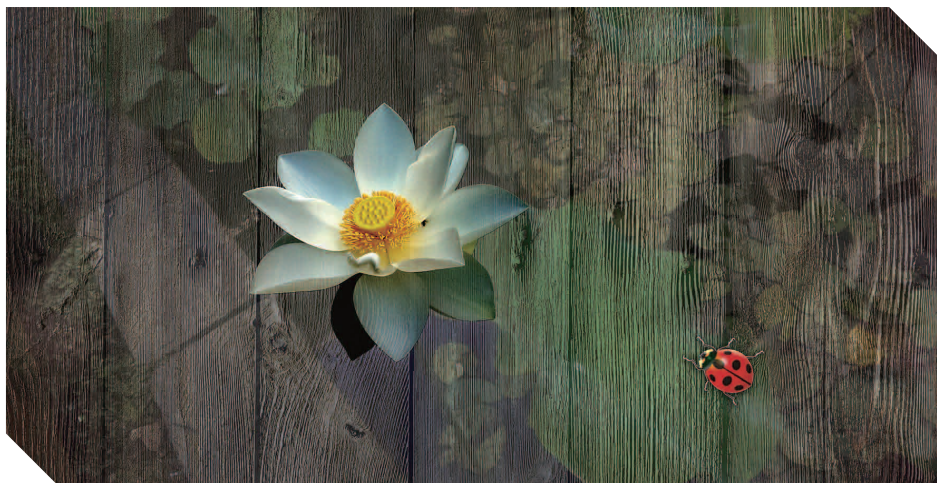
信

煩惱習氣極重，故要養成持珠念佛習慣，才是真正的報佛恩，是一位真正的行者。

時下，淨學之人，往往人云亦云，不依祖師嘉言，亂修法門，實在是痛心疾首。

遙想淨宗祖師，為了眾生，至心精進，求道不止。苦海作舟航，長夜擎明燈。披肝瀝膽，盡其一生，傾文采風流於宗教情操。夜下漫筆，我們生命中最激動心靈的事件，可能並不是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而是「偉人之在」和「偉人之逝」。偉人之在，使眾生在堅韌跋涉中避免茫然失措，而享受追隨的可為憑依；偉人之逝，則使我們在緬懷中尚有不絕如縷的慰藉，並作傳承絕學之擔當。善導大師已逝一千三百多年，這一千三百多年來，大陸佛學界對他的遺產的發掘和整理尚不如台灣和日本，這一事實充分印證了我們的痛苦所在：偉人曾在、偉人已逝，但眾生卻閉上眼睛認為他根本不曾存在。

試問，有明燈而不依，人生最可悲的事是否莫過於此呢？



《往生論》要義（三）

文／釋淨宗

七、一心之意義

《往生論》對心的表述極其豐富，偈頌說「一心」，長行則說「信心」「柔軟心」「大悲心」「遠離我心」「遠離無安眾生心」「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無染清淨心」「安清淨心」「樂清淨心」「妙樂勝真心」「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等等。

雖然有這種種的說相，看起來很繁複，但只要關注到長行是在解釋偈頌，又偈頌為天親菩薩表達自我之心行，而長行乃是教示眾生與其同行，則長行所說之種種心不過是偈頌「一心」之展現，為「一心」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立場之「轉名」，也就是此一心轉而稱為種種心。因為一心畢竟過於簡略，其豐富廣大之內涵需要呈示，以令眾生瞭解而依行。茲從體、相、用三方面說明之。

既說一心，心不孤起，一心依何為體？依佛名號為體。偈說「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一心」為能歸，「盡十方無礙光如來」是所歸，能歸以所歸為本質故。《論註》言「以佛名號為經（淨土三經）體」，天親菩薩既依修多羅（三經）真實功德相（佛名）而發心，能所一體故，其心全然一句佛名，故以佛名為體。

既依佛名為體，佛名是何趣向？為何目的而示現？為令眾生往生彼國故。偈說「願生安樂國」。

故知一心依佛名號為體，此是性體，亦即一心之本質；又以願生為體，此是宗體，亦即一心之歸趣。如《觀經疏》說「一心迴願往生淨土為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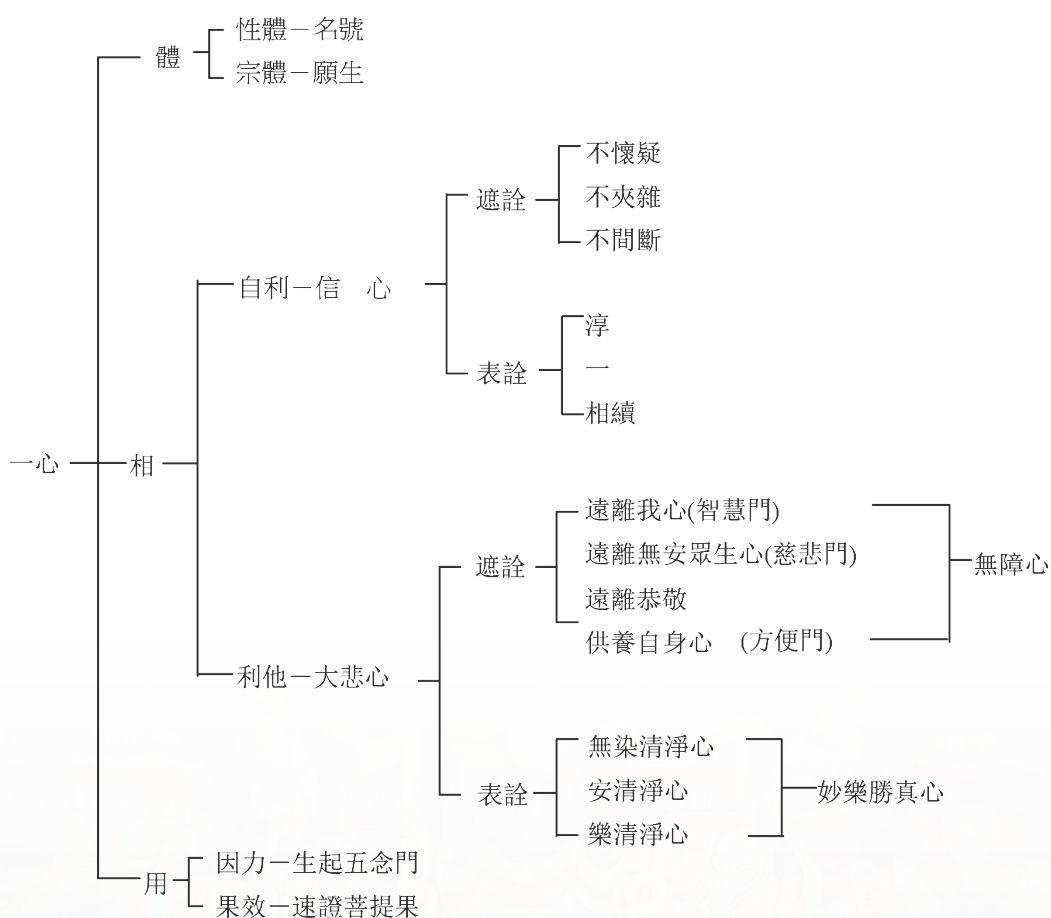
佛名為體、願生為趣之一心是何等相？有二種相，一者自利，二者利他。就自利說為「信心」，就利他說為「大悲心」。此大悲心遮詮為三種遠離心，略為無障心；表詮即三種清淨心，略為妙樂勝真心。

既言自利利他，如何自利利他？令合於五念，即一心禮拜、一心稱名、一心

願生、一心觀察、一心迴向，得如實修行相應，一一皆成真實之業，心行具足，自在成就，必定往生。

故知一心、願生心、信心、柔軟心、大悲心、無障心、勝真心，皆同一體性（名號）之不同說示，此心即是淨土門他力大菩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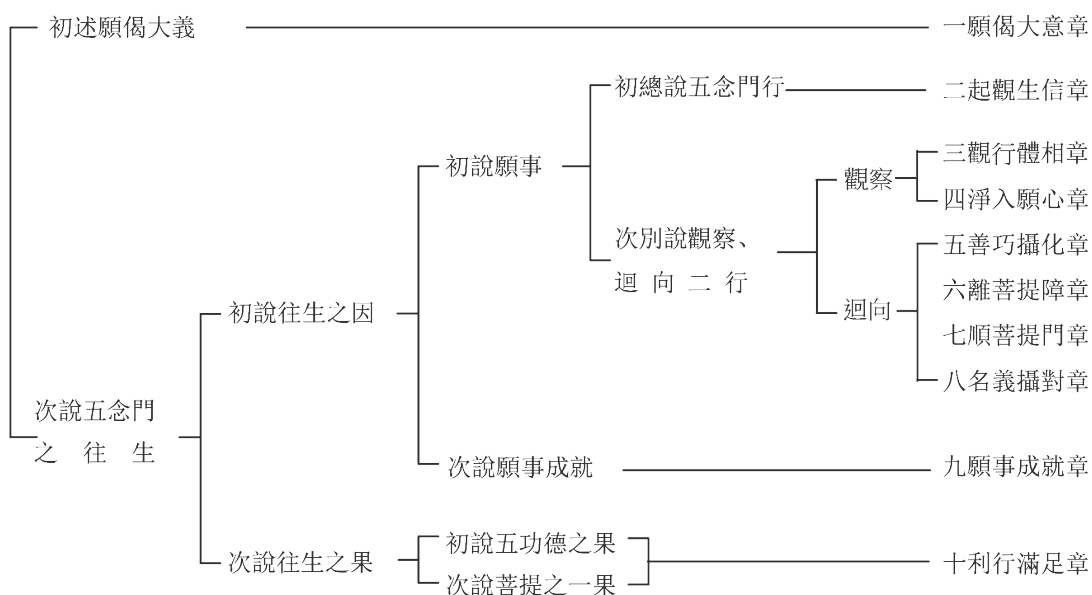
表示如下：



八、長行略解

長行以五念門解釋偈頌所含之義理，修五念門行，得往生淨土五功德果，並進而得菩提一果。

《論註》分長行為十章。如圖：



第一章願偈大意。文云：

此願偈明何義？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佛，願生彼國故。

先總的說明二十四行偈頌之大意，在於「觀見願生」。「觀彼安樂世界」是依偈頌「觀彼世界相」，「見阿彌陀佛」是依偈頌「觀佛本願力」「願見彌陀佛」，「願生」含自己願生及共眾生願生。由觀見彼世界清淨、彼佛本願力不可思議，而願自他往生。

第二章起觀生信。觀為發起、開端，故說「起觀」，信心從觀而生，故說「生信」。起觀是為了生信，起觀就能夠生信，所以說「起觀生信」。《論》言：

云何觀？云何生信心？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行成就，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五念門？一者禮拜門，二者讚歎門，三者作願門，四者觀察門，五者迴向門。

此章承接上章而來。既然說觀見願生，那麼怎樣觀？又怎樣通過觀而生起願生必生的信心？

然而回答的時候，卻舉出五念門，這是因為由觀察一門必然生起餘四門故。

第三章觀行體相。此是承接前章「云何觀」而來。五念門行中，別說觀察門

一行，稱「觀行」；然而對於能觀的方法絲毫不說，只是專門詳說所觀之境，也就是所觀之「體」與「相」。體者，器與眾生二體；相者，二十九種莊嚴相。此體相不過開合不同。若依「體相用」而論者，體者如來功德，相者如來一實功德顯說為二十九種莊嚴相，用者如來自利利他。如論說：

示現如來自身利益大功德力成就，利益他功德成就。

示現如來自利利他功德莊嚴次第成就。

第四章淨入願心。如上所觀二十九種功德莊嚴，隨順法性，通體清淨，總攝入法藏菩薩之「願心莊嚴」，因淨故果淨，顯明如來願力為根本。此章為上章之總結提示，共同解說觀察門。

第五章善巧攝化。從此至第八章共四章解說迴向門。五念門中，禮拜、讚歎、作願三門皆只在第二章「出五念門」時簡略解釋，而觀察、迴向二門特別予以詳細解說。這是因為觀察門重在信解，依之而起餘各門之行故；迴向門為建立淨土大乘法門菩提心之基礎故，皆有賦予理論之必要，詳加解說。禮拜、讚歎、作願三門側重在行，本身即簡明故。

菩薩修行，心遊空慧而起大悲，廣行六波羅蜜，以己功德迴施一切眾生共向佛道。然而這是難行道，於凡夫眾生非為巧便。今只需修五念門行，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以佛力故，稱為巧方便。以迴向利他故，改前「善男子、善女人」稱為「菩薩」。文云：

何者菩薩巧方便迴向？菩薩巧方便迴向者，謂說禮拜等五種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是名菩薩巧方便迴向成就。

《論註》釋：「彼佛國即是畢竟成佛道路，無上方便也。」願往生者皆得往生，往生者皆速成佛故，善巧攝化無過於自己願生、勸他願生。

第六章離菩提障。既依佛力巧方便迴向成就，自然遠離三種菩提門相違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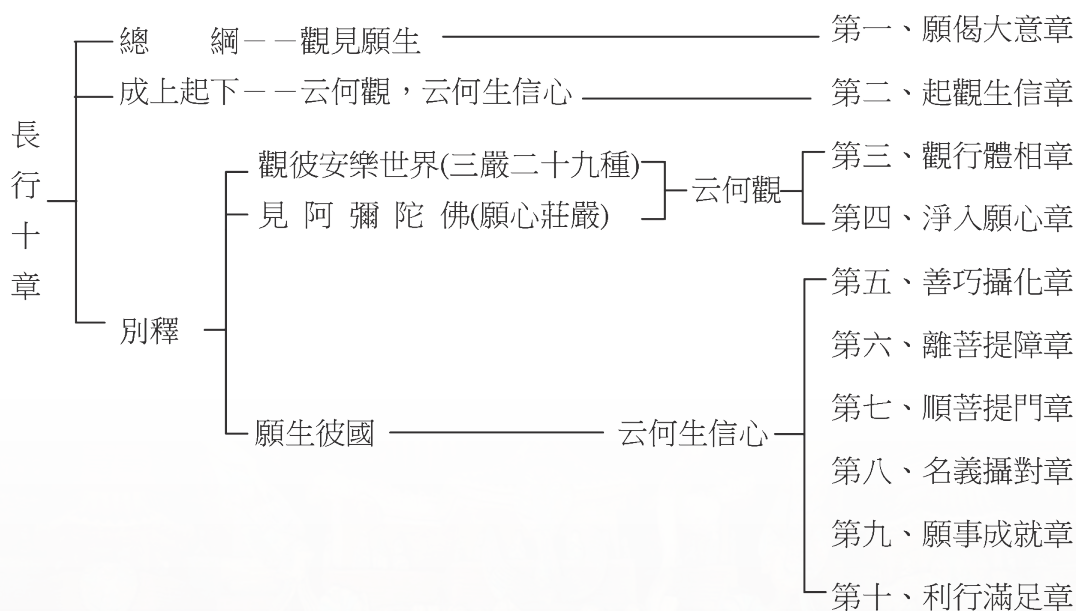
第七章順菩提門。既然遠離三種菩提門相違法，自然得三種順菩提門法滿足。

第八章名義攝對。將前二章所說種種心加以總結提煉為「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使更加簡明。

第九章願事成就。說明四種心、五念門行能生清淨佛國土，所願之事達成。

第十章利行滿足。說明修五念門行，往生淨土得五功德果，進而得菩提之一果，自利利他之行德滿足。

長行十章之結構，第一章是總綱，說明願偈之大意在於「觀見願生」。「示現」為教示、顯現，貫下三句，即示現觀彼安樂世界、示現見阿彌陀佛、示現願生彼國。那麼是如何示現的呢？由第二章問起並簡略回答，第三章以下予以詳釋。故第二章為成上起下。第三章至第十章為第一章之詳細展開。第三、四章是呼應第二「起觀生信章」之「云何觀」，明「起觀」。其中第三章為第一章「示現觀彼安樂世界」一句之展開，第四章為第一章「見阿彌陀佛」一句之展開。第五至第十章是呼應「云何生信心」，明「生信」，也是對第一章「願生彼國」一句之展開；其中第五至第九章為因，第十章為果。



(待續) 

彌陀的呼喚

文／釋慧淨

淨土法門另一個特色就是——阿彌陀佛的呼喚。

有人會想：阿彌陀佛的呼喚在哪裡呢？我怎麼都沒有聽到？

第十八願說「欲生我國」，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呼喚。

這是阿彌陀佛悲心的呼喚，苦心的呼喚，焦急的呼喚，甚至無奈地呼喚；從成佛之前的十劫，到了十劫之後的今天，阿彌陀佛無時無刻不在呼喚！

白天呼喚、晚上呼喚，時時呼喚、刻刻呼喚，分分秒秒都在呼喚！

從城市到鄉村，翻山越嶺，時時呼喚、處處呼喚！

這就是「欲生我國」。

第十八願只有三十六個字，它的呼喚之聲只有四個字，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可是所謂「言為心聲」，如果我們細細地體會阿彌陀佛這樣的悲心，就好像做母親的只有一個獨兒寶貝，視他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可是小時候突然走失了，做母親是怎麼樣的心境與心情？母親內心的呼喚、

盼望，不只是倚閭望切，而且是到處找，登報紙、貼海報，甚至上電視、電臺，現在則是發e-mail、上網路……，阿彌陀佛的呼喚聲，比這位做母親的還要懇切，還要真切。那我們有沒有聽到呢？

淨土法門其實就是阿彌陀佛的呼喚聲，聽到了，你就安心了，聽到了往生就決定了。因我們在此世界長劫受苦，求出無期，一旦聽到了阿彌陀佛的呼喚聲，我們就不可能會放棄；聽到阿彌陀佛的呼喚聲，我們就專一踏在白道上了。

二河白道就是顯示阿彌陀佛的呼喚：

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

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淨土宗的宗風說「和顏愛語，下心含笑」，阿彌陀佛的音聲比這還要哀婉千百倍。

我們凡夫個性都很剛強，難調難伏，對人比較不會親切的體貼、招呼，不會讓人覺得溫暖、安慰、無所顧忌。如果我們繼續聆聽彌陀的呼



喚，我們的心就會愈來愈柔軟。

「南無」，善導大師解釋為「歸命」。「歸命」也解釋為「命令」，是阿彌陀佛呼喚的命令；「歸」是我們聽到了彌陀的呼喚，很自然的歸向、投入彌陀的懷抱，跟彌陀結為一體，永不分開，這叫做「機法一體」。歸命的「南無」跟救度的「阿彌陀佛」從此父子相依，永不分開。所以我們念佛，「南無」不離「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離「南無」，道理就在這裡。

《無量壽經》說：

如來音聲，微妙最勝。

佛的聲音很微妙、殊勝，那樣的境界我們根本無法想像，也想像不到。不過，如果瞭解：再怎麼樣的殊勝微妙，都離不開阿彌陀佛的呼喚，都不離開「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名號，這樣的觀念見解就對了。「如來音聲，微妙最勝」就是阿彌陀佛的呼喚。

《無量壽經》又說：

正覺大音，響流十方。

「正覺」就是指佛，佛宏大的音聲響徹十方。這宏大、響徹十方的音聲是在講什麼？講「欲生我國」，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所以「正覺大音，響流十方」就是在呼喚著我

們要回歸極樂世界，要專稱彌陀佛名。

阿彌陀佛的「正覺大音，響流十方」也是一樣的，處處在響、時時在響，響入你的心，響入我的心，響入念佛人的心。

《阿彌陀經》說：

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

阿彌陀佛今現在說什麼法？其實只在說：「我要救你」，「我無條件的要救你」，「你要信受我的救度」，「你是凡夫，你要專稱彌陀佛名，你要願生彌陀淨土，我畢竟為你成佛的，我的存在只有為了你，沒有第二個目的，不要辜負我，也不要辜負你的法身慧命。」

所以，「今現在說法」就是說「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必生彌陀淨土」。「今現在說法」也顯示彌陀過去現在未來，永恆地、普遍地，豎窮橫遍地一直在呼喚。

有一句話說：

雖謂我稱並我聞，

實是大悲招喚聲。

前面有提到，念佛要念得清楚，要聽得清楚，清楚的念，清楚的聽，可是根本上來講，其實是阿彌陀佛在呼喚我們，是阿彌陀佛在念我們，不是我們在念阿彌陀佛。我們之所以念

阿彌陀佛，是受阿彌陀佛的啟發、感召，而且阿彌陀佛念我們在先，他十劫之前就開始念我們了。而且阿彌陀佛念我們是念念不捨，而我們眾生念阿彌陀佛則常常是夾著妄想雜念。

若能「信受彌陀救度」的呼喚，而「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者，即是隨順佛教、佛意、佛願，是名「真佛弟子」。如大師「深心釋」所言。

我們如果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就有三個隨順——一隨順釋迦牟尼佛在《觀經》所教導，最後捨定、散二善而專稱彌陀佛名；二隨順十方諸佛在《阿彌陀經》所證誠的，只要念佛必定往生；三隨順《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之中，第十八願所講的「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能夠這樣的話，才能成為真佛弟子，不是假佛弟子。關於所謂真佛弟子，善導大師有這樣的解釋：

又，深信者，仰願一切行者等，一心唯信佛語，不顧身命，決定依行：

佛遣捨者即捨，佛遣行者即行，佛遣去處即去。

是名隨順佛教，隨順佛意，是名隨順佛願，是名真佛弟子。

這段話讀起來很有味道，而且也

很令人感動，讓我們曉得要怎麼樣來面對阿彌陀佛，以及應該跟阿彌陀佛建立起怎麼樣的關係。

「仰願」，善導大師把我們看成是在上位的人，詞意是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的一種盼望。這是善導大師的悲心，也是善導大師自信教人信的展露。

善導大師欣慕極樂世界，知道唯有捨離娑婆，往生極樂，才能快速成佛。而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的高妙報土，一般菩薩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進去了，何況我們是只有業力，毫無功德修行之力的凡夫？但是，善導大師知道只要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就能夠往生彌陀淨土，他這樣的願望，也希望芸芸眾生跟他一樣，所以說「仰願一切行者等」，這就是自心所慕，告有緣眾，自信教人信。

那「仰願」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希望我們能夠「一心唯信佛語」。

這一段可說是在解釋「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中的「深心」。

「一心」就是「至誠心」的意思，也就是很專、很純，「專、純、至」就是一心。「唯信」就是「深信」。

「唯」在佛語有三個意思——揀持，決定，顯勝。

「揀持」就是分別高低，然後

選擇、持守高的，亦即揀去捨掉其他菩薩不了義的教導，持守佛所說的。因為佛至高無上，智慧跟大悲都到了極頂，他所講的法一定是了義、可靠的，至於還在各階級中的菩薩所講的法尚未達究竟了義，所以菩薩所說若與佛所說相違，就不能相信，因此這裡說「一心唯信佛語」，如此可以免去一切不必要的混淆干擾，決定信佛的話，唯一信佛的話，佛所講的才是最高至聖的。

「佛語」，佛是指哪一尊佛呢？是指釋迦牟尼佛，也是指十方諸佛，當然更是指阿彌陀佛。

「不顧身命，決定依行」，我們應該深信到什麼地步呢？要信到連生命都可以捨掉，這才是真正的深信，「不顧身命，決定依行」，這是顯示深信的相狀。

人的存在離不了「財」，但是所謂「財不如身，身不如命」。為了生命的存在可以捨身，為了身體的存在可以捨財。譬如為了保存生命，必須要截肢，那就截肢，截掉雙腿、截掉雙手，甚至肝壞就割肝、胃壞就割胃，不然生命就危險了；如果能夠花財消災的話就花財消災，不然就傷身了。所謂「為命捨身，為身捨財」。

那我們凡夫的身是什麼？是造

罪之身；我們的命是什麼？是輪迴之命，所以，更徹底來說，為了我們的法身慧命，即使赴湯蹈火也應該勇往不退，所謂「進則極樂，退則地獄」，就像《無量壽經》所講的：

設有大火，充滿三千大千世界，
要當過此，聞是經法，歡喜信
樂，受持讀誦，如說修行。

所以者何？多有菩薩，欲聞此
經，而不能得。

若有眾生，聞此經者，於無上
道，終不退轉。

可是呢？——

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
難，無過此難！

又說：

設滿世界火，必過要聞法，
會當成佛道，廣度生死流。

意思就是說，即使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大火，為聽聞這樣的法，我們也要越過這三千大千世界的火海，雖然辛苦，甚至犧牲性命，可是是值得的。它的含意是說，如果不越過這三千大火，將來必定會遇到比三千大火更猛烈的地獄之火，而且無窮無盡，何況越過三千大火能成佛，沒有越過三千大火就永在比三千大火更猛烈的火焰之中，所以是值得的，因為捨掉了造罪之身、輪迴之命，而成就



極樂妙果圖（局部圖，作者／江逸子）

了法身慧命。

再者，我們這個法門是易行道，也不需要越過三千大火，或者犧牲掉生命。何況以我們凡夫的分際真能夠不顧生命嗎？男人則貪兒、貪妻，女人則貪兒、貪夫，而且念念五欲，哪能不顧生命呢！所以真能夠不顧生命，以生命來換取我們法身慧命的，這就是阿彌陀佛。

我們難以赴湯蹈火，阿彌陀佛為我們赴湯蹈火；我們無法不顧生命，阿彌陀佛為我們犧牲生命，以他的生命換回我們的解脫，換回我們成佛的法身慧命。

《無量壽經》就說：

荷負群生，為之重擔。

於諸眾生，視若自己。

《華嚴經》也說：

以身為質，救贖一切惡道眾生，令得解脫。

佛菩薩要成佛就是這樣，以他本身做人質，到地獄裡面換地獄的眾生出來，而自己在地獄裡代替眾生受苦。阿彌陀佛也是這樣，為我們捨頭目腦髓，捨身餵虎、割肉餵鷹……，為我們積植無量德行，等於是代替我們到地獄做人質，無條件交換讓我們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甚至到極樂世界去享受無量光、無量壽，所以不是我

們不顧生命，是阿彌陀佛不顧生命。

可以說，我們的生命是阿彌陀佛不只以重金所換，而是佛命所換，以他的佛命換我們的成佛。

佛遣捨者即捨，佛遣行者即行，
佛遣去處即去。

這個就是三佛三遣捨，三即。

佛不只是指釋迦牟尼佛，也是指十方諸佛，更是指阿彌陀佛，這三尊佛都要我們「捨」，捨什麼？捨雜修雜行，捨小善根福德。

《阿彌陀經》說：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所以，我們要捨小善根、福德。

《阿彌陀經》說我們要「執持名號」，所以我們要執持名號，佛遣行者就是「執持名號」。

這些經文雖然是在《小經》所講，可是也是十方諸佛所證誠的，因此等同十方諸佛所講；而根源是源自於阿彌陀佛的願，所以也是阿彌陀佛所講。

「佛遣去處即去」，去處指哪裡呢？指極樂世界。所以我們要捨離娑婆，前往極樂。「去」就是前往的意思，極樂世界是我們前往之處，就好像《觀無量壽經》釋迦牟尼佛以神通使韋提希夫人選擇極樂世界，韋提希

夫人當下向世尊表白：

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
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

十方世界都有佛土，十方佛土都是佛的清淨土，沒有污穢相，沒有罪惡相，而且充滿著燦爛的光明，可是韋提希夫人為什麼選擇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地方呢？因為極樂世界清淨、光明又超越十方世界。這即是「佛遣去處」。

「是名隨順佛教，隨順佛意，是名隨順佛願」，「教、意、願」有兩種解釋。

「教」——釋尊在《觀經》所教；「意」——諸佛在《小經》所證誠；「願」——阿彌陀佛在《大經》所發願，這是第一種解釋。

另一種解釋，是指阿彌陀佛的「教、意、願」，也是釋迦牟尼佛的「教、意、願」，也是十方諸佛的「教、意、願」。因為一佛一切佛，而且四十八願中的第十七願即是「諸佛咨嗟願」，阿彌陀佛成佛了，釋迦牟尼佛與十方諸佛自然異口同音的來遣使我們。

再者，十方諸佛都是華光出佛，他們必然是呼喚十方眾生專稱彌陀佛名，回歸極樂世界。

「是名真佛弟子」，「真」跟

「假」是相對待的，什麼是假佛弟子？假佛弟子就是雖然願生彌陀淨土，可是不專稱彌陀佛名，而以修定善或散善，或其他法門來迴向；什麼是「真佛弟子」？真佛弟子是專稱彌陀佛名，不靠自力，全靠他力。

「弟子」也有兩種：

一、通指諸佛，別指釋尊。弟對兄，子對父。所謂「學在我後名弟，解從師生名子」。釋尊諸佛已先成佛，如兄；念佛人作佛在後，如弟。釋尊諸佛使眾生起信念佛，如父；念佛人信行由佛生，如子。

二、念佛人與諸佛釋尊是弟子關係，但是跟阿彌陀佛則是父子的關係，不只是弟子。如《般舟讚》所說：「父子相迎入大會」。

（摘錄自2014年7月20日開示）

也說「易往而無人」

文／釋智隨

《大經》言：「易往而無人」，乍聞之下，不免生疑：既易往何以無人？既無人，何談易往？二者似極矛盾，佛意何在？欲明其義，應先分而觀之：何以易往？何以無人？

何以易往，因有本願故，如善導大師云：「以佛願力，易得往生。」

何以無人，此法難信故，所謂「難中之難，無過此難。」本師徹見二義，故合二為一，嘆言：「易往而無人！」私案其意，或有三義：

一、讚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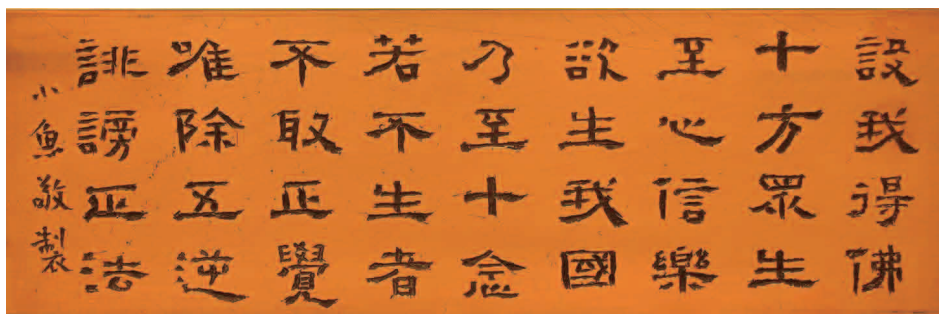
為顯本願不虛，法門殊勝，讚為「易往」。如《大經》云：「其國不逆違，自然之所牽，往生安樂國。」

十方佛土，殊難進入，凡夫絕分。唯彌陀大悲，攝取不捨，乃至十念，皆得往生。有此易往之大道，故佛佛讚歎。

二、悲嘆意

彌陀願力，最勝無比，隨意所願，皆可得度。但能聞遇此法、信受奉行者少，如《大經》言：「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又言：「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難，無過此難。」佛見眾生不聞此法，不信此法，不行此法，悲從心生，故嘆言：「易往而無人」。

所謂「無人」，只是比較而言，意顯輪迴者多，往生者少，並非絕無一人。《大經》最後言往生者甚多：「於此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諸小行菩薩，及修少功德者，不可



第十八願願文・小魚銅刻

稱計，皆當往生。他方佛土，十方世界，當往生者，甚多無數。」能如是前後通觀，知「無人」正是佛對不思往生、不信此法者的一種悲愍之流露，猶如父母對不思歸家的浪子之嘆息。若人人願往，人人得生，則佛無如是嘆矣。

三、歸勸意

彌陀成佛已十劫，悲心招喚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奈何眾生，甘處苦海，不思出離。故釋迦本師殷切勸言：「汝等眾生，應當發願，生彼國土。」諸佛亦舒舌證誠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如是大悲等同，唯一正意，欲攝眾機，歸於此法。「易往而無人」，即隱顯此勸歸之一大悲深心也，以告十方眾生：如此易往之淨土，何不孜孜以求生。若有眾生未得度，我佛終宵有淚痕。佛之大悲，流露無遺。

佛之悲心能觸動我們嗎？若未能，佛將深深地嘆息：「易往而無人！易往而無人！……」



無常法語

輯／釋慧淨

- 無常觀是菩提心之始。
- 一切正念中，念死最尊貴。
- 無常念念至，恆與死王居。
- 諸法因緣生，緣謝法還滅。
-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 一切法無我，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 一切行無常，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 一切行無常，生者必有死，無生則不死，此滅為最樂。
-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
- 一切歸於盡，果熟亦當墮，合會必當散，有生必有死。
- 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會合要當離，有生無不死，
- 有命皆歸死，無常倍疾箭，人身之難得，如盲龜穿孔。
- 此身不久停，死火必來至，能燒滅一切，如火焚乾薪。
- 譬如旃陀羅，牽牛入屠所，步步入死門，無常亦如是。
- 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
- 何人非白骨，何時非夢中，世間皆虛假，彌陀獨真實。

- 
- 光陰如射箭，紅顏暗裏遷，青春到老年，忽覺一瞬間。
 - 留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
 - 離家三四月，落淚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時仰彼蒼。
 - 八萬劫總是空亡，三千界悉從淪沒。
 - 除去死生真大事，其餘皆是可商量。
 - 只宜來世勝今世，莫遣今生勝來生。
 - 變幻莫測的人生，變幻莫測之浮生。
 -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 青塚多埋紅粉骨，黃泉半是黑頭人。
 - 苦莫悲，喜莫笑，總是浮生夢未覺。
 - 莫謂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
 - 閻王註定三更死，不能留人過五更。
 -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 萬劫千磨得個人，須知前世種來因；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落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劫難。
 - 富貴百年難保守，輪迴六道易循環；勸君早辦修行路，一失人身萬劫難。
 - 人生誰都是過客，相守百年也是夢；世上萬般帶不去，一雙空手見閻羅。
 - 父母恩深終須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人生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
 - 是非成敗轉頭空，恩怨情仇瞬眼矇；綠水青山依舊在，人生幾度夕陽紅。
 - 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春日才看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

- 
- 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
 - 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舉世盡從夢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 辛苦到頭還辛苦，奔波一世枉奔波；積金萬兩空白首，爭名奪利盡虛浮。
 - 休得爭強來鬥勝，百年渾是戲文場；頃刻一聲鑼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
 - 滾滾紅塵古路長，不知何事走他鄉；回頭日望家山遠，滿目空雲帶夕陽。
 - 目空海內氣飛揚，每笑迂拘厭矩方；蓋世才華成底用，算來終不敵無常。
 - 一盞孤燈照夜台，上床脫了襪和鞋；半夜三更隨夢去，不知天明來不來。
 -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來時歡喜去時悲，合眼朦朧又是誰？
 - 紅塵名利色三關，賺得凡夫日夜忙；累到頭來無別事，滿腔痛苦訴閻王。
 - 奉勸諸賢急早修，光陰似箭去難留，寒來暑往催人老，不覺青年白了頭。
 - 莫戀他鄉忘故鄉，快些驚覺備資糧；若待閻老傳書信，再想修行已不遑。
 - 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
 - 布施持戒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
 - 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無隨者；唯戒布施不放逸，今世後世為伴侶。
 - 見朝結草尖之露，思此身脆弱不堅；就夕立空中之煙，悟世事夢幻無常。
 - 再生汝今過盛位，死遂將迎炎魔王；欲往前路無資糧，求住中有無所止。
 - 心性狂迷，剎那不住。猶如猿猴，不住一樹，亦如流水，須臾不留。
 -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榮枯盛衰，世之常情。無常之風，不擇時節。
 - 榮位勢利，譬如客舍。有榮華必有愁悴。榮枯迭興，哀樂相返。
 - 生者必滅，釋尊未免旃檀煙；樂盡哀來，天人猶逢五衰日。
 -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壯色不停，猶如奔馬。

- 
- 人命無常，過於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
 - 心依境生，亦依境轉。萬法緣生，無有一真。
 - 世皆無常，盛者必衰，會必有離，生者必死。
 - 元宰公侯，於今安在；妻財子祿，到此成空。
 - 冥冥獨行，誰訪是非；所有財產，徒成他有。
 - 狐眠敗砌，兔走荒台，皆是當年歌舞之地；
露冷黃花，煙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
盛衰何常，強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 生前惡業可畏，此日方知；夙昔蓋世英雄，而今安在。
 - 古今中外，多少英雄偉人，曾經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而今安在？
 - 祇園精舍之鐘聲，叩諸行無常之響；娑羅雙樹之花色，顯盛者必衰之理。
奢人不久，唯如春夜之夢；武者遂亡，偏同風前之塵。
 - 悠悠三界，專苦無安；擾擾四生，唯患無樂，風命難保，露體易消。（最澄）
 - 無常暴風，不論神仙；奪精猛鬼，不嫌貴賤。以財不能購，以勢不能延。
我若生前不勉，於一辛一苦，雖萬嘆萬痛，更有誰人可靠？勉旃！勉旃！
（空海）
 - 朝生夕死，昨日猶見，今日已亡。眼盲矣，耳聾矣，…以此而思我身，縱
雖期八十一百之命，畢竟應死。思遂其間之憂樂，恩愛怨仇等，如何而
過？（思欲遂之，如何可得）唯信佛道，求涅槃之真樂。（道元）



淨土思想的善導者（下）

——「中國網」採訪淨宗法師

文／釋淨宗

（編者按：採訪說明請見上期（第九期）月刊。）

中國網：剛才您說了，其他的修行有很高的條件；而念佛修行比較簡單，只要本願稱名，念「南無阿彌陀佛」就算是一種修行了。這麼說的話，這修行真是非常簡單。既然這麼簡單，還有什麼更深的東西需要我們去鑽研、讓我們去修行的呢？

淨宗法師：其實，我們說淨土法門簡單，是在眾生領受這方面說的。它本身的教理是非常非常深的，所謂「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它是諸佛所行境界，不是凡夫境界，連觀世音菩薩這樣的大菩薩都只能大概知道，所以它是非常深的。

比如用手機，告訴老太太說：「你想和美國的兒子通電話，只要按這個按鈕就行了。」很簡單。但是，這背後的原理是比較複雜的，涉及到物理學理論、電子元件的製造、運營商的運營等等。

我們坐飛機的時候，關於飛機空氣動力學的原理我們一概不知道，我們只是乘客；但是只要我們坐上飛機，飛機的所有原理我們都用上了，因為飛機是已經實現了的東西。可是，一些科研機構，他們的工作是研究原理，比如研究外太空，它並沒有展現為一個實體產品。所以原理和實體產品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

淨土法門不單是在談原理，而且已經成為事實。有了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有了現在眾生可以隨口稱念的名號，原理已經成為一個產品，

所有的教理都已經包含在這個事相當中。這正是它高超的地方。如果你離開這個事，還在那裏講理，那很可能這個理還沒有圓滿，就好像還在科研階段。

現在，有些大菩薩，他們可能還在研究佛教的原理，要建立自己的淨土，他們有他們的任務。作為普通的社會大眾，我們只是產品的使用者，比如手機、電腦，我們未必要成為專家才能使用。同理，作為普通的修行者，我們只是六字名號的使用者，簡單講就是消費者，來享受阿彌陀佛的結晶產品。至於它的甚深原理，諸大菩薩都是研究員，他們在研究。

作為淨土的行者，最重要的是稱名，信順阿彌陀佛的救度。阿彌陀佛憐憫我們走不了難行道，所以才讓我們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它就是一個簡便的易行道，這是它的特點。有的人可能覺得「這個太簡單了，我英雄無用武之地了」，請你靜下心來研究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這裏面很深，甚深無比。

中國網：我們佛教的精髓就是大慈大悲，它的宗旨就是普度眾生。它的一個原則就是教育，或者說讓人們不要去做壞事。佛教當中有個典故，流傳著一句話，叫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現在有些人居然拿起屠刀，砍殺無辜平民。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淨宗法師：是的，這已經成了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你剛才說的對佛教的認識，雖然講得不長，但是很精到，就是佛教的精髓、佛教的宗旨，以及佛教的職責。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幾乎成了成語，大家都知道這麼一個說法。首先，這種說法是很溫暖的，給了每個人希望——即使是舉著屠刀的這樣一個惡性的人，他只要放下屠刀，他站在那個地方立即就可以成佛，這個巨大的反差，讓任何人不失去希望。所以，這兩句話的流行，是很給我們希望和寄託的。



大家可能比較喜歡聽故事，我把這個典故稍微地演繹一下。這個典故有好幾種版本，其中一種就跟善導大師相關。這件事情，記載在《佛祖統紀》這本書中。

唐朝時候，善導大師在首都長安弘化，教人念佛。大師弘化特別有力量，念佛人特別多，達到什麼效果呢？傳記裏用四個字來形容——「滿城斷肉」。那就不可想像了！當然，不是說一個吃肉的都沒了，就是說滿城的人因為瞭解了阿彌陀佛的慈悲，自然會珍愛生命，他們就吃素了，不吃肉了。

這個當然很好，可是也有一點點副作用：影響了屠宰業，肉賣不出去，屠家沒有生意做了。就有一個姓京的屠夫，這個京屠夫很憤怒，提了一把刀，跑到善導大師當時所在的寺院，氣得要殺人。像善導大師這樣的人物，「德人覲面，恨意全消」，這個屠夫一看見善導大師，就覺得大師很有德行、很慈悲，當下就放下屠刀了。

這時候，書上說「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古文記載很簡略，因為善導大師有非常深的三昧定力，有很深的神通境界，和西方淨土遙相呼應，他用手這麼往西方一指，天空中就顯現出來極樂世界的景象。我們敢想像嗎？他念一聲佛就出一道光明，他手一指，淨土就顯現出來了！所以屠夫當下就非常感動：「還真的有這麼好的極樂世界！」他想到自己的罪業，又想到自己這樣卑劣，還居然發了這麼大的一個惡心，想找大師的麻煩……所以他就懺悔，說：「大師，我也想往生！」他就開始念佛，一邊念佛一邊走出寺院。寺院門口有一棵柳樹，可能是一棵斜著生長的比較高的柳樹，他就爬到柳樹上，是因為不小心還是怎麼樣，他就跌下來了。跌下來之後，眾人看見他頭頂上出來一個童子，就是所謂的靈魂、神識，佛菩薩就把他接引上了蓮花，往西方而去。到了西方極樂淨土，是去成佛啊！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這個案例鼓舞了很多。

佛教中有一部經叫《觀經》，也就是《觀無量壽佛經》，這部經典其

實也是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個過程。這部經典的緣起非常精彩，非常戲劇化。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有一位大護法，叫頻婆娑羅王，他跟釋迦牟尼佛是同年代的人，非常護持釋迦牟尼佛。他有一個兒子，就是太子，名字叫阿闍世。太子受到提婆達多的教唆——提婆達多就是在佛教裏面專門跟釋迦牟尼佛對著幹的，是一個謗佛謗法的反面人物。其實他是一個大菩薩的示現，但他演的是一個反面人物，專門叛佛、叛教、分裂僧團，還謀害釋迦牟尼佛。他就教唆阿闍世王子：「你把你父王滅了，我把佛給滅了，將來你做新王，我就做新佛。這樣我們統治天下，不是很好嗎？」太子說：「我怎麼可以殺我的父王呢？」

提婆達多就給太子講他的來歷：太子前世原來是一個仙人，在山裏面。頻婆娑羅王是大王，但是他的妻子韋提希沒有懷孕，所以他就說：「我到了這個年齡，夫人還沒有孩子，我將來的江山、國家委付無人哪！」就找了一個相師，說：「你看看我有沒有後代。」

相師一看，說：「大王啊，你是有後人的。不過呢，你這個後人還有三年才能來投胎，現在正在山中修行，就是山裏面的仙人，他的福報很厚。」

大王一聽，說：「那不行啊！等三年，我年紀大了，等不及了！」他就派一個人去找仙人，請仙人早點來給他做兒子。

這個人就去了，說：「大仙人，我們大王有命，請你早一點給我們大王做兒子。」

這個仙人也是有神通的，他說：「你回去稟報大王，我還有三年才能去，現在還不行。」

使者回來稟報，大王一聽就有點不高興了：「在我的國家裏面，一切都是歸我所掌管，我給你面子叫你來你還不來，還要過三年。」他



說，「你再去，帶著刀，如果他答應就好，不答應就立即把他滅了，看他還來不來給我做兒子！」

使者帶了一幫人去了，說：「我們大王有令，請你來宮中投胎，現在就去！」

這個仙人也知道啊，他說：「好，既然這樣的話，那也沒有辦法。大王既然這樣子，那你告訴大王，我如果這樣去，對他有損害，他怎樣對待我，將來我也會怎樣對待他。」因果報應嘛。

這樣，他就捨命投胎了。這個時候，宮裏面韋提希夫人就有身孕了。夫人有身孕之後，王宮裏面、舉國上下都歡騰，國家終於有了繼承人了！這時又有相師來看相，一看，說：「大王，此子對你有損！」意思是這個孩子可能對大王有損傷。那個時候還沒生下來，相師一講，大王又後悔了：「這樣啊，他來了要謀害我，這不就麻煩了嗎？」他就跟夫人商量：「這樣吧，你生孩子的时候，到樓頂上向天井裏生孩子，讓他掉下來，掉下來摔死了，我就平安了。」

然後，夫人就在樓頂上把孩子生下來。結果，生來下之後，這個仙人的福報很大，摔不死，就斷了一根指頭，「斷指」的梵語就叫「阿闍世」。所以後來就喊他阿闍世，就是斷了一根小指頭的孩子。

提婆達多把這一番經歷跟太子一講，然後再教唆他。過去的那種怨恨馬上從太子內心湧生出來，他就發動了宮廷政變，把父王禁閉起來，想讓他活活地餓死。然後又拔劍想謀害他的母親，因為他關他父親的時候，他的母親經常進去偷偷地送東西，水啊，糧食啊，他母親來了，衛兵也不好攔，他父王過了二十一天還沒有死。

阿闍世來問：「我父王怎麼樣了？」

守門人說：「他還挺健康的。」

「那是怎麼回事啊？」

守門人說：「夫人經常來看他。」

阿闍世就很生氣，說：「我母親怎麼跟賊在一起！」他對他父親很有意見，所以就拔劍要殺他的母親。你想想看，他這不是殺害別人，而是殺他的母親！後來，大臣勸諫他說：「你為了王位，殺害父王，這個還可以理解。那現在你母親也沒有王位，你怎麼殺母親？這是講不通的！」這樣他就把他母親關起來，沒有殺。

韋提希夫人在牢房裏就很憂愁，所以她就向佛的方向頂禮——佛在靈鷲山講法——說：「佛陀啊，我這樣悲傷，我的孩子對我這樣，我現在憂愁苦惱萬分，你看你怎麼來安慰我？」

佛陀有神通，就知道了，就來到王宮裏——顯現在王宮，講了這部《觀無量壽佛經》。

所以，《觀無量壽佛經》就是以這個屠刀向母的阿闍世為緣起。十六觀講到最後的時候，講了三種惡人：第一種是作惡多端的罪人，第二種是破戒的罪人，第三種是五逆十惡的罪人。這三種人，一生做的全部都是惡事，無作不惡，無惡不作，沒有一點點的修持和功德。到了臨終的時候，地獄的果報現前，地獄眾火都燃燒了，經中說，他們只是念了十聲佛、一聲佛，就當下莊嚴地往生西方淨土。所以這是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部經典。

這樣的經典，反映出佛教的慈悲精神。它不是故意地鼓勵、縱容造惡，而是說，對這樣已經造下了惡業的苦惱眾生，有沒有辦法給他燃起新的希望。

剛才講了，佛教的精髓是大慈大悲，這個總結非常凝煉。我想，我們佛教如果離開了大慈大悲，也就沒有了佛教。雖然佛教也在很多場合被認為是智慧的宗教，但是智慧並不能普度眾生的——有的人可能並不需要智慧，認為只要有錢就可以；有的人雖然需要智慧，可是得不到智慧，因為很愚癡，開不了悟。所以，如果必須有智慧的話，是度



不了幾個人的，像六祖慧能大師這樣的可以，他一聽，哦，開悟了！但是慈悲沒有人不需要，沒有人會拒絕慈悲。所以，大慈大悲才可以普度眾生。

那麼普度眾生的「度」，也就是說一條河，有一個渡口，渡船把我們從河岸這邊，渡到對岸去。所以，必須是可以平等、普遍地救度所有眾生，那麼這一定是要有慈悲的精神。

所以，只有救度了眾生，眾生心裏的屠刀才能放得下，他才可以不去做惡事。如果內心沒有被慈悲所觸動，有些高素質、有理智的人，可能會克制自己不去作惡，或者少作惡；但是如果缺乏理智、素質比較低下、仇恨滿胸、煩惱深重的人，可能連自己都克制不了，就會造下種種災難性的社會事件，比如剛才所講到的這些事情。特別像現在互聯網很發達，資訊傳播得很快，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我們都看到類似事情。有的人會譴責，也有的人覺得很迷茫，不可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呢？」

作為出家人，我們聽到這樣的事情，有我們更深一層的思維。我們所思維的就是：這種現象的產生，其深層的原因是什麼，以及應該怎樣來解決這些問題。

屠刀其實是有兩種：外在有形的和內在無形的。外在有形的還比較好辦——它其實是因為內在無形中滋生的仇恨，內心已經有了一把刀，然後變現出外在的這個可看見的刀。如果我們只是在外面防止他，是防不勝防的。你今天防止了張三，明天還會有李四；你今天把他的刀拿下來，他明天可以再做一把。就好像一棵毒樹，你把葉子摘掉了，如果沒有把根切斷，它還會冒出來。

所以，要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在宗教界，尤其是淨土法門，尤其是彌陀的慈悲，在這裏面會有一份獨到的作用。所以，我覺得可以有以下四個層面：



阿彌陀佛與廿五菩薩圖

第一個就是法律的層面。這個層面就是強制力，以國家、政府部門作為主體，這是政治的層面。對於這樣的行為，當然是不能縱容，一定要有法律的界限，犯了過失，就一定要承擔法律責任，這樣會有所禁止。

但有的人其實是知道的，比如說殺害無辜平民，他不知道這是犯法嗎？他是鋌而走險，即使犯法，他也願意去做。為什麼？他內心就是怨恨難平。所以第二個層面就是道德的層面，通過德行的教育，激發人內心道德的約束力，他的德行增長，這樣就不會來做這種事情。

第三個是因果的層面。有的人可能對道德的說教也無動於衷，那麼佛教所講的因果報應，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比如刀殺無辜的民眾，他覺得洩恨，甚至有的人內心有一種虛假的正義感，打著各種正義的旗號，或者一些宗教的旗號，造下這樣的惡業，這一定有深重的



果報在等著他。他如果瞭解這些的話，就會有警示的作用，就會終止。

這三個方面雖然都有它們的作用，但從究竟解決來講，還是有不足之處，有的人可能連道德、因果報應也不相信。那我就覺得，我們淨土宗彌陀救度的法門，可以慈悲地救度一切人。一個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內心充滿了仇恨和煩惱，這樣的人其實最需要的是慈悲和愛。這個慈悲和愛不是世間點點滴滴的，它一定是要大慈大悲，才能救活他這顆死亡的心。

我們中國人說「哀莫大於心死」，最大的悲哀是心的死亡。想到他居然去濫殺無辜，我們在指責、批評他的同時，我們想想看，其實他的心已經先死掉了。那麼是什麼樣的心死了呢？是仁愛的心死了。就是說，他這個仇恨的刀，首先是讓自己的仁愛心死了，慈憫的心也死了，良知的心也死了——如果他有良知就不會這樣做，甚至理智的心也泯滅了。所以，他是把自己整個內在的根本的生命徹底滅殺之後，他才用這個刀，用更大的殺傷力，殺了更多的人。

所以，我們如果要救度大眾，就要把他的惡心轉換過來。我就感覺到，這是我們，尤其是我們弘揚淨土法門的責任所在。如果他心中能夠瞭解彌陀的慈悲，他未來就有生命，就有新的希望和光明。如果能夠感悟到哪怕一點點，他的心立即就會軟化，屠刀就「噹啷」落地。這個時候就可以展現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這一面。

在弘願寺，就有這樣的例子。有一位出家弟子，他後來告訴我，他說：「師父，你真的把我救了！」他的母親非常感動，因為他原來在社會上就是打打殺殺的，和人結了很大惡怨。他已經做好了殺人滅口的一個計畫，正準備去實行，這時候他遇到了我們所講的法，他一聽就特別感動，來到寺院裏。那時候來還沒有出家，就希望我送一串念珠給他。我知道他是黑道上混的，覺得他能夠回頭念佛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拿了一串念珠給他。這串念珠他就時刻保留著。後來他就出

家了。他的母親也來到寺院，她說：「真的太感謝師父了，太感謝這個法門！不然我每天都不能安心。我只要聽到有人吵嘴，只要看到有人打架，我的心臟病就要發作起來——那會不會是我的兒子？他會不會闖下什麼禍？電話鈴一響，我就想是不是又有人怎麼樣了。」他母親這樣過日子，他心裏怎麼能安呢？而現在這位法師非常慈悲柔和，這不是很典型的轉化心的例子嗎？

中國網：我們這個淨土思想，對於消除人心裏的仇恨，我覺得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其實，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他心裏有仇恨，也需要人給他化解。我就覺得，像一個生病的人，他得去找到一個好的醫生才能夠把他這個病消除；但有些人就是求醫無門。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更多的人聽到、感受到淨土思想。這塊您有什麼想法？您是怎麼想的？

淨宗法師：謝謝，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這也是我個人以及我們這個團體日夜所思所想所做的。

就現在來講，瞭解這個法門的人還是太少太少了。就像你剛剛所講的，一個病人，他病入膏肓，但是他求醫無門，他找不到。雖然有神醫妙藥，他找不到的話，仍然是沒有效果的。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特別需要彌陀的慈悲。我剛才就說到了，當初我對這個法門瞭解之後，是有非常大的感悟的，有很大的觸動，我就覺得，這個法門不僅是解決我個人的問題，它也能解決整個時代的問題，它能給所有眾生內心帶來光明、安慰和喜樂。所以，不單是個人需要它，我們這個國家也需要它。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可以講，近一百年來是飽受深重災難的，有外強的入侵，還有「文革」這樣的事件。人們的心裏，整個這一代人，都有很多的創傷。

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說到：汽車輪胎破了，可以拿膠補一補；衣服破了，可以拿布來補；那麼人的心受到傷害，破碎了，靠什麼來補？只有愛心，只有慈悲，才可以把這顆破碎的心重新整合起來。所以慈



悲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不管是有錢人還是沒有錢的人，不管是滿懷仇恨的人還是被仇恨的人，大家都需要慈悲。有了慈悲，這個世界才會有和平，大家在一起才會清淨，社會才會和諧。

現在來講這個事情，也正是我們的責任——怎樣把這個法門盡最大努力讓更多的人知道。

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人有像主持人你這樣的認識，你能有這樣的認識，也可以幫我們呼籲，社會各界動員起來，大家共同做這份事業。

當然，我們在教言教，這是我們本當承擔的。我們不管是在報紙上、新聞上，如果聽到社會上的一些惡性事件，第一個感覺：我們有責任，我們還沒盡到責任，如果能早一點遇到他，或許我們可以讓他的人生軌跡有一個轉變，也許這些問題就解決了，就沒有那麼多的人受傷害了。

當然，現在從傳播方法來講，印刷業、物流、網路，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還是靠我們發心，物質條件雖然具備，還是要靠我們的心來做。

另外也希望，在社會上，大眾對佛法的認識能夠更加正面、積極和肯定。

作為我個人來說，我還是仰靠背後看不見的力量——就是阿彌陀佛，他在憐憫著我們這樣的眾生。

在這個時代，既然這個法門出現了，而且成為眾生的需要，它就會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就好像春天來了，這個地方有些小草很快先發芽了，那別的地方也會綠起來。我們盼望彌陀慈悲的春風儘早地吹拂到每個人的心裏，讓每一個角落都充滿著慈悲的陽光和愛的光明，那我們這個世界就很好了。

中國網：是的，我們也希望這個淨土思想能夠更快地、也能更廣地利益芸芸眾生，傳送到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

淨宗法師，剛才您提到了構建和諧社會，那麼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在為構建和諧社會努力著。我們瞭解到，中國佛教協會的會刊《法音》上，刊登了您撰寫的一篇叫作《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對建設和諧世界的作用》這樣一篇論文。在這裏，請您跟我們談一談，我們佛學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正能量方面，能夠發揮哪些作用？

淨宗法師：是的，現在提倡要凝聚社會正能量，包括提出中國夢，我覺得這些口號都是非常好的。當時我聽到總書記講中國夢，我第一時間就寫了兩句話——我是一個出家人，是一個淨土宗的出家人，我就說：「復興淨土宗，我的中國夢！」如果淨土宗能夠復興，如果淨土法門彌陀的慈悲能夠吹拂到每個人的心中，那我的夢想就算實現了。

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的存在，它是一種健康、有生命力的存在，還是一種敗壞形式的存在，這取決於正能量和負能量的消長。所謂正能量，就是對整個社會，它能引導向上，向善，向著清淨、光明、真理、喜樂、平安，向這個方向發展的能量；反過來說，讓我們心中有仇恨，有痛苦，有煩惱、黑暗、邪念、墮落、腐化，像這樣的能量就屬於負能量。在社會當中，如果正能量能夠增長的話，就會平安，大家就會有幸福感；如果負能量瀰漫的話，那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岌岌可危。所以，凝聚社會正能量特別重要。

在這方面，雖然講凝聚，我覺得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就是凝聚，第二個就是啟動，第三個是輸入，第四個是傳遞。

什麼叫凝聚社會正能量？在現實社會中，已經有了一些正能量，有一些仁人志士，有一些有慈悲愛心的人，有道德、慈善這些好的方面；但是他們都比較分散，在各個地方。那我們把他們集中在一起，這叫



凝聚正能量。這就好像點點星火，各在不同的地方，它們可能沒有互相感通，就覺得沒有力量堅持下去，慢慢就熄滅了。像我小時候燒炭，一塊塊炭放在那個地方，很快就熄掉了。如果把十塊、一百塊放在一起，互相你燃我我燃你，就能熊熊燃燒，彼此溫暖。所以，凝聚社會正能量，它就會有個良好的作用，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層面就是啟動，或者激發。就是說，這個社會正能量，在有的人身上還沒有顯示出來，但是人性當中有美德的存在，把他內在的美德這種正能量啟動、激發出來，這樣不就是增大了嗎？打比喻說，就像一個木頭，它裏面有火性，可是你不去點燃它，它仍然是塊木頭。那我們就把這塊木頭點燃，就是把眾生內在的這種善，比如說我們通過德行教育等等，把它引發出來，這樣正能量就會增長，社會就會和諧、穩定。

前面這兩個層面的能量是有限的，因為我們畢竟是普通人，而且在這個社會中，各種需求非常繁雜，煩惱也很重，有的時候就感覺到，以一個人的體溫，要去面對一個嚴寒的冬天，就覺得太沒有力量了；你就是想有這個能量，還是很弱的。所以第三個層面，就是輸入正能量。輸入像什麼呢？就像地球，如果沒有太陽輸入能量，地球就一片黑暗、寒冷，沒有生機，生命不可能存在。

其實每一個人內心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有佛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有惡性，所謂貪瞋癡心魔的存在。所謂輸入的能量，以我們淨土宗來講，我們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又回歸到這句名號，這「阿彌陀佛」四個字，如果講能量的話，它就是法界裏面最大的正能量，而且是無窮無盡的正能量。這四個字，翻譯過來就是無量光明和無量壽命。那你想想看，這不就是能量嗎？而且它是慈悲所流露出來的，是沒有限量的，所以這個能量可以講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任何人的心，就好像液化氣的介面一樣，如果來念阿彌陀佛，我們的心就跟阿彌陀佛總的能量庫接通了，他的能量就會源源不斷地輸送過來。

那就有了第四個層面，我們就可以傳遞這份正能量，讓阿彌陀佛的慈愛來到我們心中，「學佛大悲心」，向一切芸芸眾生傳遞這一份慈愛的心，這個能量就傳遞出去了。所以如果我們這樣來做的話，那就前景可觀。

從我們佛教來講，我覺得這四個方面都可以做。

首先，佛法的原則就是向清淨的，向善的。在這個原則、信仰的前提下所聚集起來的人或者團體，它就是凝聚社會正能量的。比如說，一個有良好道風的道場，可以講它就是社會正能量的一個聚集點。你到寺院裏的感受，跟你到菜市場、火車站，那是不一樣的，跟你到百貨公司也是不一樣的。你到寺院會感到清淨，哪怕在佛像面前合個掌，哪怕你聽一下風鈴的聲音，或者聽到別人誦一部經，或者晚上聽到撞鐘的聲音，或者是師父在那裏唱誦，你就感覺心裏好像洗過一遍一樣，甚至你走進來就有一種感受，感到心好像得到一種撫慰。這就是一種正的能量從你心裏面流過，就好像清泉石上流，你就感覺得到一種清淨、法喜、柔軟和喜樂。這是凝聚。

從激發這一方面呢，因為佛教的教理、教義和佛陀的慈愛，會感動我們的心。一旦我們的心與它碰觸之後，心裏面本來佛性的種子就會被啟動，它就會呼應出來。人是會互相感通的，如果說對方是惡的，那我們也感受到惡，我們可能也會不高興，他煩惱我也煩惱，他罵我也罵他，他給我一個拳我也回他一拳，互相都是負能量。那麼，換做微笑的、正的、佛法的，就能啟動他的正能量。

第三方面，輸入正能量，那一定是要通過念佛。像禪宗，開悟了，就是把自己的正能量啟動；但若想輸入，就是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開悟這份正能量，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每當我聽到有人念這句阿彌陀佛，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只要念這句阿彌陀佛，我就在內心深深為他慶賀和祝福，這個正能量照到他心裏去了，這就非常非常地好。



然後我們在大的團體中，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對這個社會抱有愛心，對生命抱有慈悲，都可以傳遞阿彌陀佛的名號。我覺得，阿彌陀佛的名號，它已經超越了宗教這個層面，當然更加超越國界、階級。我們不可以理解為，阿彌陀佛就屬於出家人，或者屬於信佛的人；他是屬於所有人的，任何眾生，不管你信不信佛教，你都有權利念佛，你念了都可以得好處。阿彌陀佛對你沒有任何的要求，也不要納稅，對吧？也不是說你一定要到寺院裏去，也不是說要專門花多少時間，任何人都可以隨口稱念這句名號。

這樣，在社會中，這句名號就像是春天的氣息，會滋養萬物。阿彌陀佛對我們的心有這樣的功能和作用。

中國網：我們也希望我們運用淨土思想，去點燃更多人的希望，這樣就有更多的正能量。

淨宗法師，最後呢，我們想再跟您探討一個問題，就是現在說到，「心浮氣躁」「追求奢華」，還有「功利強盛」等等這些詞，很多人都習慣性地跟當下人聯繫，對吧？您是否覺得這幾個詞，不僅僅是屬於當下，而是屬於人性的一面呢？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怎樣運用淨土思想來看待這些？對這些如何去加以引導？跟我們談一談。

淨宗法師：是的，這幾個詞，應該說是人性中相對比較弱的一面，大家都存在著；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它更加明顯地反映出來。今天這個時代，物質是比較豐富的，當然我們不能說物質和精神就絕對地相反，但某種程度上，如果看表像的話，似乎當我們追求外在物質的時候，內在的精神好像是消耗了，顯得比較空虛、空乏。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就像你講的，心浮氣躁，追求功利。

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感覺到這幾十年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確實變化得很快。在我們小的時候，多少還有農村裏面的樸

實，現在回到農村，已經是有了非常大的改變了。當然，很多方面是好的，但是在人心這一方面，跟以前比確實沒那麼穩定，快速的節奏，更加浮躁，也更加焦慮。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在這一方面，有的人抱有悲觀的態度；如果以我們佛教淨土宗來看，形勢倒未必那麼悲觀。為什麼呢？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天氣愈冷，松樹就愈顯示它的挺拔和抗寒能力。佛教有末法時代——末法時代和所謂的世界末日是兩個概念，就是說佛教比較衰微了，眾生的煩惱更加深重了，現在就是進入了這樣的時代。那麼在這樣的時代，其他法門，因為要靠眾生自己的力量來修行，眾生有心修行但無力修行，很乏力。淨土法門是靠彌陀慈悲的救度，所以愈是在這個時代，它愈當機。也就是說，愈是苦惱深重的人，就愈需要彌陀的救度；愈是煩惱深重，愈是這個時代的人，愈是這樣心浮氣躁，他內心裏面向外追求，他能求得到嗎？最後還是一場空，他還要回過來。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他的因緣，比如如果阿彌陀佛的慈悲感動了他，他的心就會沉澱下來。

所以我覺得，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要把淨土法門彌陀的慈悲，推向眾生的心中。只有內心有了充實的幸福，才不會到外面去追求那些虛幻的東西；內在有精神上的富足，就不會追求外在物質上的感官滿足。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內心裏面要有豐富的營養，而這豐富的營養，說一千道一萬，都不能離開本質的慈悲。

中國網：謝謝淨宗法師給我們的精彩演講。我覺得，您今天對淨土思想的精彩詮釋，也必將給海內外的網友帶來很深的影響。謝謝您！
由於時間關係，今天淨宗法師也只能夠說這麼多了。

淨宗法師：謝謝，阿彌陀佛。我所講的還是很淺的。

中國網：謝謝，太精彩了！

淨土宗 小常識

● 三福

為《觀經》所說三種福業，即世福、戒福、行福。所謂福，即善根之異名。世間之善，如仁義禮智信等，稱為世福。佛教大小乘戒律之善，稱為戒福。特別以大乘殊勝之行善，稱為行福。

（1）世福

「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前兩句為敬上行，後兩句為慈下行。慈心不殺為十善之首，故特別提出。

（2）戒福

「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歸依佛法僧三寶，稱為三歸。始從不信佛轉入信佛，捨邪歸正，稱為翻邪三歸。此後受大乘三聚淨戒、十重四十八輕戒，或小乘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為受戒而更歸三寶，稱為受戒三歸。總受持大小乘戒律，為具足眾戒。於持戒之上，慎護種種微細之行，如大乘八萬四千威儀，小乘三千威儀，而不毀犯，即是不犯威儀。

（3）行福

「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菩提心有聖道、淨土不同。聖道菩提心，願行皆在此土。淨土菩提心，此土發願，淨土修行。深信因果，即總信一切六凡四聖因果。讀誦大乘，也通含聖道、淨土一切大乘經典。勸進行者，為自行教他，共向佛道。

三福與九品是開合之異，三福諸善，一一迴向求生極樂，總為雜行。

● 九品

依《觀無量壽經》，眾生大分為九種品類。九品之中，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為大乘行善，中品上生、中品中生為小乘戒善，中品下生為世間善，此六品機為善人。下品上生為十惡罪人，下品中生為破戒罪人，下品下生為五逆罪人，此三品機，皆唯惡無善。

善導大師言：「佛說一切眾生，根性不同，有上中下。隨其根性，佛皆勸專念無量壽佛名。」故九品眾生，皆是阿彌陀佛救度的對象。

● 三輩

《大經》言三輩，謂上中下。

(1) 上輩之機——出家大修功德。

(2) 中輩之機——在家多少修善。

(3) 下輩之機——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經文說無善，按理也應當包含造惡之機。又「假使」之言，顯明修善者令佛歡喜，隱含揚善抑惡之意。

《觀經》十六觀之中，十四、十五、十六總稱「三輩觀」，經文有「上輩生想」「中輩生想」「下輩生想」。《觀經》既以九品為三輩往生，顯示合即是三輩，開即是九品，再開即是八十一品，乃至無量品。故三輩與九品全同，唯是開合之異，目的在引導輩品諸機歸入念佛一乘。

● 化生

往生極樂報土的二種方式（胎生、化生）之一。

往生極樂世界雖說胎化二生，實則皆是化生，非如此界有胎、卵、濕、化之雜業所生，而皆從清淨蓮花之所化生。但為區別二種往生之勝劣不同，分為胎生與化生。

專修念佛者，明信佛智，往生後立即花開見佛，不必住於蓮花之內，稱為化生。《無量壽經》言：於七寶花中自然化生，須臾之頃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

● 胎生

往生極樂報土的二種方式（胎生、化生）之一。

修雜行者，疑惑佛智故，往生後不能立即花開見佛，須滯住蓮花之內若干時節然後乃出，稱為胎生，乃是藉此界嬰兒在胎中漸漸長大而後乃出為喻。

《無量壽經》言：生彼宮殿，五百歲不見三寶，不得供養於佛，不知菩薩法式，不得修習功德。🌸

淨土 | 釋疑

問：以前念其他菩薩聖號，現在若改念阿彌陀佛名號，菩薩有沒有意見？

答：打個比喻，阿彌陀佛親自駕著六字名號的大船來救度眾生。在大船旁邊的眾生，就直接撈到船上去了；還有遠一點的呢，就放下小船，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把小船開過去，把那些眾生先接到小船上，然後再送到大船上。被小船救到的人應不應該上大船？應該。上了大船，來救他的人會不會有意見說「我把你救起來了，你怎麼不坐我的小船，上大船幹什麼」？

救你上小船的目的，就是讓你上大船。

小船就代表種種方便法門。諸佛菩薩接引我們入了方便之門，然後要把我們送到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大願船上。你上去了，他們更高興：「好了，我再去救其他的人。你不要老在這裏佔位子。」所以，不會有意見。

問：念佛求財是否影響往生？

答：如果是以世間為重，以求錢財、求名利的心為重，求往生的心只是個裝飾點綴，這樣是肯定影響往生的。

我們當然是一心求往生，往生大事毫不含糊；但是，作為凡夫，在這個世間還是希望身體好，希望有個好的工作，也希望收入能夠豐厚一點，所以也向阿彌陀佛祈求，這是不影響的，這是凡夫自然的心理。

所以，是看自心以哪邊為重。若以往生為重，他生活在世間，雖然還追求世間福樂，但是一到大命將終的時候，他很乾脆，知道世間的一切都靠不住，當下就往生淨土，這也見得他心裏一直是以淨土為重；如果以世間為重，嘴上講往生，大命將終的時候他就害怕了，就不願往生了，可見得他是以世間為重。



問：臨終痛苦念不出佛號能否往生？

答：平生專修念佛，臨終痛苦、念不出佛號，決定往生，不用懷疑！由於痛苦念不出佛號，也沒有關係，可以聽別人念，可以安安心心地等阿彌陀佛來接引，心就放下來，雖然身體痛苦，但內心沒有恐懼。阿彌陀佛必然現前接引，沒有問題。

問：臨終神志不清又無人助念能否往生？

答：如果平時信願不定、念佛不專，這種情況就危險了；如果平時信願專修，這種情況也無礙往生。表面看起來神志不清，其實阿彌陀佛來接引都看得很清楚。即使腦器官衰竭了，沒有意識作用，但神識不會衰竭，還是清楚明朗。

平時專修念佛，往生已經決定，故說「平生業成」。臨終不論如何死法，阿彌陀佛一定現前來接，臨終人也一定清楚看到，有沒有人助念都往生。

臨終助念本來是為平時不念佛的人特別開設的，因為他平時不曉得念佛，現在臨終了，若還不曉得念佛，就墮落了，所以要在其臨終時助他一把，引導他念佛。並不是平時專修念佛的人還必須靠臨終助念。🙏



二河白道喻

文／釋淨宗

凡夫眾生貪瞋具足、煩惱具足，善根薄少、流轉三界、不出火宅，而彌陀大悲於苦者，正是要救度我們這樣的眾生。

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中，解釋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的時候，用「二河白道」之喻，把凡夫雖然貪瞋煩惱猛烈，念佛必定往生之理，解釋得淋漓盡致。

文中比喻言：

譬如有人，欲向西行，百千之里。

忽然中路，見有二河，一是火河在南，二是水河在北。

二河各闊百步，各深無底，南北無邊。

正水火中間，有一白道，可闊四五寸許。

此道從東岸至西岸，亦長百步。

其水波浪交過濕道，其火焰亦來燒道，水火相交，常無休息。

此人既至空曠迴處，更無人物，多有群賊惡獸，見此人單獨，競來欲殺。

此人怖死，直走向西，忽然見此大河，即自念言：「此河南北不見邊畔，中間見一白道，極是狹小。二岸相去雖近，何由可行？今日定死不疑。」

正欲倒迴，群賊惡獸漸漸來逼。

正欲南北避走，惡獸毒蟲競來向我。

正欲向西尋道而去，復恐墮此水火二河。

當時惶怖，不復可言，即自思念：「我今迴亦死，住亦死，去亦死；一種不免死者，我寧尋此道向前而去。既有此道，必應可度。」

作此念時，東岸忽聞人勸聲：「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

又，西岸上有人喚言：「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此人既聞此遣彼喚，即自正當身心，決定尋道直進，不生疑怯退心。

或行一分二分，東岸群賊等喚言：「仁者迴來！此道險惡不得過，必死不疑；我等眾無惡心相向。」

此人雖聞喚聲，亦不迴顧，一心直進，念道而行。

須臾即到西岸，永離諸難，善友相見，慶樂無已。

此是喻也。

比喻大意：

譬如有一個人，想往西走，路途遙遠，百里千里。突然在半路上就見有兩條河，隔在半路，將道路攔腰切斷，往南是一條火河，往北是一條水河。兩條河都是百步之寬，深沒有底。火河，向南看沒有邊；水河，向北看也沒有邊。水河和火河的正中間，有一條白色的道路，大概四五寸寬。這條白道從東岸跨到西岸，也是一百步。狹小的白道在水火二河中間，水河掀起波浪，澆濕這條小白道；火河吐出火舌，燒這條白道。輪番進攻，片刻都不休息。

這個人獨自來到這片空曠的原野，赤手空拳，很多盜賊、惡獸看見他孤身一人，爭相趕來殺他。他很害怕，徑直往西邊跑，跑著跑著，就看見這水火二河

攔住了道路。他心裏就想：「這兩條河看不到邊，二河中間，只有一條四五寸寬的白道，太狹小了。兩岸相隔不遠，可是前有水火，後有追兵，左右都是毒蛇猛獸。怎麼過得去啊！今日定死無疑了！」

他就想往回走。後面喊聲陣陣，漸漸殺來了，後退是不可能了。想往南邊走，老虎嘴都張開了；想往北邊走，毒蛇把舌頭都吐出來了。正想向西順著白道過河，但是又怕掉到這水火二河中。

當時他的惶恐、恐怖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就自思自念：「形勢非常危急，我要是回去，死路一條；我停在這裏不動，也是坐以待斃。到對岸可能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路一條，沒辦法了，既然有這條白道，總是給人走的，肯定可以過去！」

當他這樣思量的時候，突然就聽到東岸有人勸他：「仁者！你就打定主意，下定決心順著這條道前行，肯定不會掉到水火當中死掉！如果你在這裏不動，那就死定了！」

東岸的聲音剛落，西岸也有人在對面喊他：「你一心正念，徑直過來，不要害怕，我來保護你！」

這個人聽到這邊有人要他過去，那邊有人要他過來，心就決定下來了，要順著這條道過去，直進向西，不生疑惑心，也不生恐懼心，也不生退墮心。

剛上這條白道，才走一步兩步，東岸的群賊在岸邊大喊：「仁者，你回來！這條道太險惡了，水這麼洶湧，火這麼猛烈，你沒法過去！你必死無疑！我們喊你回來都是關心你，我們對你沒有惡意，你回來吧！」

雖聽到背後群賊的喊聲，但是他不被欺騙，不受他們的誘惑，他只聽從對岸的呼喚聲，順著這條白道，念念不捨這條白道，向西而去。

在對方的保護下，很快就到對岸了，剎那之間就永遠離開了群賊、惡獸、毒蟲、水火……種種險難的境界通通遠離。到了對岸之後，與善友、家人團聚，感到無上的喜悅！

這個比喻說的就是我們啊！

還有另一層比喻。

次合喻者：

言「東岸」者，即喻此娑婆之火宅也。

言「西岸」者，即喻極樂寶國也。

言「群賊、惡獸詐親」者，即喻眾生六根、六識、六塵、五陰、四大也。

言「無人空迴澤」者，即喻常隨惡友，不值真善知識也。

言「水火二河」者，即喻眾生貪瞋如水、瞋憎如火也。

言中間「白道」四五寸者，即喻眾生貪瞋煩惱中，能生清淨願往生心也。乃由貪瞋強故，即喻如水火；善心微故，喻如白道。

又，「水波常濕道」者，即喻愛心常起，能染污善心也。

又，「火焰常燒道」者，即喻瞋嫌之心，能燒功德之法財也。

言人行道上「直向西」者，即喻迴諸行業，直向西方也。

言「東岸聞人聲勸遣，尋道直西進」者，即喻釋迦已滅，後人不見，由有教法可尋，即喻之如聲也。

言或行一分二分，「群賊等喚迴」者，即喻別解、別行、惡見人等，妄說見解，迭相惑亂，及自造罪退失也。

言「西岸上有人喚」者，即喻彌陀願意也。

言「須臾到西岸，善友相見喜」者，即喻眾生久沉生死，曠劫輪迴，迷倒自纏，無由解脫；仰蒙釋迦發遣，指向西方，又藉彌陀悲心招喚，今信順二尊之意，不顧水火二河，念念無遺，乘彼願力之道，捨命以後，得生彼國，與佛相見，慶喜何極也。

合喻的意思是：

東岸就是指我們娑婆世界，娑婆火宅。西岸就是指西方極樂世界，清淨莊嚴寶國。

「群賊、惡獸詐親」比喻眾生六根、六識、六塵、五陰、四大也。「詐」就是欺詐、虛偽。「詐親」就是假裝友好親善，其實想害你。

「無人空迴澤」比喻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待在空空蕩蕩的原野當中，經常遇到惡友，遇不到真的善知識。

水火二河代表什麼呢？水，代表我們的貪愛；火，代表我們的瞋恨。

中間這條只有四五寸的白道，代表我們眾生在貪瞋煩惱當中，能夠生起清淨的願往生心。因為凡夫眾生的貪心、瞋恨心很強盛，所以用南北不見邊、其深無有底的水火二河來形容。而善心、願生淨土的心若隱若現，即使偶爾顯露出來，

跟貪瞋心也不能比。善心很微弱，所以用四五寸白道來形容。

水河的波浪起來，經常把白道打濕，比喻我們的貪愛心經常現起，染污我們的善心。雖修善法，但被貪心所染，成為雜毒之善。火焰常燒這條白道，代表我們的瞋恨心、嫌惡心能夠燒損功德法財。

這個人走在白道上，一心直進，向西而去，「迴諸行業」，以《觀經》來講，就是三福迴向；「直向西方」，向西方極樂淨土而去。

東岸聽到有人在勸他：「仁者，你順著這條白道往西邊走」，東岸這個人就代表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只聽到聲音、見不到人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滅了，有經典留在世上，經典就像釋迦牟尼佛的聲音。

這個人聽到東岸有人發遣、西岸有人呼喚，他就上了白道。但是，才走幾步，就有人喊他：「仁者回來！此道險惡不能過，必死無疑！」這是比喻那些別解、別行、惡見的人，妄說自己的見解，彼此迷惑動亂，失去往生大利；還有自己造罪退失的。

西岸有人在招喚「仁者，汝一心正念直來」，以此比喻阿彌陀佛誓願。「靠我的大誓願力來保護你！你不用害怕貪瞋水火。」

很快到了西岸，善友相見很歡喜，這比喻什麼呢？這是我們本來的狀況，曠劫以來沉沒在生死輪轉當中，迷惑顛倒，惡業纏縛，無法解脫。

在東岸，釋迦牟尼佛說：你要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在對面招手，呼喚我們。

信順釋迦牟尼佛的發遣，信順阿彌陀佛的招喚，信順釋迦牟尼佛的本懷和阿彌陀佛的本願。不管貪瞋煩惱多麼熾盛。一切不顧！心心念念，只管念佛，踏上阿彌陀佛願力的白道。我們這一生，壽命很短暫，剎那之間過去了，就往生淨土，與佛相見，這是多麼歡喜的事情啊！

善導大師的「二河白道喻」對我們有很多啟發，主要有以下幾點。

1· 阿彌陀佛為我們建了一條願力的白道。

我們要到西方，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到達的。所以，阿彌陀佛建了一條願力的白道，從西岸直接鋪到東岸。水火二河有多寬，白道就有多長，這說明我們的貪瞋煩惱有多長久，阿彌陀佛的救度就有多長久。只要有貪瞋存在，就有彌陀的救度存在。阿彌陀佛就在我們貪瞋具足的心中，架設願力的白道：阿彌陀佛就是要救度這樣的眾生！

2・念佛不必顧慮貪瞋煩惱。

阿彌陀佛願力的白道，六字名號的功德，不會被我們的貪心之水染污；不會被我們的瞋心之火燒滅。就如「流急月不去，心亂佛常住」。所以，我們只管去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不用顧及我們的貪瞋煩惱。

3・願生心即是清淨心。

貪瞋煩惱，染污為性；願力白道，清淨為體。在佛一邊稱為「願力之道」，在眾生一邊稱為「清淨願往生心」，這是因為彼佛願力發起眾生願往生心。彼佛願力以清淨功德為體，故眾生願生心也稱「清淨」。

只要願生淨土，這個心就是清淨的，所以叫「清淨願往生心」。

「清淨願往生心」是絕對的清淨心，是佛的大願心，常住不滅；是佛力迴向所產生的願往生心，不被凡夫的貪瞋煩惱所染，永住凡夫的貪瞋煩惱之中。

4・念佛貫徹一生。

「二河白道喻」中東西兩岸百步之寬，代表我們的壽命短暫，一生之間，只有淨土法門能夠當生了脫。現在聞到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命終就往生淨土，所以善導大師說「須臾即到西岸」。

如果走在這條白道上，走了一半，你停止了，就不能到對岸；你回頭了，也不能到對岸。所以要「一發心以後，誓畢此生，無有退轉，唯以淨土為期」。

5・一心即是信心。

阿彌陀佛知道我們眾生的根性，因此沒教我們去把貪水舀乾，把瞋火撲滅，只告訴我們：「汝一心正念直來！」

這裏的「一心」是說：不管有無貪瞋，不管功夫深淺，通通不論，只要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心靠倒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往生。

6・正念即是專念。

「正念」就是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也就是「乃至十念」。

淨土法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正直向西方，正直向彌陀，這叫正念；信受彌陀救度，專念彌陀名號，這叫正念。

7・直來不拐彎。

「直來」，「直」有好幾種意思。

一是直接、不拐彎。有人說：「我先去學學其他法門，學幾年再來念佛。」

阿彌陀佛說：「不，要直來！」

二是直下、不耽誤。有人說：「我退休後再念佛。」阿彌陀佛說：「不，直來！不要等到退休，不要等到明年，不要等到某個時間，現在就念佛。」

三是直面、不迴避。有人說：「我還沒有吃素，還在殺生造業，不好意思念佛；等我能吃素，不殺生再來念佛吧。」阿彌陀佛說：「不，直來！不要躲閃。已是罪人，罪人更要念佛。」

8・念佛起死回生。

「二河白道喻」中這個人說：「我今迴亦死，住亦死，去亦死；一種不免死者，我寧尋此道向前而去。」這是指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覺得自己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沒有辦法了，只有死路一條了，就在這時，聽到釋迦牟尼佛在此岸發遣說：「你要過去！」阿彌陀佛在彼岸呼喚說：「我保護你！」一個人沒有感受到「迴亦死，住亦死，去亦死」，是很難老實念佛的。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三竹三蝸圖

題句：少食即飽腹，少動即身健，少思即成仙。

小魚於三少齋

少的哲學。從鼎盛、極滿處，降下一格。

世人皆求多，不知少的妙處。

這個世界，「多」的讓人太累。🍵

引路菩薩圖

文／釋佛恩

引路菩薩，即引導眾生往生淨土的菩薩。其名號未見諸經典，但在敦煌千佛洞出土物中有引路菩薩的名號及圖像。

第一幅引路菩薩圖（圖一），是出土於敦煌藏經洞唐的彩色絹畫，長80.5釐米，寬53.8釐米，右上角有墨書「引路菩」三字。此畫具有典型的盛唐風格，線條細膩流暢，設色豔麗，搭配和諧，為盛唐時期繪畫的代表作品。

畫中菩薩頭梳高髮髻，以布帶束髮，髮髻上蓮花點綴，頭側垂有繒帶。菩薩臉龐渾圓，長眉疊翠，唇上和下頷有蝌蚪鬚。外披石綠色天衣，朱紅色印花滾邊，胸飾短瓔珞，腹前垂有嚴身輪。下繫橘黃色長裙，紅色蔽膝，與綠色的帔帛相映。菩薩一手持長柄香爐，一手持長枝蓮花，蓮花上繫有長幡。爐中出香煙一縷，煙中有五彩雲，雲中出現的微妙寶樓閣，正顯示西方極樂世界。菩薩赤足踩在兩朵蓮花之上，其下流雲朵朵，菩薩微微回頭，慈目注視著身後的眾生，向著極樂淨土而去。菩薩身後的那位女子，雙手合於腹前，頭微低，非常端莊，靜靜地站在五彩流雲上，跟隨菩薩往西方淨土而去。





第二幅引路菩薩圖為五代時期的絹畫，高84.8釐米，寬54.7釐米。此畫中菩薩右手持長竿，扛在肩上，寶冠上有化佛。竿頭的金鉤上懸著幡，在風中自由搖擺扭轉。菩薩身後跟隨著一位貴婦人，乘在外部有淺色暈染的雲彩上，安詳自在，朝西向而行。

漢地自東晉以來，有結社念佛求生西方淨土之風；隋唐之際，淨土宗作為佛教一個宗派，理論及行持更加系統化，往生西方淨土的思想更深入人心，廣為流傳。經言，稱念阿彌陀佛名號，若人命終時，就會有佛菩薩接引往生者西去佛國。所以唐宋之際，佛教圖像上出現了極多的描寫西方淨土聖境的「淨土變相圖」和由佛、菩薩接引往生者的「接引圖」，這時往往是「西方三聖」或阿彌陀佛與諸多清淨大海眾菩薩一起出現。

而進一步湧現的圖像是以單尊菩薩樣式出現的「接引菩薩」。這位單尊的接引菩薩，從畫面上的榜題看，在當時（自唐代以後）就稱之為「引路菩薩」。而這位引路菩薩，從圖像上看，通常在菩薩的髮髻上出現有無量光佛像，而這正是觀音菩薩的標識，因此這個「引路菩薩」自然就是「西方三聖」中的觀音菩薩了。可見晚唐以後，引路菩薩即觀音菩薩的形象在人們心中已形成了比較統一的認識。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以「普門」度眾生，所謂眾生「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最後觀音菩薩則以普門導歸淨土一門。如善導大師云：「救苦分身平等化，化得即送彌陀國。」菩薩手持淨瓶，普灑甘露（普門），即示大悲救苦之意；而頭戴寶冠，頂奉彌陀（一門），即示歸命頂戴之處。如善導大師云：「天冠化佛高千里，念報慈恩常頂戴。」（所以，信觀音者，當更信彌陀，而信彌陀者，自攝觀音，乃至大勢至等諸大菩薩）

眾生往生西方淨土，皆入同一涅槃之門，然而其來路卻各個不同，根機不等，境緣各異，此時需菩薩應機引路，普令一切眾生皆得就路還家，此引路菩薩圖也許亦有此象徵之意。🌀

日落之前

文／佛純

東邊日出、西邊日落。太陽每天都重複這樣的劇幕。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每天都於天地間上演一齣齣雷同的戲。直待某年、某月、某日告別「舞臺」，安然謝幕。

如何安然謝幕，不是落荒而逃、狼狽落幕呢？

我想起過去的老闆，她是個帶幾分文藝範兒的女商人，涉足多個不同的領域。喜歡讀些西方靈修類的書，知道她的人都說她很有「思想」。

遞交辭職信後的第二天，她請我到辦公室聊天，說服我留下來（我辭掉工作，想為彌陀做事）。我自然地把話鋒轉到念佛上，好像除此之外也沒什麼好說的。她是個多少認可佛教的人。但她不理解我：二、三十歲正值大好年華，何不盡情享樂人生？等五、六十歲，老了，念佛、歸心淨土。如此安享晚年，豈不兩全其美？

聽起來似乎挺「達觀」的。吃喝玩樂先盡享無遺，命終時又往生殊勝高妙的極樂國土——天下第一等

「好」事啊！多數人都喜歡這樣的劇本吧！只是，我不禁要問——人生大戲果真能按我們所構想的上演嗎？恐怕，誰也不敢保證今晚的日落我們還能看得到呢。

辭職前不久，聽說她手下一位年輕能幹的女員工，像往常一樣上班、下班。回家的路上出了車禍，搶救無效。人們紛紛議論，她就那樣走了，可惜！在人生最美好的時候，有能力、有資本「隨心所欲」，卻來不及……。同屋年輕的女孩子們聯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她們也英年早逝了……。不行！還沒談過戀愛呢，一定要在死之前談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啊！還沒看過艾菲爾鐵塔呢！還想再吃一次街角的臭豆腐……

我沉默，回想，曾經我也跟她們一樣的想法。有時，我們是不是太過在意生活中那些微小、瑣碎的細節，而無視、或不敢正視人生中必定會面臨的大事呢？如果死生大事尚無定論，那麼臭豆腐會吃得安心嗎？法蘭西會去得放心嗎？萬一在飛往巴黎的

途中，就攤上那三百萬分之一次才會遇上的事兒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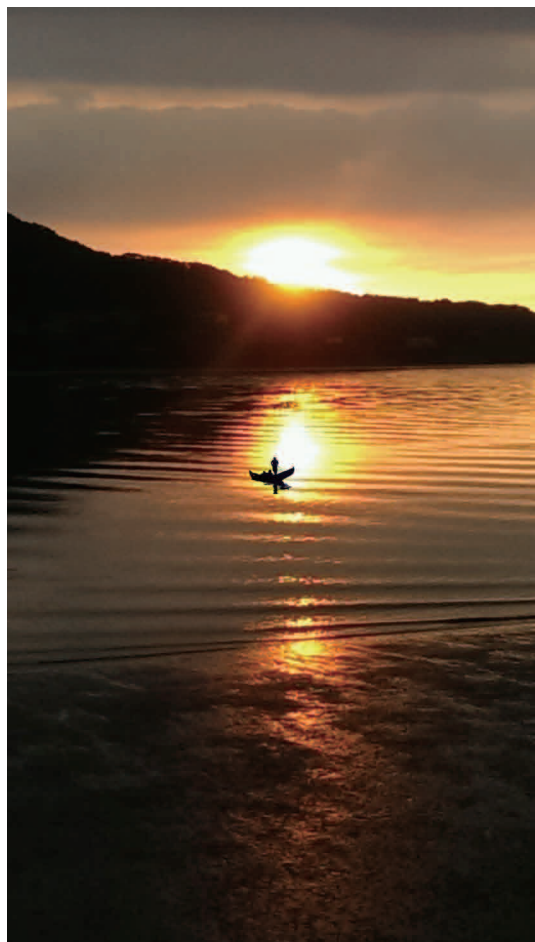
那位年輕的女員工，還沒來得及過五十、六十，還沒來得及念佛歸心淨土，就匆忙「落幕」了——任憑業力操控她下一生的去處。這樣看來，我前老闆的「思想」是經不起事實推敲的。

貌似吃喝玩樂都可以先等等，但念佛不能等。現在就要一向專念。那麼，在人生任何一個未知的時刻與凡塵告別，生命也是必然歸西，生往超絕的境地！

所以，倒不如：先念佛，再玩樂！無論我們走在人生的哪一幕、哪一段旅程，念佛都與「享樂人生」的追求毫不衝突。相反，它會帶給我們至高無上的快樂。佛號中有光明、有安樂、有智慧、有福報、有……；念佛，張口即來、隨時隨地：吃著臭豆腐念也好、登著艾菲爾鐵塔念亦可，真正好事成雙！念佛自有彌陀為我們安排人生真正的「享受」——現世平安喜樂，命終往生成佛！

太陽總是要下山，再升起。生命終是會結束，再輪迴。生命可比太陽無常得多——「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所以，「日落之前」，趕快念起佛，穩握「免死金牌」。而

後逍遙看日出日落、人生起伏，何其自在！因為不論何時「日落」，都不會陷入黑暗摔得很慘，因為彌陀的光明托著念佛人直升淨土，永享安樂！



驕傲的驢

文／轉載自《故事會》



山上的寺院裏有一頭驢，每天都在磨房裏辛苦拉磨，天長日久，驢漸漸厭倦了這種平淡的生活。它每天都在想：要是能出去見見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該有多好啊！

不久，機會終於來了，有個僧人帶著驢下山去馱東西，驢興奮不已。來到山下，僧人把東西放到驢背上，然後返回寺院。沒想到，路上行人看

到驢時，都虔誠地跪在兩旁，對牠頂禮膜拜。

一開始，驢大惑不解，還慌忙躲閃，可一路都是如此，驢不禁飄飄然起來：原來人們如此崇拜我。當它再看見有人路過時，就會趾高氣揚地停在路中間，心安理得地接受人們的跪拜。

回到寺院裏，驢認為自己身分高

貴，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僧人無奈，只好放它下山。

驢剛下山，就遠遠看見一夥人敲鑼打鼓迎面而來，心想，一定是人們前來歡迎我，於是大搖大擺地站在馬路中間。那是一隊迎親的隊伍，卻被一頭驢攔住了去路，人們憤怒不已，棍棒交加……

驢倉皇逃回寺裏，已經奄奄一息，臨死前，它憤憤地告訴僧人：「原來人心險惡啊，第一次下山時，人們對我頂禮膜拜，可是今天他們竟對我狠下毒手。」

僧人嘆息一聲：「果真是一頭蠢驢！那天，人們跪拜的，是你背上馱的佛像啊！」

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一輩子不認識自己。

編者按：

念佛人，身上披了一件六字名號的金色外衣，有時看起來顯得十分光亮，甚至會受人恭敬，受人讚歎，得到掌聲、鮮花。可是，細細想想，人們是恭敬讚歎念佛人本身嗎？不是的，是念佛人背後的阿彌陀佛啊！就如同上文中人們禮拜的乃是驢子身上的佛像啊，倘若沒有阿彌陀佛，罪惡醜陋的我們，身上究竟有什麼值得對方讚歎的德能呢？

或許有人就忘了（抑或完全不知）這尊「背上的佛像」，像驢子一樣「開始不適應，久了便飄飄然起來了」，認為人家恭敬讚歎是理所當然的了。自我便由此慢慢膨脹起來的，苦惱也就隨著日夜膨脹的「我」而悄然橫在路的前方，靜候人的到來……



錯過班機 念佛免難

口述／釋智隨 整理／釋淨宗

大凡一個人親身體驗過念佛的靈驗，對於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也就比較容易相信。

今年五月，在四川溫江明星寺，我和幾位遊客交談，其中一位聽得特別專心。他聽我說「無論怎樣的罪人，只要迴心念佛，都可以往生淨土」，便問：「可有經證？」我拿出《觀經》下下品「五逆重罪，十聲稱名，往生極樂」的一段經文給他看。他看完後非常感動，渴望擁有這本書。我便給他一套慧淨法師所編淨土叢書。他如獲至寶，非常歡喜，特別留寺住了幾日，與我日夜交談，說到他一生的修學經歷和念佛的種種感應。

他說自己一生念佛感應很多，對阿彌陀佛自然很是信仰，但還不知阿彌陀佛竟有這樣大的慈悲，任何人念佛都可以往生淨土。以前雖念佛，也曾事事如願，對阿彌陀佛也從未懷疑過，但內心仍很茫然。現在知道念佛不但可以得現世利益，還可以往生淨土，內心一下有了著落，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踏實了。

他一直有弘法的心願，但又不知從何做起，現在恍然明白該怎麼去做了。

這位居士叫張琦強，五十來歲，成都人，在國外做生意。

上小學時，在回家路上，他見到一尊石雕佛像，旁邊有「南無阿彌陀



佛」六個字。也許是佛的慈顏感動了他，也許是自己累世的善根發現，他便開始念佛。不過，將「南無」念成「難吳」，而不是「拿摩」。

有一天，他想：「要是阿彌陀佛滿我的願，讓我吃個月餅，那多好啊！」第二天放學回家，媽媽果然給了他月餅——要知道，在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吃月餅對小孩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奢望。

從此，他有事無事天天念佛，凡是想要書、筆等，不敢跟父母說，就向阿彌陀佛祈求，無不滿願。所以，他從小就知道阿彌陀佛很靈驗。

年輕時，曾想出家，未成。但他一直沒停過念佛，即使現在在國外做生意，也一樣天天念佛。

有一次，經香港回大陸，他莫名其妙看錯了時間，計程車司機又開錯了方向，趕到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他很遺憾地去辦理轉機手續。工作人員對他說：「那趟班機起飛十來分鐘就出事了，全部人員遇難，幸虧你沒趕上。」

巧的是，在機場還有一幫虔誠的念佛老太太，原本準備來大陸朝山，也不知什麼原因錯過這趟班機。

2001年11月 

地獄漏網人 釋雄俊

釋雄俊，
俗姓周，成都
人也。有膽勇，
無戒行，而天性善於
講說。或時講肆[1]得諸
財幣，必非法而用。蜀人鄙[2]之，
以為壞道沙門，無惡而不濟者也。亦
嘗罷僧[3]，以入軍壘[4]，尋[5]因逃
難，復入僧門。僧徒有以守名節，防
未然者多畏避之。俊聞經：稱一念阿
彌陀佛，即滅五十億劫生死之罪，乃
大喜，曰：「賴[6]有此耳。」於是營
造非惡，而外口輒念佛。然其所念，
若存而忘，似得而喪，猶伶倫輩[7]之
為戲樂爾。

唐大曆二年二月五日，暴亡入
冥，冥間見王。王曰：「追汝之來誤
也，然汝之惡，其積尤大，可宜略經
塗炭[8]。」即令牛頭之卒數人驅入
地獄。俊至獄門，且拒且捍且大呼，
曰：「一念阿彌陀佛，猶滅五十億劫

生死重罪，
況俊所造未臻
[9]五逆，未形十
惡，又其念佛時且不
忘。必其佛語可憑，豈合

更膺[10]塗炭。」因復大呼。數卒
相顧，不敢凌逼者久之。乃以其語報
王，王令召俊，俊至。王曰：「汝之
念佛，本無深信，但其身口有因。汝
可回世，更勵始心[11]。」

俊既得回，屢言所見。時滑稽輩
戲之，以為地獄漏網人。俊曰：「毋
為之戲，由今而後自知過爾。」乃之
[12]郡南之西山，浣情滌意[13]，專
事念佛。

四年三月七日，俊之朋儕[14]七
人，之西山訪之。俊喜曰：「吾時至
矣，汝徒又來之。其亦緣有遇而事有
託。」又曰：「汝徒回去，若見城
中親知[15]，為俊語曰『俊以念佛功
德，得生淨土。他日毋以俊為地獄人

也。』」語笑之間，坐而棄世。

（摘自《淨土往生傳》）

按：

壞道沙門釋雄俊，破戒斂財無淨行；
出家還俗復出家，人人畏避心嫌厭。
有緣得遇念佛法，為求心安僥倖念。
一朝業現入地獄，忽憶所讀淨土文，
以理質問閻羅王，王亦啞口不能辯；
終免地獄百般苦，回陽始悟昔謬見。
精進念佛兩年餘，預知時至蓮臺現。
佛號誠然不思議，散心稱念不唐捐。
要做地獄漏網人，還須乘佛大悲願。

注釋：

[1]講肆：講法。

[2]鄙：輕蔑，看不起。

[3]罷僧：還俗。

[4]軍壘：軍營周圍的防守工事，
這裏指參軍。

[5]尋：過了不久。

[6]賴：依賴。

[7]伶倫輩：舊時稱以演戲為職業
的人。

[8]塗炭：地獄泥淖和火燒之苦。

[9]臻：達到。

[10]膺：受。

[11]更勵始心：勵心改悔，重新
做人。



[12]之：去。

[13]浣情滌意：浣滌俗情，整肅
身心，誠意正心。

[14]朋儕：志同道合的友人。

[15]親知：親戚朋友。🌸

父亡十八年 今始乘白蓮

文／釋淨樸

父親張三和居士，臺灣宜蘭縣五結鄉人。生於民國二十八（1939）年八月九日，卒於八十一（1992）年五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三歲。

父親生為長子，為了持家，一生辛勞。既要撫養我們兄妹三人，又要照顧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供應他們讀書、完成他們娶妻出嫁的終身大事，除此之外，還要負責償還祖父留下的債務。所以，種田、種菜之外，也同時不斷飼養大批大批的雞、鴨、豬群，販賣維生。

八十一年四月，感冒咳嗽久久不止，到醫院檢查，才知已是肺腺癌末期。住院一個月之後，便離開人世。當時家中沒有人學佛，只用民間一般喪葬儀式為父親下葬。

大嫂信仰濟公，頗能感應到無形眾生的存在。大嫂對我說，父親往生後，便經常回家，交待家中大小事情。她雖能感應到，但看不到，因此都會到祖先牌位前燒香、提問、擲筊，確認父親的意思。比如父親會要求將他土葬的地點換到乾燥一點的位

置。二嫂難產送醫待產時，父親也跟隨大嫂到醫院去陪伴，直到二嫂順利生產。

民國八十六（1997）年，父親已往生五年，我二十七歲，開始學佛，才知道善惡報應、六道輪迴的道理。想到父親為了持家，和雞、鴨、豬等眾生結下惡緣，如果沒有多做功德迴向，恐怕無法往生善道。所以，我每年都會盡力為父親及歷代祖先設立大型超薦牌位，順便也為往昔家中那些受難的雞、鴨、豬設立小型牌位，祈求法會功德，一同超拔他們。

大約九年前，我白天上班，晚上借住在一間寺院，方便學佛、吃齋。我趁假期回家小住，晚上陪母親同睡。第一天晚上，才睡沒多久，身上就奇癢無比，只好抱著涼被到客廳睡。第二天又回去陪母親睡，身體還是一樣癢的難受，只好又去客廳睡。拗不過母親勸說，第三天又回去，第三天半夜夢裏，見到一條大蛇，橫在我的小腿上，嚇得我奮腳一踢，仰身坐起，猛然一醒，已嚇出一身冷汗。

第四天只得提前回到寺院。

一進寺裏，師父正在辦公桌前打坐，我不想打擾，就默默走過。卻被師父叫住，問我：「你帶什麼回來？」我說：「沒有啊，只有這個背包。」師父再問我一次：「真的沒有？」師父看我一頭霧水，提醒我：「想想看，這幾天回家，有沒有發生比較奇怪的事？」我還是想不出來。最後師父只好告訴我，說：「一條蛇跟著你回來，而且一蛇兩命，牠是被你母親打死的。」我問師父：「為什麼牠要跟我回來？」師父說：「因為你學佛，可以做功德迴向給牠。」我問師父：「怎麼辦？」師父說：「要超度牠們。寺裏七月舉辦超薦法會時，就以你母親之名，為牠們立超薦牌位。這一段時間，就請菩薩作主，請牠暫時待在這裏修行，到時再為牠超薦。」

母親和父親為了家庭經濟而飼養雞、鴨、豬群，自然也 and 牠們結下了殺生吃肉的深重惡緣。難怪父親年僅五十三歲即罹癌不治；母親則長年病痛，只能不斷看醫生、打針、吃藥，卻也不見起色。

民國九十二（2003）年，我出家。出家後每一次打坐，都會看到一整群的雞、鴨、豬現在眼前，多得像

動物園。為了超度牠們，超薦法會中改為牠們設立大型超薦牌位，三年之後才不再出現。但始終沒有父親的消息，也不曾去擔憂，只是每年不斷地為父親超薦添功德。

直到九十八（2009）年十一月，我來到中華淨土宗協會常住，親近慧淨師父學習善導大師的淨土宗思想，專一念佛。

九十九（2010）年三月中旬，一天下午，我在一樓佛堂隨眾打坐念佛時，忽然聞到一股煙垢味，我心想這裏不可能有人抽煙，為了確認，張眼觀看四周，的確沒人抽煙。可是煙味依然存在，而且覺得很熟悉（父親生前最愛抽黃色包裝的長壽牌濃煙），我便祈求阿彌陀佛，如果是我父親到來，就請讓我看到。

方說罷，父親已站在佛堂右邊男眾念佛區第一排正中間的位置。我用心念請父親坐下來，跟著大家一起念佛，等五點念佛結束迴向時，再一起為他迴向，並請父親要跟著阿彌陀佛前去極樂世界。

接著我仍繼續念佛。但是父親仍沒有念佛，只是一直看著我。由於距離迴向時間還有大約四十多分鐘，於是繼續勸請。

我說：「爸爸，您一生已經夠

辛苦了，不管您現在是何因緣而能夠來去自由，但是也還在六道裏來來去去，不能跳脫輪迴。不如就去極樂世界，換一個健康的身體，做一個等覺菩薩。去到那裏，阿彌陀佛還會讓您具足六種神通，對事情也不會執著。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嚴，不是我三兩句話說得完的，您去了就知道了。何況您那麼顧家，家裏的媽媽、哥哥、嫂嫂和孫子們，就等您回來度他們啊！」

說了這些話，父親依然沉默不語，也面無表情，就是一直看著我。我開始急了，又對父親說：「趕快去啊！不然留在世上做什麼？您要發願趕快去啊！」說了幾次，我又繼續念佛了。

將近四點半的時候，眼睛一開，不知什麼時候一朵小白蓮花已經呈現在父親座前，蓮花差不多只有一人座椅的寬度。我心想：「這麼一小朵，怎麼坐？怎麼去啊？」但是我還是勸父親：「趕快上去！趕快上去啊！」父親依然看著我，不動聲色。我急得只好又催他：「趕快去！不然留在世上做什麼？我們大家以後都去極樂世界團圓啊！」

說時遲那時快，瞬間，父親已經穩穩地站上蓮花，而且身著西裝，打



一條大紅底漸層暈藍的領帶，頭髮油亮齊整，正是父親替大哥辦結婚喜宴時的那一身打扮。可是，父親變年輕了，臉上光潤，沒有一絲皺紋。

不久，蓮花載著父親向著佛堂天花板緩緩上升，蓮花也愈變愈大，直到父親穿過天花板，才消失不見了。

回想開始學佛之後，每年都為父親超薦，然而父親仍然一直在陰間，似乎能夠來去自如，但總未超升，何況解脫六道輪迴！而如今我專修念佛，純一不雜，便能夠讓父親乘托白蓮，上生極樂。可見念佛簡單，功德殊勝，遠勝誦經拜懺等種種超薦法會。而且，念佛不用花錢，何人何時何處皆可念，可謂簡易之至，然而功能不可思議，立即超度親人往生極樂，不再輪迴。

2012年6月2日 

亡人托夢求超度 念佛冥陽兩安樂

文／馬鞍山 陳艷玲

我的父親是1997年初去世的，因當時家裡沒有人信佛，所以就按照本地的風俗辦了葬禮。

父親走後沒有多長時間，一次父親托夢給我：說他的墓地底下有一條暗流，他整天生活在陰暗潮濕的屋子裡，非常難受，希望我們幫他解決一下。因為當時不信這些，也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但是此後我又夢見幾次類似的場景，特別是有一次夢見兩個小鬼，從建在沼澤地上的破屋子裡將父親的棺材抬走(父親是火化的，沒有棺材)。我心想這地方怎麼能住人呢？但又不知道他們要將父親的棺材抬到哪裡去，於是上前打聽，只見抬在前面的小鬼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打了一個寒顫，沒敢再問了。父親就呆呆地站在旁邊，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一切。

夢醒後，想起父親那失望地表情，無助的眼神是那樣地叫人心酸。

內心特別愧疚，因為這樣的夢已經重複幾次了。

第二天，不管是真是假，我去了父親的墓地，一看，果然有一條暗流。我當時就找到了墓地管委會，經協商，他們答應改造。時間不長，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此後，我還是常常夢見父親，父親總說他很苦，要我幫他。

我就問父親：「爸爸，您老人家想讓我怎麼幫，花多少錢我都願意，但我不知怎麼才能幫到您啊？」父親剛要開口，我的夢就醒，而且每次如此。

1999年，我接觸到佛法，才明白原來父親在鬼道。父親請求我幫他，肯定就是想得到超度，於是我就在各種道場為父親做超度法會。

一次，我們這裡要連打三年水陸法會，我就為父親掛牌，連續超度三年。但是父親還是天天來找我，要

我救他。我也沒辦法，總是問父親：「您要我怎麼救？」

慢慢發展到後來，父親再來找我時，連態度都變了。以前父親來找我時，總是和我商量著說，到後來父親對我們產生了怨恨，責怪我們這些做兒女的不孝。那些年經常是噩夢連連，每次做夢醒來總是嚇得冷汗直冒，心如刀絞，但是我實在是無能為力，弄得我心力交瘁，精神也幾近崩潰。

記得小時候上學時，要經過一片亂墳崗，因為那時候走的人多也不覺得害怕。在父親找我的那十年中，也常常夢見那片亂墳崗，而且每次都很恐怖。有一次夢見自己把坑挖好了，把棺材放了進去，自己躺在裡面。

還有一次，夢見自己很辛苦地把房子建起來了，怎麼一看是建在亂墳崗邊。心想這怎麼能行，不能天天出門都看到墳墓吧。趕緊再建一堵牆，等把牆建好了，不知怎地牆中間開了一個很大的口子，詭異地是無論從哪個角度開門還是開窗都能看到那片亂墳崗。還夢見父親也在那片亂墳崗裡，每次看見父親，父親總是惡狠狠地和我說話，怪我不管他……

知道了父親在鬼道，也知道了鬼道眾生特別苦。為了救父親出鬼道，

在那十年間，我跑遍了大小寺院，花了不少錢，做了很多超度，但是境況依舊。我真的是有一種無依無靠，走投無路般的感覺。

2007年，經蓮友介紹，我來到一個專修念佛道場，和那裡的蓮友說了夢見父親的情況，他們建議我給父親掛個牌位，我接受了，但從心裡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心想我跑了這麼多寺院，有多少師父參加超度，都沒度走，你們念念佛就走了，哪有那麼容易的事。雖是這麼想，但還是掛了。

那天我也參加念佛了，在念到中途時，我忽然看見整個念佛堂的上空都被金燦燦的佛光包圍著，扭頭再向佛臺看去，只見阿彌陀佛懷裡抱著我父親，慈悲地笑著，父親的臉上也露出了從未有過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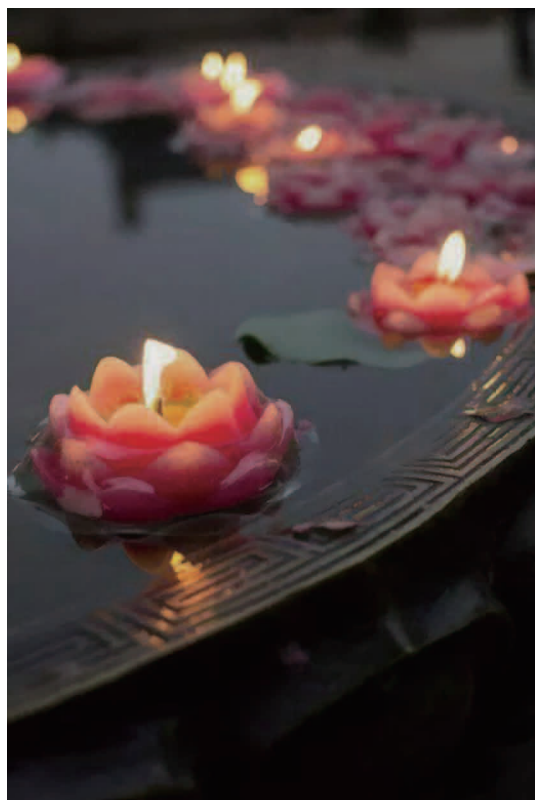
此時我怎麼也控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來。就這樣一邊念一邊哭，心想：南無阿彌陀佛，父親求了我十年，我也救了他十年都沒見效，今天才念了不到一個小時的佛，就被您抱在了懷裡。還有我的父親又有何德何能呢？生前一佛號未念過，甚至連阿彌陀佛是誰都不知道，可您老人家還是不離不棄，真是大慈大悲大願大力啊！

兩個小時的念佛很快結束了，走

在回家的路上我還在想，今天看到阿彌陀佛抱著父親的畫面是那麼殊勝，父親笑得是那麼開心，父親真的往生了嗎？如果真的往生了那該多好呀。我真的是很愚癡，自己已經看到了，但還是不太相信念念佛就能往生。心想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是不是因為自己太想父親的緣故而出現的幻覺。

就在當天晚上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那個亂墳崗變成了一個小花園，有山有水，有許多造型各異的樹木盆景，還有亭臺樓閣，蜿蜒曲折的小路上鋪著彩磚，兩側的地燈發出柔和的淡淡的光，給人一種安靜舒適的感覺。我穿著一雙滑冰鞋由南向北來回地溜著，當時覺得很奇怪：咦，今天怎麼變了，跟從前不一樣了。馬上又出現一個念頭，亂墳崗一百六十九名眾生都隨父親一起往生極樂世界了。

哇，我當時就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和愉悅。心想我可找到阿彌陀佛這座靠山了，我再也不怕了。十年的噩夢；十年的無助；十年的地獄般生活，今天終於可以結束了。滑到花園的北面出口處時，只見外子和一位出家師父站在那裡看著我在笑，外子在前，師父在後，這時外子伸出一隻手遞過來，我也伸出一隻手搭在外子的



手上，外子一拉，夢就醒了。

從這次以後，我再也沒有夢見父親和亂墳崗了，恐怖的景象也沒在夢中出現過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父親往生了！父親真的往生了！並且亂墳崗的一百六十九名眾生都往生了！。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太不可思議了！

2014年7月15日 

小狗專志念佛

自知時至 往生淨土

文／何嘉琪

2014年3月30日，香港的天氣很反常，一場狂風暴雨夾雜著冰雹侵襲，砸毀香港多處建築物，虎嘯般的連環雷聲也嚇壞余居士的一隻十二歲雄性吉娃娃狗——咪咪。

咪咪已患心臟病二年，一直有服用西藥，情況穩定，直至被這次連環的隆隆巨響嚇至心臟病惡化，令牠整晚不停喘氣，接著多個星期不進食、不排便，最後四肢無力，軟軟的趴在地上。余居士見狀心知不妙，眼見咪咪消瘦又衰弱，知道牠的色身恐怕已不能支持太久，就算看醫生也解決不了，倒不如勸咪咪念佛求往生到極樂世界。隨即便在咪咪身旁放置佛像及念佛機，奇怪的是，當時已經全身無力的咪咪，竟然抬起頭，認真專注地望著佛像好幾小時，視線不欲離開。有時牠也會稍微轉位趴著，呆呆的凝望著佛像動也不動。

余居士眼看愛犬不吃不喝不動

又喘氣近兩星期，心如絞痛又愛莫能助，不知牠能否康復或何時往生，心裡非常的焦躁。因余居士時有感應，有一天他感覺咪咪對她說：「老朋友，我祝福你」，又當余居士跟咪咪勸說，彌陀爸爸比爸爸（指余居士丈夫）更疼惜你，只要你念佛，彌陀爸爸就會來接引你……，此時卻感受到咪咪糾正余居士說是「彌陀公公」。

這讓余居士想起淨宗法師曾開示說，父母教導孩子附帶威嚴，而公公婆婆對子孫多是慈愛憐憫，才知道咪咪已被阿彌陀佛懾受救度。

余居士一位懂得動物傳心術的朋友，能用心靈感應動物的所思所感，他說咪咪在未病時已透露自己會念佛，並願生西方淨土。

雖然咪咪外表同一般活潑天真的小狗，但宿世善根深厚，願生心竟然比很多念佛人還要堅定！

咪咪發病後幾個星期，突然好轉



咪咪照片（作者提供）

一些，可以少量進食及排便，亦可以稍稍走動，令余居士感到很欣喜。某個星期日，余居士的家姐們及外甥來探望咪咪，他們知道余居士能感應，就請余居士問咪咪：「有沒什麼要跟她們說的？」咪咪竟答：「大多數的人無法像我這般幸運，能有人勸信念佛往生，所以你們要早點為自己預備」。這番話出自一隻小狗，實在令人驚訝！

大家在外出晚餐後又返回探望咪咪，咪咪竟從房間緩緩走出來，細看著每位親友，然後就轉回了房間，親友們還奇怪著牠的舉動，不到半分鐘余居士到房間看咪咪時，咪咪已經捨

報往生。此時余居士才猛然覺醒：咪咪是預知時至，剛才之舉乃是逐一向親友道別。而余居士的另一隻小狗卻淚眼汪汪的，似是知道失去了摯友。

咪咪往生後，余居士為咪咪助念至翌日，之後便請「寵物善終公司」將牠接走，預計兩週後火化。期間余居士忙於工作，也沒能長時間靜心地為牠念佛。兩週後大家到「寵物善終公司」送別咪咪，看到咪咪的樣子後所有人都釋懷了——雖然已冷藏了兩星期，但牠看上去就是睡著般，耳朵還是粉嫩色，看到內裡微絲血管，面容飽滿的，沒有見到死後一般的凹陷與灰暗，肢體也是柔軟的。

雖然咪咪往生後沒有其他的示現，但大家都深信牠已往生極樂世界。因為咪咪的因緣，余居士願往生心更深切，更肯定自己能往生，而她的家人也都念佛求往生。

咪咪以畜生身得度，顯示「輪迴諸趣眾生類」，只要全身靠倒，專一念佛，願生心切，乘佛大願力，臨終時，彌陀公公一定來接引！

南無阿彌陀佛！

2014年8月14日 

家貓Bluey往生記

文／美國 黃月光・張靜汶

Bluey是2000年我家老二新婚，夫妻二人所買來飼養的小貓，後來因為小孫子陸續出世，夫妻無暇分心，因此就交由我來照顧，至今已和我生活了約六年。

今年（2014）7月15日，Bluey忽然病了，幾級樓梯都爬不上去，第二天（7月16日）一早我帶牠去看醫生，弄了大半天，醫生說是骨癌，開了兩種藥，晚上十一點時，我餵牠吃藥，Bluey吃了後，突然大叫，眼睛睜的好大，一直掙扎，過了一會，Bluey後半身全部癱瘓，但牠還是一直掙扎。

我抱著牠去佛堂，求阿彌陀佛接引牠。Bluey掙扎著，又吐又泄，我大叫正在睡覺的先生，將所有的大小毛巾拿來，一層一層毛巾裹著牠，Bluey因為要吐，一直掙扎著要向外衝，告訴牠：「沒事，你只管吐，只管拉，奶奶接著，佛菩薩不在乎的。」之後，我將Bluey全身擦乾淨，放在佛前，陪牠念佛，從早到晚都沒停過。

我上了香，求佛慈悲，一定要來帶牠去西方，因為我答應過牠的：「奶奶將來一定會送你去西方極樂世界，奶奶將來也會去。」牠動了動，小聲叫，我把牠抱起來，坐在凳子上，一邊流淚，一邊念佛，Bluey已是奄奄一息，像個無助的嬰孩，時而睜眼看我一下，又閉上眼，聽我念佛。我想起「往生被」，找了出來，蓋在牠身上，連毛巾對著佛，這時Bluey一動也不動，很安詳，我一支香接一支香念佛，祈求彌陀護佑，帶牠去西方。

隔天（7月17日）早上七點半，我打電話給張靜汶師姐，我說貓不行了，靜汶嚇了一跳，說她做完早餐就過來。我回到佛堂，告訴Bluey：「不要怕，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的。」我將牠抱起放在床上，我也躺下靠近牠，替牠念佛，念著念著，我忽然聽到有人也在念佛，我就想這是誰啊？是靜汶來了嗎？我再聽，原來是Bluey在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Bluey 照片（作者提供）

這是人聲！而且是十念法！我先生在一旁也聽到是Bluey在念，我叫他趕快拿錄音機，我們錄到一些，開始還大聲，慢慢牠沒力氣，聲音越來越小，但是很清楚，真是好樣的Bluey！佛菩薩當然都聽到了，就要來接牠去西方了。

這時靜汶師姐帶著早餐來了，我就先去盥洗並用早點，靜汶師姐一直為Bluey念佛和開示。我回到佛堂，見Bluey一動不動很安詳，靜汶師姐說，看樣子Bluey過不了今天了。靜汶師姐因有事，說下午再來，我就一個人

坐著念佛，念著念著，沒注意時間，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聽到往生被裡傳來大群人聲的撕殺聲，有些東西在往生被下不斷地跳動，好像就要跳了出來，我嚇壞了，穿起海青，搭上縵衣，坐回凳子，大聲地念佛，求佛菩薩護佑，過了一會，我見到觀世音菩薩像後金光閃閃，好像有幾位金甲神人，我以為眼花，擦了擦眼睛，真的是護法神菩薩，這時往生被下也就靜了下來，我再看看Bluey，牠對著佛像，眼眶全是淚。Bluey從昨晚到現在所受的苦報，一幕一幕我都見到了，我求阿彌陀佛快來接牠去西方，不要讓牠繼續受苦。

下午，靜汶師姐再度過來，Bluey閉著眼睛，只有極細微的呼吸聲，靜汶師姐說牠就要走了。我起身打電話想催兒子趕快來，可是電話一直打不通，等我再回到佛堂，靜汶師姐輕聲說：Bluey已經往生了。

靜汶師姐敘述了Bluey往生時的過程，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以下是張靜汶師姐的口述：

「七月十七日，黃月光師姐一早來電話，說是Bluey要往生了，叫我幫忙，我做完早餐就趕去，和師姐一起替牠念經念佛，Bluey呼吸微弱，身體不能動，念到晚上，我看牠實在不行了，黃師姐就下樓去給她兒子打電話，叫他們趕快再來。這時候，我忽然發現Bluey四肢站了起來，本來牠是對著北面佛像的，那時牠



開始轉身，先是從北，慢慢轉東對著窗戶，停了約兩分鐘，然後繼續慢慢轉南，再轉西對著門，眼睛張的大大，人立地站了起來，雙手（前爪）合十，對著西方（門），然後身體慢慢軟了下來，躺在地上。就這樣，牠安詳地跟阿彌陀佛去了西方極樂世界。這時候黃師姐進來了，我就告訴她Bluey往生了，叫師姐把牠眼睛合上，我很受感動，這位貓菩薩，有這麼大的善根福德，這麼多年跟師姐念佛拜佛，終於去了西方。」

July 16-17, 2014
Cherry Hill, New Jersey

讀後感

古今動物念佛往生佛國案例，多見記載，件件精彩，給人信心，昭示著彌陀大願不虛，眾生稱念，易得往生。冥頑畜類，尚且得生，何況聰明如人。

本篇《家貓Bluey往生記》尤為奇特詳盡，令人記憶深刻，感動至深。

從來動物往生記載都發生在深受佛教影響的東方文化圈內，如印度、中國、日本。而本篇主角Bluey是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美國小貓。可見彌陀救度遍一切處，不論人畜，不問宗教背景。同時，足證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超越物種，超越宗教文化。不知基督教文化傳統中有沒有動物超升天國的記載呢？

Bluey不會說話，但似乎卻聽懂人語，會念佛，一聲一聲地念，有錄音；會合掌，會左旋繞佛禮拜。最終朝向西方，隨佛而去。Bluey如人一樣經歷了生命最終的病苦、業障折磨，助念聲中，蒙護法善神佛菩薩護佑，業苦消除，正念往生。這一切只能說神奇不可思議，但也是平常法爾自然。

Bluey說不上精進修行，它的往生，完全憑的是「緣」。六年隨主人出入佛堂的緣，臨終得主人慈悲助念的緣。在這種純粹的相續的阿彌陀佛強緣作用下，它的佛性種子得到開發，竟能如人聲念出「阿彌陀佛」，最後禮佛合掌，莊嚴往生。

祖師言：「正由不遇好強緣，致使輪迴難得度」，「正由托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極樂無為涅槃界，隨緣雜善恐難生」，「不為餘緣光普照，唯覓念佛往生人」。往生與否，與身份智慧學問修行無關，只與佛願強緣有關。一切學問智慧修行只為乘上佛願強緣，而念佛自然與佛有親緣、近緣、增上強緣，蒙佛光明攝取，必得往生。

淨宗 筆於2014年8月 

梅蘭芳的父親

文／終南庸朽

我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的父親，少年時學拉胡琴，學成後常在皇宮演出，幾年後儲蓄了銀錢五千餘兩，家中催他回鄉完婚。一日。乘馬車返鄉，行至南京，見有很多席棚，一座一座，所住的都是難民。因為饑荒之年，饑民成群奔來京城，那饑餓的慘狀令人一見生憐。梅君見後，大起惻隱慈悲之心。心想，我有五千銀兩，如施捨去三千兩，剩二千兩，也足夠完婚。於是就拿出三千兩，施濟難民，但因饑民太多，不夠分配，三千兩用完仍有很多饑民苦苦哀求，梅君心中實覺不忍，又將兩千銀兩如數取出，多年的血汗積蓄一天內就完全捨盡，心中雖非常安慰，但這次返家完婚是沒辦法了。就拿定主意，等過幾年再完婚，於是又返回北京。他的朋友同事問他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梅君將施錢的事說了，很多人都笑他愚蠢。

梅君又工作了三年，才返回鄉下完婚。因為有這一件大陰德的事，所以天賜佳兒，若干年後，梅蘭芳名

震全球，富甲伶界，雖然不是高官貴祿，但生活安定富足，光宗耀祖，留名後世，成為一代宗師。而梅父本人以拉琴出身，得這樣一位藝術界大師為兒子，老天給他家的善報厚福也不輕呀！🙏



作家楊絳講述 親身經歷的恐怖靈異事件

我認識一個二十多歲農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讀過我記的《遇仙記》，問我那是怎麼回事。我說：「不知道，但都是實事。全宿舍的同學、老師都知道。我活到如今，從沒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樣。」她說：「真的，有些事，說來很奇怪，我要不是親眼看見，我決不相信。我見過鬼附在人身上。這鬼死了兩三年了，死的時候四十歲。他的女兒和我同歲，也是同學。那年，挨著我家院牆北面住的女人剛做完絕育手術，身子很弱。這個男鬼就附在這女人身上，自己說：『我是誰誰誰，我要見見我的家人，和他們說說話。』有人就去傳話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趕來了。這鬼流著眼淚和家裏人說話，聲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壯。我媽是村上的衛生員，當時還要為這女人打消炎針。我媽過來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麼『人中』吧？可是沒

用。我媽硬著膽子給她打了消炎針。這鬼說：『我沒讓你掐著，我溜了。嫂子，我今兒晚上要來嚇唬你！』我家晚上就聽得嘩啦啦的響，像大把沙子撒在牆上的響。響了兩次。我爹就罵了：『深更半夜，鬧得人不得安寧，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鬧了。我那時十幾歲，記得那鬼鬧了好幾天，不時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約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給趕走。」

在「餓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十年以後，我們下放幹校，才知道不是天災。村民還不大敢說。多年後才聽到村裏人說：「那時候餓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陽氣壓不住陰氣，快要餓死的人往往夜裏附上了鬼，又哭又說。其實他們只剩一口氣了，沒力氣說話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說，都是新餓死的人，哭著訴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



楊絳女士近照

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傳說，我聽得多了，總不大相信。但仔細想想，我們常說：「又做師娘（巫婆）又做鬼」，如果從來沒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會有冒充驅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亞的話：這個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著呢。

《左傳》也記載過鬧鬼的事。春秋戰國時，鄭國二貴冑爭權。一家姓良，一家姓駟。良家的伯有驕奢無

道，駟家的子皙一樣驕奢，而且比伯有更強橫。子皙是老二，還有個弟弟名公孫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將官駟帶把伯有殺了。當時鄭國賢相子產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殺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鄭國的國君懦弱無能，子產沒能夠立即執行國法。子皙隨後兩年裏又犯了兩樁死罪。子產本要按國法把他處死，但開恩讓他自殺了。伯有死後化為厲鬼，六七年間經常出現。據《左傳》，「鄭人相驚伯有」，只要聽說「伯有至矣」，鄭國人就嚇得亂逃，又沒處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後的二月間，有人夢見伯有身披盔甲，揚言：「三月三日，我要殺駟帶。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殺公孫段。」那兩人如期而死。鄭國的人越加害怕了。子產忙為伯有平反，把他的兒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家廟」，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現了。鄭子產出使晉國。晉國的官員問子產：「伯有猶能為厲乎？」（因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產曰：「能」。

他說：老百姓橫死，鬼魂還能鬧，何況伯有是貴冑的子孫，比老百姓強橫。他安撫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鬧了。

我們稱鬧鬼的宅子為凶宅。錢

鍾書家曾租居無錫留芳聲巷一個大宅子，據說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讀書，看見一個鬼，就去打鬼，結果大病了一場。我家一九一九年從北京回無錫，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過那所凶宅。我記得爸爸對媽媽說：「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陰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過一個並不陰暗的凶宅。我上大學時，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個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往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們遊常熟，在她家住幾天。我們同班有個男同學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剛在城裏蓋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來邀請我們三人過兩天到他新居吃飯，因為他媽媽從未見過大學女生，一定要見見，酒席都定好了，請務必賞光。我們無法推辭，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陽光明亮，陳設富麗。他媽媽盛裝迎接。同席還有他爸爸和孿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還有個瘦弱的嫂子帶著個淘氣的胖侄兒，還有個已經出嫁的妹妹。據說，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遷居」的黃道吉日，因為搬遷想必早已停當，不然的話，不會那麼整潔。回校後，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又遇見這個男同學。他和我們

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見面。他見了我第一件事就告訴我他們家鬧鬼，鬧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趕緊逃回鄉下去了。

據說，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體育場，沒知道原先是處決死囚的校場。我問：「鬼怎麼鬧？」他說：「一到天黑，樓梯上腳步聲上上下下不斷，滿處咳吐吵罵聲，不知多少鬼呢！」我說：「你不是在家住過幾晚嗎？你也聽到了？」他說他只住了兩夜。他像他媽媽，睡得濃，只覺得城裏不安靜，睡不穩。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鬧鬼是他嫂子聽到的，先還不敢說。他叔叔也聽到了。嫂子病了兩天，也沒發燒，無緣無故地死了。才過兩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聽到鬧，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兩個傭人，男的管燒飯，是老家帶出來的，女的是城裏雇的。女的住樓上，男住樓下，上下兩間是樓上樓下，都在房子西盡頭，樓梯在東頭，他們都沒事。家裏突然連著死了兩人，棺材是老家帳房雇了船送回鄉的。還沒辦喪事，他父母都病了。體育場原是校場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傳來的。他妹妹打來電話，知道父母病了，特來看望。開上晚飯，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兒不肯

睡，挪入爺爺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爺爺的大床。他睡爺爺腳頭，夢裏老說話。他妹妹和爹媽那晚都聽見家裏鬧鬼了。他們屋裏沒敢關電燈。妹妹睡她媽媽腳頭。

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細軟逃回鄉下。他們搬入新居，不過七八天吧，和我們同席吃飯而住在新居的五個人，死了兩個，病了兩個，不知那個淘氣的胖侄兒病了沒有。這位同學是謹小慎微的好學生，連黨課《三民主義》都不敢翹課的，他不會撒謊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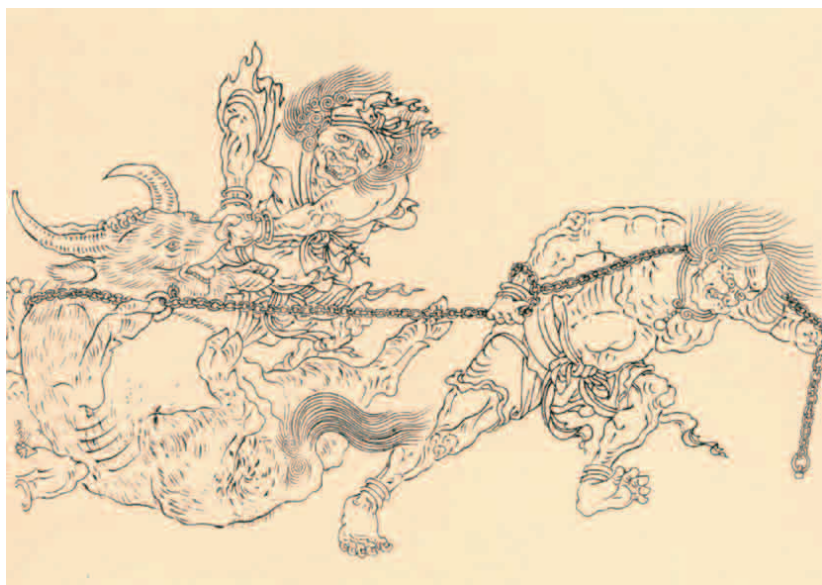
我自己家是很開明的，連灶神都不供。我家蘇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薩」的神龕。年終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過幾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說：「不接了。」爸爸認為灶神相當於「打小報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說人家好話。這種神，送走了正好，還接他回來幹嗎？家裏男女傭人聽說灶神不接了，都駭然。可是「老爺」的話不敢不聽。我家沒有灶神，幾十年都很平安。可是我曾經聽到開明的爸爸和我媽媽講過一次鬼。我聽大姐姐說，我的爺爺曾做過一任浙江不知什麼偏僻小縣的縣官。那時候我大姐年幼，還不大記事。只有使她特別激動

的大事才記得。那時我爸爸還在日本留學，爸爸的祖父母已經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媽媽和大姐姐都留在無錫，只有爺爺帶上奶奶一起離家上任。大姐姐記得他們坐了官船，扯著龍旗，敲鑼打鼓很熱鬧。我聽到爸爸媽媽講，我爺爺奶奶有一天黃昏後同在一起，兩人同時看見了我的太公，兩人同時失聲說：「爹爹喂」，但轉眼就不見了。隨後兩人都大病，爺爺趕忙辭了官，攜眷乘船回鄉。下船後，我爺爺未及到家就咽了氣。

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講的。兩人同時得重病，我爺爺未及到家就咽了氣，是過去的事實。見鬼是得病還鄉的原因。我媽媽大概信了，我爸爸沒有表示。

以上所說，都屬「怪、力、亂、神」之類，我也並不愛談。我原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這是客氣的稱呼。實際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陳人，思想落後是難免的。我還是晚清末代的遺老呢！

可是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輕人」如今也老了。他們的思想正確嗎？他們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們不是幾個人。他們來自社會各界：科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等，而他們的見解卻這麼一致、這麼



地獄變相圖 作者／吳道子

堅定，顯然是代表這一時代的社會風尚，都重物質而懷疑看不見、摸不著的「形而上」境界。他們下一代的年輕人，是更加偏離「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錢和物質享受的。他們的見解是否正確，很值得仔細思考。

我試圖擺脫一切成見，按照合理的規律，合乎邏輯的推理，依靠實際生活經驗，自己思考。我要從平時不在意的地方，發現問題，解答問題；能證實的予以肯定，不能證實的存疑。這樣一步一步自問自答，看能探索多遠。好在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無黨無派，也不是教徒，沒什麼條條框框幹礙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

想的，只是淺顯的事，不是專門之學，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嗎？當然，我的軀體火化了，沒有了，我的靈魂呢？靈魂也沒有了嗎？有人說，靈魂來處來，去處去。哪兒來的？又回哪兒去呢？

註：楊絳，生於1911年7月17日，著名文學家，錢鐘書遺孀。

（節選自《走到人生邊上》）

● 《臺灣奇案——民國以來真人實事》

（隨身書） 作者：淨慧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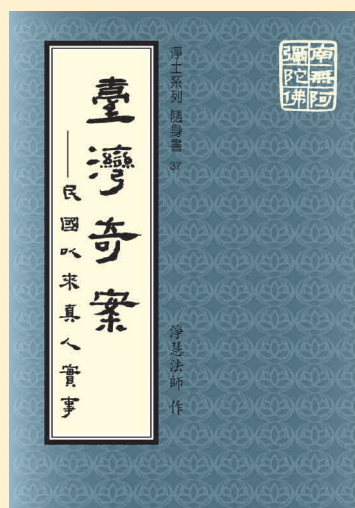
作者淨慧法師，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曾當過法官、律師。心地極為慈柔，為善不欲人知，常犧牲自己利益別人，成就別人。

法師出家前曾以陳女士之名撰寫《壽命是自己一點一滴努力來的》一書，此《臺灣奇案》乃其書之補遺篇，為其當法官、律師期間親自辦過、調查過的陳年往事、真實案例。

此書顯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有鬼神的存在，有佛菩薩的感應。

此書給人警醒、反思，啟人信仰、悲願，讓人向善、向上，有希望、有光明。

深願讀者們能輾轉傳閱，造福親朋，和諧社會。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增訂版）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四十八願釋、本願義疏、大經大意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增訂版）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隨身書英文版系列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念佛成佛是佛教
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4	善導大師略傳
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劃撥戶名：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0230511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令我於世，
速成正覺，
拔諸生死，
勤苦之本。

—《佛說無量壽經》—